



神
修
篇

Series ascetica.

2



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再版

亞爾斯
本堂

聖味亞內傳

山西大同總大修道院由法文譯

目錄

第一章	聖人家庭的教育	一
第二章	聖人讀書修道	一三
第三章	亞爾斯歸化	二九
第四章	聖人在亞爾斯建立主顧孤兒院及聖人受的種種大磨難	五〇
第五章	聖人潛離本堂及聖人的助理司鐸	七四
第六章	外人往亞爾斯行朝聖	八九
第七章	罪人歸正	一〇四
第八章	聖人導引世人隨主聖召並贊助人建立慈善事業	一二〇
第九章	天主特別遣使聖人的憑據	一三七
第十章	聖人之內修	一四七
第十一章	聖人善終及列品案件	一六五

亞爾斯本堂司鐸傳

第一章 聖人家庭的教育

當十九世紀、在法國多出熱心救人司鐸的地方、是里雍主教區。司鐸中最著名的、是亞爾斯本堂。這位司鐸如今不單給本區、還給全法國一總的司鐸增光。平常法國很好的司鐸、還多是農家出身。亞爾斯本堂也是這樣的來歷。

聖人的父親、姓味亞內、聖名瑪竇。他的母親、姓伯呂芝、聖名瑪利亞。住在達地利村。在那也有些田產地。這個大村庄、離里雍城不遠、在金山底。地勢景緻、十分幽秀清靜。一千七百八十六年五月八號、聖人生在此地、那時他已有兩姊一兄、後來又添了一妹一弟、他領洗的聖名、叫若翰瑪利亞、堅振的聖名、是保弟斯大。聖人到了別人念完書的年紀上、才起首念書、到底聖人未曾箭直預備自己聖神父以前、天主給他安排了許多光景、就外面看來、雖然不是直接預備他聖神父、爲叫他聖神父、却有過很大的功效。

天主賞賜若翰自幼受熱心父母的教養、天天看他父母行愛人的善功、自己不知不覺、也十分看重愛

人的德行。每天晚上有許多窮人往他們家裏去要一碗飯，找一個住宿的地方。有多次來十四五個窮人，有的在廚房裡站着烤火，有的坐在門閉上歇息。有時因爲人多鍋小，飯不夠用。聖人的父親寧願自己少吃，不願叫窮人受餓。

有一天他的父親瑪竇又收留些窮人。有一個名叫本篤若瑟拉巴爾，是大德不凡的，後來聖教會把他列入聖品。那時若翰瑪利亞還沒有生在世上，但這位聖人定然求了天主降福這個慈善家。吾主耶穌親口許過，誰因我的聖名哀矜別人一杯涼水，他必受報答。聖人的父親瑪竇不但只哀矜人一杯涼水，還天天收留許多窮人，在家裡吃飯。想來必是天主允了那位聖人的祈求，賞他平常的人家，生了一個天真瀾漫的好兒子，當他很好的報答。因爲這個孩子，要把他家傳的一總的美德，修到完全的地步。

若翰瑪利亞自小就發現他，要超過他父母愛人的德行。凡在路上遇見討飯的人，必領他們到家裡。若他自己往他家去的，他就出來歡迎接待，給他們開門，接他們的行李，把他們破爛衣裳拿去，叫他母親修補。聖人另外照顧與己同年的孩童們，有時把他自己的食物，分給他們，還叫他們多吃一點。但聖人知道，人不單光仗形糧生活，還該用神糧，所以把聖教會要緊的道理，也給他們講幾句。

那些要緊的道理，若翰從小都學會了。後來他自己說，我不記的，我幾時起首認識愛慕了聖母。他自己想，他常認識愛慕了聖母。若翰發頭一個善情，就是愛天主、愛聖母。若翰的母親，給自己的孩子們，教頭兩句話，是耶穌和聖母的聖名，叫他們作的頭一件事，就是畫十字聖號。也常懇懇切切的囑咐他們，叫他們拿罪惡，當極大的禍害。他常說，我的大憂苦麻煩，就是看見我的一個兒女，犯罪得罪天主。這莊稼婦人說的話，正是從前一位皇后，教訓太子，常說的一句箴言。有一天，向若翰又提起這話來，心裡很是感激，說，我兒小若翰呀，另外若我見你犯罪，我的痛苦更要多麼大，多麼利害呢。

聖人的母親，另外疼愛他。他還沒有生在世時，他母親就求天主，叫他日後為聖教會，成一個有用的人。生後，他母親看他非常向往熱心，就另外用心栽培教養，增長他的熱心。所以若翰一輩子也沒有忘他母親這番恩情。到了晚年，一位副本堂司鐸，向他說，你真是有福的，因為你自幼嘗着了祈禱的趣味。聖人答說，這全是我母親的功勞。因為他很端方，很熱心。有一次，同這位神父，又提起他母親來，說，母親的德行，容易印在兒女們心裡。因為孩子們，看大人作什麼，自然他們也喜歡作什麼。聖人當本堂時，教訓

爲父母的、該怎麼教訓兒女、常提他母親、早先怎麼教訓了自己。

這樣熱心的母親、懇懇教導他、他的熱心、自然日見前進。若翰很小的時候、一天、人尋不見他、不知道他那裡去了。後來看他在馬棚牆角、端跪念經、專心祈禱、沒有聽見別人招呼他。聖人若出去作活、行路的時候、常不斷祈禱。在草場放羊、或在田園剷土、也常常念經。午飯以後、別人都躺在地上歇晌、聖人也同他們一樣。但外面好像睡覺、心裏却一味對越天主。聖人拿祈禱當本分、常歡樂、散心。聖人還是用祈禱加增肉身的力量。里雍城一帶、田地肥美、收成豐富、但不易耕種。聖人初次去葡萄地裡作活、到了晚晌、很覺疲乏。第二天又到地裏作活、拿一個聖母小立像、放在他前頭幾步、兩眼不斷望看、爲加他的力量。一邊祈禱、一邊耕田、到了立像處、把立像再往前放幾步、以後仍照樣作活、到晚才止。這天作的活、比他哥完的還早。後來聖人常這樣祈禱、加增肉身的力量。

聖人祈禱、雖常謹慎小心、恐怕囉唆旁人。但是也有時心志堅勇、不管別人說長道短。所以有時他躲在一邊、連着好幾點鐘、與天主默談、獨自祈禱。有時還敢請他相識的幼年人、同他一齊念經。聖人死前幾月、向人說、我早先只放三隻羊、一頭驢的時候、真是有福、因爲那時我能如意念經。

當法國革命、各處封閉聖堂的時候、聖人明悟正開。可惜沒有司鐸指引教導他。因為國家搜拿司鐸、幾乎殺盡。這是若翰一番難說難描的苦楚。但這番苦楚、正是他聖召由來的原因。

那時若翰就知道、司鐸爲教友是多麼要緊。沒有牧童的羊、他的光景是多麼可憐。他又早看出來、和他同年的孩童們、多麼糊塗、不明白道理。這是因他們的母親、不像若翰的母親一樣、能替本堂司鐸、給他的孩子們、教經言要理的緣故。所以聖人常勉力、給他們講這些道理。有時用草坯、堆一個祭台、上放一個小立像、把孩子們聚到跟前、請他們同自己一齊念經。把他母親教給的經言、教給他們。有時還誠心實意的、給他們說幾句勸言。比方說、我的好弟兄們、用心勉力、好守規矩、誠心愛慕天主吧。那些孩童們、看見小宣講員、給他們講道理、都不敢輕視譏笑、反都尊敬愛慕他。因為他年紀雖小、心火却極純正、活潑。若翰的母親、也很可憐那些孩童、因為他們不能在本村堂裏聽道理。如今看若翰能給他們講幾句、心裏十分喜歡。那時若翰一面看見沒有神父的堂口、無人照管、淒涼的光景、真叫人傷心。一面又看見有的神父、聖德心火、非常浩大。雖然國家用徒刑、死刑、威嚇、嚴禁他們行聖事、講道理、他們仍各處去盡這些本分、毫不畏懼。在里雍主教區、派定神父管理教友、組織的很有次序。馬爾伯主教、屬下的總大司

鐸藍燒辣、把里雍區早先的八九百堂口、分成四五十區。每區有幾位司鐸、管理教務。有一區神父們住在愛古利村、該村在里雍和達地利兩處中間、有神父四位。有兩位是聖許爾比斯會修士、一名羅耶一名舍由、在先一位在里雍、大修道院經理財政、一位爲該修院院長。又有巴來、柯勞鮑兩位神父。一是聖日內味會修士、一是里雍城聖十字架堂副本堂。四位神父、都非常勇毅剛強。在聖教遭難時、屢冒性命的危險、去安慰沒失落信德的教友。他們在愛古利分居數處、裝作傭人。得了機會、就把教友聚在一家、或樹林裏、辦理靈魂的事情。達地利村、離愛古利不遠、愛古利是若翰的母親、生身之地。又是若翰姨母的家鄉。所以他的父母、屢次領着自己的孩子、去那裏同教友們相會。因此若翰也多見了那幾位神父。那時國家懸賞、查拿他們。有一位見事不佳、先事逃走了。後來冒險、回到里雍城。又有一位被人擒拿、後來不知何故、竟得脫出。看這些光景、人人都想他們早晚難得逃生。以後難爲聖教的風潮、雖然輕減一些、他們的危險、却是更大。因爲他們不甚小心、有些壞人、知道了他們的實情、等着大難再起來的時候、要控告他們。後來果然聖教大難又起數次、到底危險越利害、這幾位神父的心火越大。教友們尊敬他們的心、也越加增。若翰初次見的神父、是這樣超羣出衆的、無怪乎他常那麼看重鐸德的地位了。

若翰在這教友暗地會合的時候，辦了初次神功。有一天若翰同他母親、望柯勞鮑司鐸的彌撒，神父就看他另外端正熱心。彌撒完了，神父叫他來，問他的姓名年歲，聖人那時整滿十一歲。神父說：你多大工夫沒有辦神功了。他說：我到如今還沒有辦過神功。神父說：你願意如今就辦神功麼。若翰說：我很願意。他就在這位神父前，辦了初次神功。他說了什麼，單有天主知道。雖然論聖人的年歲，若在國家平安的時候，早就領了初次聖體了。但這大年歲的孩童，還是天真爛漫、潔淨無罪，恐怕是柯勞翰司鐸沒有見過的。聖人自己也說過：我小的時候，不知道什麼是罪，後來在神功裏，聽別人告罪，我才明白了。

柯勞鮑司鐸也立刻囑咐他，預備初領聖體。若翰的父母，把他留在愛古利，叫他在那好好的預備。後來因為有了意外的阻礙，未滿所願，就回了家。第二年，又到愛古利同十五個孩童，一齊學習聖教要理。以後神父准了他初領聖體。初領聖體的日子，不知確定，但知道是在班梗伯爵夫人家裏領的。那天清晨，孩童們都先後到了伯爵夫人家，那時正是割青草的時節，就在窻前放幾輛草車，爲防備外人的耳目，因為那時，初領聖體，國家認爲謀叛造亂的行爲。

若翰領聖體時，心曠神怡，極形歡樂。同他初領聖體的孩童們，看他前幾天，專心祈禱，就都驚奇說：你看

小味亞內對越天主，想着同他的護守天神相比。如今見他領聖體這般收斂心神，一定更驚訝不止了。過了不多幾年，聖人經了一次聖體遊行的盛禮，那番熱鬧光景，雖然同他初領聖體的光景全不一樣，他也深記在心，一生沒忘。因為當時政府把從前封閉聖堂的禁令都取消了，所以那天教友們能任意表現他們熱心敬主的心，沒有什麼畏懼。於是達地利堂樓、鐘聲叮噠、上徹雲霄，街上各樣綵色，點綴一新，串花飄空，沿街門戶懸掛插花的白旗，街上滿撒玫瑰花瓣，村中無論男女老幼，都整衣整冠，雙雙結隊，口唱聖詩，聖歌，陪隨聖體，徐步遊行，宛如凱旋的氣象。若翰未見如此的盛典，已有多年了，而今又得身經目覩，心中覺着非常歡樂。到底同時，他又起了一番悲傷的心情，因為聖教會遭這場大難，神父們已經少了什之一二，教友們很盼望再聽聖教道理，但少神父講解。聖人就祈求天主，賞賜鄉村裏，別少了本堂神父，天主不單允了他的祈求，還超過他的盼望，選他自己擔任這個責任。但天主先叫他在鄉下度日，也在家多看父母的善表，好能得完美的教育。

若翰初領聖體後，過了數年，才起首讀書，在那幾年裏，沒有另外的事跡，但他各樣的德行，大見前進了。若翰行各樣愛人的善功，十分殷勤周到。人一看就知道他的聖德，已經到了極高的地步，如同見人識

見高明，立刻能說他是天才的。當法國革命時，他家裏仍天天照常收養窮人，別人憎嫌的，若翰更愛他們。他生來手巧，有許多的手工，不多費事，還作的很好，又會捏泥像，捏的很精巧，如同活的一般。他很喜歡用這些生來的本事，相幫窮人，給他們作各樣應用的物件。若看窮人的衣裳臟污了，就給他們刷洗，若衣裳有虱子、跳蚤，就給他們用火烤。到了晚晌，按排他們歇息以後，自己到廚房裏，把窮人坐臥的地方，仔細打掃，怕他的兄弟們嫌臟污，不願意在那裏坐着。

若翰不但相幫過路的窮人，凡是本達地利的窮人，他親自到他們家裏望看，把自己的物件，分給他們。常向父母弟兄們，說那些窮人的苦情，叫他們結記那些人的可憐光景。瑪竇味亞內本來是够慷慨大方的了，如今因若翰的鼓吹，他施捨哀矜，彷彿富翁一般。有時若翰的父親，向若翰說，你用驢滿滿驮上一驮柴火，給某窮人家裏送去吧。若翰一聽這類的話，心裏有說不盡的喜歡。在法國鄉下，聖教恢復原狀以後，教友們的熱心，又振作起來，因此若翰的熱心，也一天比一長增長。聖人的家，住在村外，為進堂不甚方便，但多咱進村裏去，修理一件傢俱，或辦一件事情，他就趁着這些機會，進堂去朝拜一會兒聖體，能望彌撒，就望彌撒。念經的工夫很長，到底總不因着熱心神工，耽誤該作的活計。他拿着做活，當至

要緊的本分、若去地裏作活、常在別人以前、在全村人裏、也找不出一個、比他更勤謹、更愛受苦的。若翰常收心念經、雖不進堂、也能如此。他念經、也不要緊念編成的經文。他雖然也愛念教友們常念的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誦、三鐘經、串經等。到底他多是在心裏默想耶穌講的道理、聖蹟、苦難、聖死。每天晚晌、若翰同他母親和他姐姐加大利納一齊念幾篇聖經、或聖人行實、預備第二天默想的題目、爲長養自己的熱心。回臥房以後、還接着往下念。他兄弟方濟格同他在一個房裏睡覺、屢次見他、很用心看聖書。

聖人的性情、生來溫和良善、能忍能耐、喜歡相幫別人。看事透澈、同人說玩言戲語、很流利痛快。更會譏諷人、但總不說一句教人傷心的話。有時人指責他的不是、他忍氣吞聲、安心承受、面帶喜色、所以人見了他、很覺暢快。聖人心神清潔、人所共知、若有幾個人、彼此談話、看若翰來了、都不敢說一句不正經的話。若翰既是農家出身、自然愛種他家祖傳的田地、所以盡心竭力、幫助他父親耕種。他小的時候、先同他妹子瑪加利大放羊、後來年紀長大、他父母就教他種地。里雍地方田畝肥美、五穀百菓、沒有不豐收的、再加以稠地窄種的田地、都分條劃段、莊稼的種類繁雜不一。因此聖人雖整天在田地裏勞苦、單因

爲作活的樣子很多，常常變換，反覺更有趣味。就如或種小麥、玉米、蕎麥，或割苜蓿、青草，或在葡萄地裏剷土、剪葡萄蔓、砍柴火、打核桃、摘桃等。

聖人多年在家耕田種地，鄉民度日的光景，都身經目覩，樣樣明白，所以後來給教友們講道理，他的話雖是平常，但常從他實地經歷的家常事上，設說比喻，講的有情有景，很叫人愛聽。另外他依靠天主照顧的心，更堅固了，因爲莊稼人雖勤勞動作，沒有時雨滋潤，不能成功，所以人不得不明認天主掌管萬物。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聖人在家耕田，不覺已十七歲了。他很小時，別的孩童都說他要成神父，他的父母也常有這個希望。柯勞鮑司鐸認識聖人以後，也起了同樣的盼望。後來若翰自己也思慮過這個想頭，還很活潑，他的心就全繫戀在這上了。聖人就向聽神功的神父，討問主意，神父勸他立刻起首念書，後來把他這個心思，又告訴他的父母，和他的姨母瑪加利大。他們聽了，都很喜歡，勸他快把這事告訴他父親。但他父親聽說，却答應說，我爲陪送你姐加大利納出嫁，爲免你哥當兵，該花許多銀錢，如今再供你念書，我實在支持不住了。

若翰的父親雖然始終不准他讀書，他却一點也不灰心失望，常想自己必要達到聖神父的目的。那時有若翰一個朋友來說，自己有天主的聖召，願意入會修道。若翰竭力勸阻他說：「你該在家奉養你的老父老母。從此可知，若翰願意修道聖神父，把自己全獻於天主，不是冒然起的意思，他能分辨什麼是真聖召。」

等來等去，到一千八百零五年，聖人的盼望才滿了，因為巴來神父先在愛古利相幫柯勞鮑神父。趕法國政府、同盟教會和平以後，成了愛古利的本堂，在本堂口立一座學堂，專為栽培願意聖神父的學生。若翰的母親看學生很少，就勸丈夫把若翰送到這個學堂學習拉丁文。他父親准許了，就送他到巴來神父跟前。神父先本不願意收他，因為他年紀過大，怕不能成就。後來一見面，立時滿口應允，向他說：「你這樣的學生，才是我該收留的，你放心，我為栽培教導你，雖然費盡我的心血，也樂受不辭。到底若翰的學問，很是淺薄，他小時只有二三年的功夫，在達地利都瑪斯先生的學校，念些筆算、歷史、地理等書。後來在愛古利預備初領聖體的時候，在修女公白的學校裏，又念了一些。然與他同年的學生比較，相差甚遠。到底即便聖人在學校讀書十年，也不能比如今為聖神父預備的這樣相稱。天主願意若翰聖神

父、不爲在大城裏講道理、演說。也不叫他成聖師、辯護聖教會。雖然那時、在法國也該有博學士、爲相反無宗教派、到底在鄉下、有些好本堂神父、更是要緊、用他們的善言善表、感化人民、重信聖教的道理。爲此天主從達地利、特選了若翰作那些神父的榜樣。也可知他不早讀書修道、是天主的上智安排。他二十餘年過莊稼日子、是叫他在家、受父母的教訓、愛慕耶穌、愛慕窮人。因爲這兩件事、除了他父母以外、沒有人能教他這樣相稱。這兩件事、爲教他後來、善盡天主給他預定的責任、也是很要緊的。

第二章 聖人讀書修道

讀書求學、爲若翰味亞內是一個很大的苦楚。天主這樣安排、原有一番深意、我們看了聖人、日後辦那樣奇大事業、就容易明白了。天主的聖意、是叫他在靈魂上、把驕傲連根拔除、好預備後來賞他許多奇恩異寵。又願意叫人在聖人辦的事上、看明聖寵的能力、所以就先叫人都看出聖人、本來學識淺薄、後來能辦那樣的奇事、全是因爲有天主的奇光、光照了他的明悟、有超性的神能、補了他本性的缺欠。若翰瑪利亞本不是那生來魯鈍的人、按他有的才幹、若再念幾年書、一定能有個造就、到底他念書太遲、又沒把初學念好。另外是當他起首念書的時候、越發覺着費難、雖然巴來神父很盡心教他、又有同

學友瑪弟亞老拉常常相幫他溫習，他還是學也學不會，記也記不住，時時遇着難處。瑪弟亞老拉是一個很出奇的學生，他父親會爲天主致了命，別人見他才德兼優，都盼望他日後必定爲聖教會辦些大事，果然人們沒虛所望，他後來在美國當了杜步閣區第一任主教，也得了美國西方宗徒的榮號。

雖然有這兩個人，盡心竭力相幫，若翰壯他的心志，到底他學辣了話，總不見長進。無奈只得用超性的方法，爲能得天上的相幫，所以就加工祈禱，天天給他熱心的老師巴來神父補彌撒。他那虔敬熱心的樣子，很是感動人心，甚致於叫愛古利地方的教友，多年之後，還是常想念他的善表。以外若翰也多行哀矜，他路上若見了窮人，就把自己身上帶的錢，盡數哀矜他，一點也不吝惜。又爲剋制自愛的私心，在神父跟前，盡那些傭人的本分，例如劈木柴、種園子，格外勉力克苦肉身。他在愛古利在他姨母瑪加利的家裏住的時候，曾求了姨母，爲他預備飯，不要用別的調料，只可用點鹹鹽。幾時他姨母忘了他告訴的話，沒有按他的意思作，他便顯出不喜歡的形色來。

聖人正當受那些艱難的時候，領了堅振聖事。當時法國皇上拿波倫把自己的舅父若瑟費石派爲里雍城總主教。這位新主教一上了任，就去巡閱本區，天天忙忙碌碌的降福教友，送聖體，付堅振。一千八

百零七年嚴齋月裡，主教到了愛古利四面八方附近各村庄內，有許多要領堅振的孩子大人，還有許多別的教友們，也隨着他們成羣結隊的，都去了愛古利，這些鄉下的教友們，因為多年沒有得見主教，雖然這一年冬天格外寒冷，他們一點也不害怕，都出來排在道路兩旁，等着歡迎主教。趕一望見主教的車，就雙膝跪在雪地裏，等着領主教的降福。那幾天聚在愛古利的教友，多的無算，個個都是歡欣踴躍，非常的喜樂。味亞內就在這個光景裏領了堅振。他很喜歡是在愛古利領了堅振，因為這是他辦頭次神工，開頭次聖體的地方，也因他母親是愛古利人。領堅振的時候，取名保弟斯大，自此以後，署名畫押的時候，常寫若翰保弟斯大瑪利亞。因為聖若翰保弟斯大在世的時候，克己苦身，以蝗虫為食，謙卑自下，說自己連給耶穌解鞋帶都當不起，所以味亞內如今奉聖若翰當主保，是發顯自己願意效法他。那謙遜克己的德行，盼望日後成神父，能為人施行聖事，付給靈魂的神生命。若翰雖然恒心切望，到底天主好像始終不願意相幫他。若翰因此敗興失望，疑惑自己沒有聖召，求巴來神父，准他回家望着父母。神父沒有應允，反向他說，吾子，你要往那裏去，難道你不知道你的父親最盼望的，是叫你同他一齊住在家裏麼。他若一見你這個愁悵的光景，必定不准你再來念書，這樣我們的營謀打算，都是白白的。

了，你也別想望成神父、救人的靈魂了。若翰聽了神父這一番勸語，覺着又有了心火，拿定主意，要用另外的法子，苦求天主的助佑，所以就發了願，要往魯味石去朝拜聖方濟各賴日斯的聖墓。一路步行，沿道向人討飯，他這一路，受了種種辛苦，因為他幾時到人門上乞食，人都想他是一個游手好閒的敗子，所以大半不但不給哀矜，反倒百般凌辱他。到底因着他的大信德，天主允了他所求的恩典，趕他回了學校以後，覺着念書容易了，因此不勝的驚奇。若翰受了聖方濟各日賴斯這個恩典，一生感念不忘。後來在亞爾斯當本堂的時候，在自己屋裡，掛着那位聖人的像，在堂裏也供着他的站像。到底若翰的喜歡為時不久，因為剛脫了這個苦境，又來了一個更大的難處，幸虧他的主意堅固，不然早已灰心喪志，半途中止了。那時法國大皇帝拿波倫只寬免了領神品的學生，不用從軍入伍，但費石樞機主教，為自己本區又求得一個特恩，凡念書的學生，只要為預備成神父，就沒有當兵的本分。因此若翰雖然滿了年歲，到底沒有去當兵。一千八百零九年上，法班二國起了戰事，拿波倫因為軍人缺乏，竟把向日寬免當兵的種種特恩，一律取消。故此若翰味亞內也在應召的數中。他一接了當兵的招書，十分憂悶，他父親見他這樣憂悶難過，大動了慈心，竭盡心力，務要叫他脫免這個責任。遂就用錢僱了一個青年人替

自己的兒子當兵。那料想，那個青年人收了錢以後，又後悔自己應承了此事。第二天，就暗地把錢如數放在門口就逃走了。瑪竇味亞內立時去找他，却沒有找見，無奈，只得若翰瑪利亞親自去當兵。因為他憂悶過度，竟致患了重病，暫且就去了里雍醫院養病。在那裏住了幾時，又去老昂醫院裏，若翰在這醫院，甘心忍苦，一心翕合主旨，給別人立了很好的表樣。他剛復了元氣，他那一軍隊，就領命該當向班國進發，前赴戰線。在這個光景裡，有一件難解的事，叫許多人疑惑聖人，在這個時候，不免有些過失。第一個寫聖人行實的孟南神父，沒有把事體的實情查考明白，所以就講解說，這事天主另外默導他辦的，並不是聖人自作主張，私自辦的。我們如今就把這事的始末，略略敘述一遍。

當若翰瑪利亞在老昂醫院裏養病的時候，有人知道他是修道的，就有意把他藏起來，為叫他脫免了這當兵的責任。若翰決意不從，所以至到他同營軍隊起身的那一早晨，半點逃走的意思也沒有起過。那一天，天將發亮的時候，若翰進了聖堂，求天主降福他一路平安，他在堂裏祈禱的這樣專心，不覺過了半晌，趕他回到營盤，那同營的兵士，早已開走了，所以招兵的軍官，就要罰他坐監，但看他這個過失，實是出於無心，也就沒有深加究考，但命他快背上行李，趕緊去追趕那同營的軍隊。若翰就振作精神，

立即遵命就道，走了一天，因他久病初起，身力還沒有全然復原，到了晚上，實在困憊難堪，幸虧來了一個少年人，見他這樣困乏，將他行李接下，情願給他領路，也把他領上走了。若翰全心信任那個人，只管隨他前行，趕到了地頭，舉目一轉，才知道不是他那軍的營盤，乃是一個森林繁茂的村子，這村名叫惱愛。

惱愛一帶逃兵很多，領着若翰的那個少年人，也是個逃兵，那些人都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不拿着不應拿破倫的招募，當一件違背良心的事，所以若翰住在他們中間，也想自己不去當兵，不是一件有過失的事。

若翰到了惱愛第二天，就去謁見村長，村長一知道他念過書，就請了他在那裏教書，因為那個地方，缺少教書先生，到底怕巡警們察見他，就給他換了名字叫熱羅尼莫萬桑。看來若翰住在惱愛沒有去當兵，原是村長的意見。

若翰在惱愛住在法耀太太家裏，這位太太，真當得起收留這樣大德的客人，因為他雖然是個平常婦人，住在一個偏僻小村裏，到底他的聖德，却是出衆不凡的，若翰很是佩服他。到後來聖人說自己，雖然

一生見過許多大德不凡的人，到底像巴來神父及法耀太太那樣有聖德的實在稀少。

若翰在那裏教書，循循善誘，不久大見了成效，因為他最會迎合兒童的心理，所以有許多孩子，下午散學回家後，還求父母，讓他們再到學堂裏聽先生的教訓，一直到黑夜再回家。在這個時候，若翰不是給他們講究學問的事，却給他們述說聖經上，或聖人行實上頂有趣味的故事。這村的本堂神父，很喜歡得了這樣好的一位先生，相幫他盡本分。當時他所管的教友，有一個不甚相宜的風俗，每晚睡覺以前，家家戶戶，大半都是湊在一塊，閒言淡說，玩耍取樂，辦些個毫無裨益的事。神父就勸勉若翰，教他設法把這習俗，改成為天主有光榮的機會。所以若翰每天晚上，往教友們家裏去，今天去這一家，明天到那一戶，家家戶戶，都以禮貌待他，若翰不拘到那一家，略叙幾句寒暄，就隨機應便，給他們講說些又有趣味，又為靈魂有益處的故事，這樣不但孩子，連大人也都受了他的教訓。

到了夏天，學堂放假以後，若翰就跟着法耀太太的傭人，到田間作活，他家的活完了以後，也去相幫鄰居們收拾莊稼。這個時候，若翰還如同從前在達地利一樣，不斷的祈求天主相幫他好好作活。

那時在愛古利及達地利地方的人，都想若翰已經死了，但是巴來神父想天主日後必要用若翰拯救

許多人靈萬不能叫他死了。若翰的父母，也想自己的愛子，已經不在世了，因此終日憂悶難過，坐臥不安，又加下巡捕常來追究，硬說他們把自己的兒子藏起來了，屢次用坐獄罰款的口吻來嚇唬他們，若翰的父母，不拘怎樣向他們講說，他們總是不信，因此苦上加苦，越發難過起來了。

過了好幾個月的工夫，才得了若翰的音信，那時若翰在惱愛地方，爲人家收割青草，勞苦過度，患了肺症。同時法耀太太，也得了重病，當到砂包尼地方去，在溫水泉裏洗滌，才可醫好。這位太太，往那裏去的時候，路過達地利，帶了若翰一封家信。他的父母，這才知道他的下落。若翰的母親，得了這個佳信，知道兒子還活着，樂的只流喜淚。他父親心中的喜歡，自不待言。但一知道他在那裏當了逃兵，心裏有些不暢快。按他的意思，總要叫若翰急速回到本營去。到底若翰的弟弟方濟各，雖然當兵的年紀還不到，爲了解這個難處，情願自投軍營，替他哥哥當兵，不過要若翰日後從他應當的家業裏，抽出三千法郎來讓給他。方濟各遂就去到徵兵的軍官跟前，申明自己的心意，那位軍官立即應允，隨就把若翰的名字，一筆釣消了。這個召兵官，還是從前願意罰若翰坐監，後來打發他一個去，追同營兵隊的那一位。惱愛地方的教友，敬愛若翰如同聖人一樣，如今聽說若翰要離開他們，都很難過，但一面也有些喜歡。

因爲知道他回了本地，能接着往前念書，許成神父，所以家家戶戶都來給若翰送禮。這些良善純樸的教友，願意把他讀書應用的衣服物件都給他購辦齊備，連他將來領品以後該穿的頭一件黑大衫，也給他作上了。有一個婦人，十分窮苦，只有一豬一羊，他竟把豬賣了，強叫若翰把豬價收下，爲叫他後來在鄉下當了本堂的時候，購置應用的事物。若翰在惱愛村裏住了不足二年，到底他一輩子總沒有忘了那個地方。後來在亞爾斯當了本堂，想自己當不起那個本分，有意逃避，人都想他那時是願意往惱愛地方去。

若翰回了愛古利正，又起首念書的時候，他母親去世了。若翰的母親待他說不盡有多大的恩情，他能修道聖神父，真能說，全是他母親的功勞。因爲他起了聖神父的意思，是他母親提醒的，他想着讀書修道，先同他母親商量，他念書遇着逆境艱難，他母親常常激勵他，壯他的心志。如今他又遇着別的艱難，可憐再沒有這樣慈善的好母親，可以安慰扶助他了。

自從拿波倫解散了全法國的小修道院以後，在里雍主教區內，只有味利野小修道院，又重新立起來了。一千八百二十二年十一月間，巴來神父把若翰打發到那個修院裏去攻讀哲學，那時若翰已經二十

六歲、同班二百多人、沒有一個比他年紀再大的。工夫不大、他就與下等的學生、列在一齊了、又因當時在小修院裏、是用辣丁文講哲學、若翰聽着十分爲難、院長就特派了一位教員、另給他同別的六個學生、用法國話上課。別的學生見他這般光景、都譏笑他的魯笨。若翰雖然謙遜至極、日久天長、常受大眾的譏笑、未免心裏有些難過。因此若翰後來親自說過、他在味利野修院裏、多少受了些苦、是因爲謙遜的緣故。到底我們能確實知道、他在那裏必定受苦不小。因爲那時他不知道、同班中四分之三勝過他去、不過是因爲他們年紀小、記性好、並不是因爲他們比自己明悟大。又不敢想講哲學的教員、用的教授法爲他不合適、因此想自己實在念不了哲學、心裏很是難過。再說那時味利野修院的修士、都很熱心、所以教員神父連他的同窗們、在先誰也沒理會他出奇的熱心、因此很大的工夫、連一個設法去安慰他鼓勵他的人也沒有。但是若翰因爲救人靈魂的心切、總不敗興失望、反常常恒心勉力、發奮前進、因此他在味利野修院、如同昔日在愛古利一樣、終究念的有了進步。

到底因爲若翰沒於念好初學、所以也沒有念好哲學。趕哲學畢業以後、臨進大修道院的時候、先當面試哲學一次。若翰明知自己的程度不足、又是用辣丁話考問、況且樞機主教費石也在場、以致驚惶失

措、被人問的上言不接下語、含羞而退。因此考試人員、就在衆人面前、聲明若翰不能入大修院。這樣的羞辱、雖然難當、到底若翰平心靜氣、全都勇勇敢敢的承受了、也不因此減少他依靠天主的心、反更加增了他的謙遜。有一個學生、名叫道爾、那一天在考場中中了頭名、後來成了樞機主教、考後日子不多、曾與若翰彼此相談了一次、見聖人德容道貌、舉止不凡、大爲感動、一輩子也沒忘了那天的喜慶。

巴來神父聽了那個信息、就求了里雍主教、暫且不要解決打發若翰還俗的主意、請先把他打發到愛古利、自己親自要重給他講哲學。按學問說、巴來神父恐怕不如味利野的教員們、但他博聞廣見、閱歷鴻富、把世道人情、知道的很是透徹、能從他所見所聞的事上、找出哲學的原理來。他教授學生、又最會引用事實、貼合理論。若翰受了這樣合適的教授、不多幾時、便將爲念哲學要緊的學理、差不多都貫通了。遂就在愛古利當着總大司鐸鮑各爾、及大修道院的院長神父各爾代德面前、又考了一次。這一回、若翰答應的及了格、遂於一千八百十四年上、若翰被准入大修院。

若翰在大修院裡、熱心出衆、很用心守規矩、性情溫和良善、如同昔日在愛古利一樣。但學問一方面、却落在人後了、因爲他念神學、如同從前念哲學、還是一樣費難。到底各爾代德院長神父、爲相幫若翰讀

書前進，就把一個很出奇的學生，名叫杜普賚的，同若翰安排在一個屋子裏，教若翰多咱有了疑難，就請他給自己講解。各爾代德神父很有眼光，預先就看出來，這兩個學生常彼此來往談論，必定要得很大的益處。果然不久，一個長了學問，一個長了熱心，也因着這樣互相玉成，為盡自己將來的本分。二人一天比一天預備的相稱了。後來若翰在亞爾斯當了本堂，杜普賚在里雍大修院當了院長。

因為當時神父十分缺乏，所以總大司鐸古爾包於一千八百十四年五月間，有意叫若翰領五品，但因若翰才念了幾個月神學，怕他學識過於淺薄，就願意親自考問他一次。若翰答應的，滿了神父的盼望。考完了以後，神父向若翰說：你的學問，不在許多鄉下本堂神父們以下。到底修院的院長，放心不下來，探聽代牧司鐸，究竟准了若翰領五品沒有。代牧問院長說：若翰熱心不熱心，念玫瑰經如何，另外恭敬聖母不答應說，就熱心一方面，若翰是修院第一人。代牧說：既然如此，我准他陞聖品，其餘別的缺欠，盼望天主主要給他補上。

七月二號，克肋腦布的主教，西滿各老德，替費石主教聖了若翰五品。行完大禮以後，領品的修士，出了主教大堂，照平常的習慣，回修院的時候，在街上同聲歌唱匝加利亞的聖歌。若翰唱經的時候，神火勃

發形於面目，眼光炯炯，聲氣雄壯，因此他的同窗們，立刻把聖歌上的話，貼合在他身上，都想他將來也成至高天主的先知，爲天主要辦出奇的大事。一千八百十五年，法國到處兵荒馬亂，百姓不得安居，連大修院裡也都受了影響，另外因爲里雍區的費石主教，是拿波崙的舅父，比別處更不平安。那時若翰正念末一年神學，一見自己被阻，不能接着往前念書，心裏很是愁悵，就求了上司的寬免，准他去愛古利請巴來神父給他講完了餘剩的書。若翰在那裏住的工夫雖然不大，學識却大見了進步。

若翰在一千八百十五年六月二十三號，領了六品，在里雍主教區的誌書上，這是一個很光耀的日子，因爲那一天，除了聖若翰味亞內以外，還有兩位將列入聖品的人，同他一齊領了六品。一個是建立聖母昆衆會的會祖，可敬尙巴納神父，羅馬禮部已經案准列他聖品的事。一個是建立瑪利斯德會的會祖，高蘭神父，也有人懇求禮部查考他的行實。

尙巴納與高蘭一年後，才陞了鐸品。若翰因爲年紀比他們大，過不多時，代牧司鐸就打發他往克肋騰布城去，領受七品。當時並沒有別人同他一齊領受鐸品，到底西滿主教說，聖一位有德行的神父，費多少心，也不算太過。所以若翰於八月十三號，聖神降臨後第十三主日，在大修院堂裏領了七品。

那時若翰味亞內年已二十九歲，自從他隨了天主的聖召，到如今已經十二年。天主雖然收了他那慷慨的奉獻，到底這十二年的工夫，好相怎麼也不願意他陞神父一樣。因為起初他父親很大的工夫，不肯給他出學費，相幫他讀書修道。後來才一起首念書，國家就來召他當兵，此後還長了兩次重病，又在愛古利和味利野二處讀書時，極其費難。雖然念的實在有了成效，到底外面看着程度不夠，因此幾乎沒有得入大修道院。趕他要領聖品時候，修道院的上司們，還放心不下，不敢准他領聖品。雖然這樣，若翰終究成了神父，而且為盡天主託給他的職分，預備的十分妥當。因他在這十二年內，常壓伏驕傲，演習謙遜，也靠着信德和愛德，勝了一總的難處。天主託他盡的頭一個職分，不但教他成個熱心神父，且是要他成當今神父們的模範。聖人賴着謙遜，滿全了這個本分，也因為謙遜的緣故，雖然修了很高的德行，還常常勉力前進，總不敢想自己已經到了成全地步。天主託他盡的第二個職分，是教他提拔當時教友的冷淡懈怠，使他們專務事主教靈的大事。聖人賴着天主的相幫，也善盡了這個本分，因為他在讀書的時候，親身經驗出來了，只要人有好主意，依靠天主的聖寵相幫，沒有一件作不來的事。聖人用以下的兩句箴言，總括了本堂的職分說：一位本堂神父，辛苦勞力，不得功效，不拘是多大工夫，

總不可敗興失望、想自己什麼也辦不了、若果然得了實效、不拘多麼大、也不可因此想着已經够了。從此可見、聖人這樣表白本堂神父的職分、全是按着他讀書時所遇的光景。

原來若翰願意成神父、是爲多救人的靈魂、另外盼望能聽神工、因爲告解聖事、爲救罪人的靈魂、是很重要的一件、孰知古爾鮑代牧大司鐸、怕若翰的學識不彀、沒給他聽神工的權柄、聖人因此十分難過。到底聖人受的這個謙抑、正爲他是個恩寵、是個幸福、因爲代牧思想、若翰的學問、大半既是從巴來神父得來的、爲成就聖人的學問、還得賴巴來神父的教授、就派了若翰到愛古利給巴來當副本堂。

巴來神父每天給聖人講幾篇高道理、設幾個神工裏常遇的疑難、叫他立刻解釋、也叫他講明解釋的理由、又叫他常以寬仁定斷人良心的罪案。過了些時、巴來神父看着這樣練習有了實效、就求代牧准他能在聖人跟前辦神工、原來天主安派聖人爲衆罪人開工、到度他初次却聽了這位熱心老神父的神工。不久代牧也准聖人聽教友的神工、聖人爲相幫人改惡遷善、修德前進、所出的主意、十分明白、凡來他跟前辦神工的人、都覺着得了很大的神益、因此後來聖人在亞爾斯的時候、還有許多愛古利的教友、常往他跟前辦神工、聽他的指引。聖人不但增長了學問、連德行也大見進步。按當日里雍主教

區的習俗，聖人同自己的本堂神父，同住在一座院裏，因此常同巴來神父行一樣的神功，作一樣的克苦，一齋念日課，日內千百次同他一齋念熱心短誦，發愛主的善情，有時候一連好幾點鐘的工夫，身子絲毫不動，在祭台前跪着默禱。巴來神父爲能多行神功，常是一次預備好幾天的飯，他所吃的飯，也不過是山藥牛肉，到底因爲放的時候太久，牛肉屢次發了黑毛，聖人就同他每天吃這樣的飯。聖人也把他每年領的俸金，連別人送的衣裳，都哀矜了窮人，除了他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什麼也不存留。

聖人不但哀矜人銀錢，還設法行愛人的善工，另外俯記患病的苦人，屢次去望看他們，幾時他們患病不起，疼痛難當，聖人很會安慰他們。臨終人，聖人也最會相幫他們，預備去聽天主的審判，臨死的人，一有聖人助終，靈魂上就得享大平安，死的十分妥當。

巴來神父因爲辛苦勞力，又常守齋，漸漸筋力衰微，在腿上患了一個毒瘡，一年之久，不能出屋，臨終前幾日，在聖人跟前辦了神工，領了臨終聖體，及終傳聖事，隨後在幾位附近村莊的神父，並些個教友前，求了他們寬免自己的過失，也乘着別人不在的時候，脫下自己的苦衣苦帶，交給了聖人，他這樣作，是因爲謙遜的緣故，怕是死了以後，被別人看見。巴來神父，賴着聖人助終，於一千八百十七年十二月十

六號安然逝世，享年六十九歲。若翰同賣克西米小修院院長老拉神父，把他送到墳上，這兩位神父，都是巴來神父栽培成的，他一生所辦奇大事裏，這是最有功的一件。

那時亞爾斯的本堂神父，才上了任，不過幾個主日，也去了世。古爾包代牧神父，就把若翰味亞內叫去，向他說，我派你去亞爾斯當本堂，這個小堂口的教友，不很熱心，你去給他們點這愛火去巴。

過了不多幾年，另外分割主教區，就把亞爾斯地方，歸與白賚主教區管轄了。古爾包代牧打發聖人去亞爾斯的時候，沒有想到亞爾斯一帶，要與里雍區分界，將屬白賚區管轄，因此後來聖人的本鄉，雖然仍屬里雍主教區，到底聖人在亞爾斯當本堂，却歸於白賚主教區管轄。

一千八百十八年二月初旬，味亞內神父到了亞爾斯堂口，在那裏住了四十二年之久，盡心專務，點着愛主的神火，如同烈燄似的。這個烈火，不久傳於東泊里雍各區，漸漸竟傳遍了法國全境。

第三章 亞爾斯歸化

亞爾斯是個偏僻的小村，地方的景緻，與愛古利及大地利相差甚遠。要論教友的熱心，更差的遠了。因為亞爾斯地方，雖說風俗沒有很壞，到底對於事主熱心一事，很覺冷落。教友們滿心貪圖世福世樂，至

於救靈的大事，却置諸腦後，無人關心。在堂裏，除了每天有一台彌撒，主日過晌，唱一次申正經外，並沒有別的熱心神功。平日來望彌撒的，不過兩三個婦女。到了主日，男人們因着些微小故，就不去望彌撒。連那來望彌撒的，也都發顯愁眉不展，悶悶不樂的模樣。望彌撒聽道理，大半都是打盹渴睡，打呵欠，或是翻弄經本，爲此聖味亞內責叱他們，好相尋查書中的錯字一樣。彌撒還沒有完，全堂的人都爭着出堂，就如火錐刺心，刻不容緩的一樣。一出堂門，就覺着心也暢快了，胸也舒服了，都談笑自如，抱怨神父講道理太長，做彌撒太慢，實在教人厭煩進堂。至於午後唱申正經的時候，更不用盼望那些冷淡教友進堂。一後晌的工夫，村裏的人，不是上茶館，就是下酒店，吃嗑宴飲，行拳使令，叫喊不休。加以街上打木球的人，吵鬧爭辯，擾亂的堂裏，不能靜靜班班的歌唱聖詠。連那頂熱心的婦女，一年四季，不過大瞻禮日，領聖體一次。還有許多人，因爲害羞，連在復活瞻禮，也不敢辦神工，領聖體。有一次某教友，爲躲避別人的眼目，求神父在更衣所內，給他開工，送聖體。本堂主保，聖仕斯篤瞻禮，已經不成聖教會的瞻禮了，儼然成了個世俗的慶日。一連八天的工夫，年長的人盡是嗑酒，幼年人聚在一齊，跳舞玩戲，甚是放肆。這些教友，雖說不敢偷盜別人的錢財，但於營商貿易間，往往狡詐不實，欺騙人的銀錢。比如將殘廢已

老的牲口、整刷的叫人看不出什麼毛病來、當完好無疵的賣。或是賣蔬、屢次在蔬捆內攪雜不好的、當全好的賣。孩子們、往家裏偷人家的蘿蔔、父母見了、不但不加責叱、而且還喜歡的笑。主日上雖沒有人敢耕田種地、但有幾樣零星的活、比如修飾一件傢俱、好相就留着趕主日上做。到了收割莊稼的時候、就如沒有當守罷工的誠命一般、主日早晨、家家戶戶、照常套車駕馬、去地裏拉莊稼。味亞內神父責叱他們說、「你們主日往家裏拉莊稼、正是往地獄拉你們的靈魂。」

爲歸化這個地方的教友、真不是三天五日的工程、味亞內聖人經年歷月、辛苦了好些年、方才成功。到底一旦教友改過自新、回心歸向了天主、便成了很熱心的教友。凡去亞爾斯的神父、見教友們那般熱心的光景、都不勝的驚訝。

此後在村裏、再聽不見咒罵天主的話了。主日上、沒有一個做活的了、甚至趕曬青草的時候、雖然不及早曬乾、怕下雨浸壞、到底一到了主日、總不往開鋪散。外人見了、不免責怪他們、不知預防後患、他們就用本堂神父的話、回答說、「天主既然賞了我們青草、自然也不難替我們保存。」許多婦女、每主日領聖體、男人都滿四規。沒有一個人敢悞主日的彌撒。主日午後、大半教友都去堂裏、公唱申正經、公念玫瑰。

瑰經。到了晚上，堂裏打第三次鐘，差不多全村的教友，又都進堂通功念晚課。就是平常，去堂裏公念晚課的，也不少。有個亞爾斯的鄉民說：「我們村裏，與別的地方不同，別處熱心人受別人的譏笑，我們這裏，冷淡人，人才譏笑他哩。」教友既然熱心了，風俗自然也就改良了。此後再不見那在半道上騎的醉漢了，村中四個酒館，一個一個的，都關門閉戶了。也沒有夫婦不和，鄉鄰爭吵的事端了。全村的人，彼此和睦相愛，猶如一家。孩子們，再不敢偷人家的瓜果。賣麻賣畜的，全都以公正為先，人人都能憑信他們。有一次，教友們熱心專務神功，為得聖年大赦，完了以後，聖人講道稱讚他們說：「我的弟兄們，如今的亞爾斯，可不是昔日的亞爾斯了，你們不但比從前熱心的多，且是在我所認識的教友中，再沒有比你們熱心的。我許多次下過會，也去過許多堂口，給教友們講預備過聖年的道理，但那裏也沒有見過，如同你們這樣熱心的。」

味亞內神父，為歸化自己堂口的教友所辦的事，我們該當稱讚，如保徐說說的，並不是因為他辦的是出奇事，正是因為他辦的不是出奇的事。因為按實在說，亞爾斯本堂辦的事，沒有一個鄉下的本堂不能仿效的。

聖人懂得一位本堂的職分、同一位修士的職分、大不相同、也知道天主爲領人歸向自己、連人本性的法子、也肯利用。若有人不願爲天主勞動出力、他便是沒有真切的信德。所以聖人常常勤勞不止、用盡自己本性的能力、爲勸化那些冷淡的教友。

味亞內神父、見教友們不肯到他跟前、就親自去他們家裏、看望他們。聖人不但初到亞爾斯時、往每家去看一次、而且一年到頭、按自規定的限期、屢次去看他們、今天去這一家、明天到那一家、沒有一天不出去的。平常是乘着吃午飯、闔家人都在一齊的時候。在教友們家裏、連一口水也總不肯嗑、一進門、先問候家主、然後靠在立櫃或桌子跟前、先談論種莊稼的事、因爲聖人在這些事上、十分精通、所以同他們常有話說。教友們見神父也是農家出身、所以許多人、起首不曉得討問聖人、該怎麼修理靈魂、都是討問該如何耕田種地。但聖人不同他們一味的談論世俗事、不過略說幾句、就快提起超性的事。聖人同他們談論、常設法按着每人的光景、附合他們的明悟、和心情。談論間、常是溫和良善、另外見人不喜歡聽的時候、聖人越勉力帶出和顏悅色的模樣來、藹然可親的、同他們說話。雖然有些人、應該受責叱、但聖人總沒有責備過他們。也常小心、不囉唆人、因此在教友家、總不過久、怕人厭煩。這樣不久、教

友們同神父都慣熟了，都喜歡聖人到他們家裏去談話，也都拿着聖人望看他們，當個幸福安慰。聖人同教友們這樣講話的時候，感化了的人很多。

聖人見教友不明白教友的本分，就盡心竭力，設法給他們講解聖教的道理。盡這個本分，為聖人一生是頂大的克苦。

有一次，給教友們講要理的時候，向他們說：「天主默啓的聖言，極其尊貴，吾主耶穌離別宗徒時，先給他們吩咐的，就是叫他們去訓誨萬民，這是為教我們知道，明白道理，比什麼也要緊。教友們哪，我們因着什麼纔認得了真教呢，不是因着道理麼。什麼能叫我們惱恨罪惡，看出德行的美麗，興起盼望天堂的心呢，不是道理麼。什麼可使父母知道教養兒女的責任，什麼可使兒女知道孝敬父母的本分呢。不還是道理麼。」

聖人既懂透了講道理的關係，所以教友給們講道理，常盡心竭力的預備。每日除了念經、祈禱、望看教友以外，盡是預備道理。

聖人為預備道理，常參考巴來神父留下的道理書。有時全按着書上的道理講，有時單取其中的大

意、自己另按別的樣子講。無論如何、爲預備一篇道理、實在覺着費難、因爲聖人預備道理、常勉力尋找合適的詞義、要句句清楚中聽方可。聖人看的那些書、大概都是給文人寫的、但聖人設法、要把那些道理、按平常的樣子講、好叫那些智識淺薄的人、也能明白。聖人又常勉力、用他經歷的事實、把那些道理、演講出來。至於聖人講道理是多末合適、多末有神效、我們暫且不提。如今但說聖人、好幾年的工夫、爲預備道理、是多末用心、多末費難。聖人預備道理的時候、坐在桌前、手拿着筆、心想手寫、寫上鈎去、鈎了再寫、眼看好幾點鐘過去了、還寫不出什麼來。屢次一連七點鐘的工夫、不下筆。有時整夜不睡、雖然憊困至極、常是勉強支持。有時實在支持不住、按聖人自己說的、效法在主人跟前臥着的小犬、去苦像前、安息一陣。

編成道理以後、還勉力一句一句的記住。但因聖人記含不好、因此很是費難、爲記一篇道理、用的鐘點很多、往往翻來複去的高聲朗誦、纔能記住。

聖人起初、預備一主日的工夫、纔能講一次道理。到後來、竟能天天講、一點不用預備、還覺着極其容易。這固然是天主的聖寵、補了他性能的缺欠、倒底也能說、是他起初下的那番辛苦、把他的性能改變了。

有多少青年神父，見自己沒有口才，就怕在大衆面前講道理。他們可以去到亞爾斯看看味亞內聖人用過的書，那些書，因為不知道翻閱了幾千萬次，手跡沾污，紙張揉折，七零八落的，差不多不成書了。書中夾着許多小紙條，又有許多字句下邊，畫了黑線，常特別注意的地方，這都是明顯的憑據，證明聖人看那些書，下了多大的辛苦。再一說，爲聖人看一本書，真想不到是多麼費難。從此也可想見，聖人爲念那些書，費過多大的工夫。聖人不過給二百教友講道理，竟這樣用心預備。起首講道理，不過三刻的工夫，得預備好幾天。到底因爲恆心勉力，竟能順口演講，當了很有名望的講道員。那些青年的神父，看聖人爲救人的靈魂，有如此大的心火，自然把他們的心火，也要感發起來。再看聖人，在先那樣嘴拙，後來還成了一位講道名家，自己也就不敗興失望了，想自己不拘怎麼樣拙口笨舌，只要效法聖人，發奮勉力，必定也能學會講道理。

聖人見教友們不肯進堂念經，就想了個法子，務要逼着他們進堂，就是聖人差不多整天常在堂中，這樣凡有事來尋找聖人的，不得不往堂裏去找。聖人在堂中祈禱，面目發光，笑容可掬，明顯他覺着天主在自己跟前，教友們見他那樣出神的光景，自然不知不覺的，有了祈禱的趣味，願意仿效聖人。

聖人也盡力修飾聖堂，務使成一座相稱天主的宮殿，並感激教友們，喜歡進堂。把原先不適使用的舊祭台拆毀了，用自己的錢，築了個新的。堂中的護壁板，已經被蟲蛀蝕，朽爛不堪，聖人又重修補完好，照原來的彩色，親手油畫了一次，畫的還是十分精巧。又請求亞爾斯男爵置買些堂中應用的聖物，男爵就送給聖人好幾身祭衣，一個很體面的聖體傘，一個鍍金銀聖體光。又因為聖堂過餘窄小，日光不足，空氣不通，聖人就把堂兩面的牆，拆開數處，接着增修了數座小堂。其中有兩座，後來成了全法國頂出名的聖堂。一座是聖若翰保弟斯大堂，聖若翰味亞內平常就在這兩個堂裏聽神工。在那裏，三十年來的工夫，天天有許多固執於惡的罪人，流淚痛哭，悔恨自己的罪，有許多為非作歹的人，拿定主意，斷絕往日的惡習，有許多不勉力行善避惡的，定志改惡遷善，有許多窮兇極惡的大罪人，立時被聖寵感動，回頭改過。聖若翰味亞內親自也說過，但但在公審判的時候，纔能知道，在那裏成就的各種奇事。第二座，是聖費老梅納堂，一千八百零二年，在羅瑪聖比利斯拉地道裏，找見了這位致命聖女的聖尸。聖教會敬禮這位聖女的熱心，就是從這座小堂起的首。當時多咱有人，求聖人醫治他們靈魂，或肉身的病，聖人常打發他們進這個小堂去。按聖人說，是叫他們去那位小聖女台前，求所願意得的恩典，在那裏

有多少可憐人、從患難裏、被這位聖女救拔出來、多少憂苦遭難的人、得了安慰、加了神力、勇往直前、安心忍受天主給他們加的患難。至於這兩座小堂裏、成了什麼奇跡、暫且不提、因為那些奇跡、是趕全法國的教友、來亞爾斯朝拜這些聖堂的時候、纔有了的。如今先說、聖人如何使自己的教友、多進聖堂。聖人想、自己一人勞心費力、沒有別人相幫、恐怕徒勞無益。所以就揀選了幾個熱心教友、相幫自己、一齊勉力引領教友們、改惡遷善。選出了以後、就用善言勸導提醒他們、鼓勵他們的心火、叫他們同心合意、勉力熱心前進。又把他們集成會、爲男人立了個聖體會、爲女人立了個玫瑰會。

有三個才德出衆的婦女、當玫瑰會的會長。一名比呢奧、一名肋納爾、一名拉梗。這三位鄉下婦女、盡心相幫了聖若翰味亞內行愛人的善工、總不懈怠。所以我們這裏、特意把他們的名字、也寫在聖人的行實上、是爲叫他們、也能少少的、分受聖人的一些光榮。還有一位小姐、姓亞爾斯、也相幫過聖人。他是大家出身、也是很熱心的教友。他的家族、世世代代、住在里雍地面、在里雍一帶、如今還有許多的後裔。凡與他們許配結親的、大概都是貴族人家。但他們不以這個當頂大的光彩、所以爲榮的、就是他本家的女兒、相幫過味亞內聖人。

從前古爾包神父、打發味亞內往亞爾斯的時候、曾告訴過聖人說、「你在那裏、要受很大很多的苦處、到底有一位實在好的婦女、要相幫你。」這就是指的亞爾斯小姐。一千八百十八年、他已六十四歲、到底還是精神矍鑠、見識高明、明悟活潑、能言會道、且又善於寫書作文。假若那時、跟他長兄去到巴黎、必能在世俗場中、成一個有名婦人。到底他再不圖謀別的、一心專務修德立功、盼望得個善終。因此總是不離亞爾斯、自己省吃儉用、餘下錢財、哀矜窮人、真是樂善好施、宛如一個王侯公主一般。但他的熱心、并非愚魯不明的、不但外有熱心的行爲、而且內裏把聖教根本的道理、全明白了、與古時的熱心教友、也不相上下。每日同他的老僕山法爾一齊念大日課。在亞爾斯的教友當中、他是頭一個、預先料到味亞內的聖德、要造到至高的地步。聖若翰味亞內引導過許多教友、跟隨自己、走成全的道路、但其中、必然再沒有如同亞爾斯小姐、效法的更完全。

在男教友當中、也有幾個相幫聖人的、爲聖人也是個大安慰。其中有一個老農夫、一生熱心事主、專務修德、聖人因此格外喜歡他。他死了以後、聖人還常記念不忘、在教友跟前、常稱讚他的善表、勸教友效法。這位農夫、在世的時候、多咱要往地裏去、或從地裏回來、總要進堂、在堂裏工夫很大、身子絲毫不動、

口裏不念什麼經文，但兩眼注視聖體櫃。

若翰味亞內見他跪在堂裡，口裏總不念經，不免有些怪異，就問他說：「砂方擾老人家，你朝拜聖體的時候，向吾主耶穌說什麼呢？」砂方擾答應說：「我不向他說什麼，他也不向我說什麼，不過是我看他，他看我。」

這位農夫，用這句又誠實，又高妙的話，願意講說出來，吾主耶穌爲報答他的愛情，如何與他密談神交。聖人後來講要理的時候，三番五次的，給教友們也提說這句話。

亞爾斯小姐的長兄，亞爾斯子爵，在亞爾斯住的時候，也肯進堂。他一年四季，多半是在巴黎府住着。幾時來到亞爾斯，用他那真誠的熱心，給教友們立了很好的表樣。每次起程回巴黎府去，必要給堂裏獻一個體面的聖物，也要給村中的貧窮人，分散些冬天應用的棉衣。因此全村的教友，都因着他，受一番非常的感動。

還有盲帝村長，爲相幫聖人，更是出力不少。這位村長，沒有多讀過書，但是個很熱心的教友，爲人端方正、仁義老誠，處理事務，很有智謀。雖然在亞爾斯小村內，收集的銀錢不甚多，却每年爲本村，能興辦

許多的大工程。在人跟前又有勢力、千方百計、竭其所能、勉力在本村裏、拔除酣飲醉酒的惡習。他早已看出、味亞內神父是大德不凡的人、所以十分尊敬他。多咱堂中有了花費、在賬簿上、記本堂神父的名字、常加個聖字。這樣若翰味亞內到亞爾斯還沒過數月、在本堂村簿上、常見「亞爾斯聖本堂神父」等字樣。

聖人雖然有這幾位有心火教友的相幫、自己也慇懃勞苦、到底爲感發教友的熱心、全是依賴天主的聖寵。聖人常說着、當初宗徒不能驅魔、吾主耶穌向他們說、「爲驅逐這種魔鬼、非用祈禱守齋不可。」有一位鄰鄉的神父、來向聖人告苦情說、自己雖然用盡了方法、勸教們友熱心、但毫不見效。聖人問他說、「你說你用盡了方法、是實話麼、難道你守過大齋、行過哀矜、及祈禱的神工麼？」聖人用這幾句話、把他感化、教友得奇效的密訣、完全發表出來了。聖人一到亞爾斯、就多多的施捨哀矜。但因謙遜的緣故、用心守聖經上「左手行哀矜、不令右手知曉」的勸語。爲此世人總不知道、他實在行過多少哀矜。聖人克己苦身、又是極其嚴勵、與曠野的隱修士、幾乎相等。到底也常小心隱藏、不令別人知道。爲此連那幾位頂熱心的教友、雖然同聖人交接來往、十分親密、但在先很大的工夫、沒有理會聖人行這樣的

苦工。

亞爾斯小姐替聖人經理日用事件，常給聖人送酒肉、菜蔬，並各等別樣應用的什物。凡送去的東西，在他的賬本上，都記的很清楚。有些個物件，聖人出了錢，有些物件，小姐送了聖人。因為亞爾斯是個小堂口，又因為那裏的教友，自担養活本堂神父的責任，所以國家每年才給聖人五百佛郎，這點銀錢，實在不足聖人一年的費用。按亞爾斯小姐賬上記的，聖人日用的什物，不但足用，而且還有富餘。為此，那些常給聖人供給衣食的人，估量聖人有吃有喝，樣樣齊備，豈不知聖人屋內，常是一貧如洗，什麼也沒有。聖人到亞爾斯頭一年，他的妹妹瑪加利大，同比包斯德太太，從愛古利一齊來望着他，聖人因為一點也沒有想到，乍然一見，不免有些躊躇，就向他們說：「我的孩子們，恐怕今天你們摸不着好飯吃。」遂把他們領進廚房，在一個小鍋裡，找見幾個將要發霉的冷山藥，聖人先取了一個，去皮吃了，說道：「這山藥還很好。」到底他的妹子，可是吃不下那樣的飯去。遂就在廚房裏，又找見幾把麵，烙了幾張餅子，除此以外，再沒有找見別的地窖裏，連一瓶子酒也沒有。聖人並不是不購買食物，但是良物一到他手，立刻就分散給窮人了。

聖人爲自己，但存留點要緊不致餓死的食物。有時若沒有別的，可以行哀矜，就連這一星半點，也要哀矜給人，因爲聖人願意完全遵守聖經上這幾句訓言：『你們不必結記，要吃什麼，嗑什麼，你們在天的大父，自然要照顧你們。』聖人才去亞爾斯不多時，一日晚上，芒帝村長來見聖人，一進門，見聖人面色黃白，就如一個死人一般，村長就問聖人說：『難道神父有了病麼？』神父答說：『你正是救我的命來了，因爲我沒有一點吃的了。』村長忙去找來一個饅頭，送給聖人。這原是因爲前三天，有一個受飢餓的窮人，來向聖人乞食，聖人把他所剩下的食物，全行哀矜了他，所以聖人整三天的工夫，沒有吃什麼。

聖若翰味亞內在生計上，很是淡泊，加大利納肋撒尼也是親眼見過的。聖人建立孤兒院以後，因爲常得處心集慮，爲他們備辦食物，屢次好像傷嘆的向他說：『從前我是多麼有福呢，但我自己一人，也沒有這一夥孩子，多咱我要吃飯，也不用多費工夫，烙三個油餅，就全都噉了，手烙第二個，口吃第一個，趕烙第三個，就烙第二個，趕吃第三個的時候，一齊收拾鍋竈，末後再嗑幾口涼水就完了。』

到底聖人並不是每天吃這樣的好飯，除非因爲身體軟弱，需要補力的食物，才吃。聖人整天單吃一頓飯，平常單吃水煮山藥。七天裏，六天吃冷的，因爲聖人常把一主日要吃的山藥，一次都煮便易，趕到末

了那幾天，往往鍋內起了白霉。聖人屢次向討飯的人，買幾塊乾饅頭，當點心吃，給他們還價，比在街上購買新鮮饅頭出的錢還多。這樣做來，一邊修了愛德，一邊能行克苦，這全是效法聖女方濟加一舉兩得的辦法，並且如同這位聖女，一吃貧苦人的食物，覺着非常的喜歡，好像是赴吾主耶穌設的筵席一般。

聖人待自己，雖然極其嚴厲，待別人却很是仁慈寬厚。且常加小心，不叫別人看出他行的克苦。所以多咱有別的堂口的神父，或是他的親戚，來望看他，他便不照平常規例吃飯了，反令人預備好飯，爲客人斟酒、割肉、切饅頭，勸他們多吃，自己也樣樣都吃。同聖人一齊用飯，屢次有這一件奇怪事，就是聖人本爲修德行的緣故，也不顯着少吃，但客人們，因聽聖人講論天上之事，津津有味，神遊於天，竟屢次忘了吃。聖人的姪女們說，幾時到了亞爾斯那一天，就如我們初開聖體的日子一樣，一點也不覺着餓的慌。聖人不但以食物哀矜窮人，且把自己的衣裳，一件一件的，也都哀矜了。肋納太太常給聖人洗衣裳，但給窮人送他隨身的衣裳，別的都留在自己家裏，怕聖人盡行哀矜了人。到底這位太太的打算，全是白白的，因爲聖人見自己的衣櫃裏什麼也沒有，便把自己身上穿的衣裳，周濟了窮人。一日聖人出外，遇

見一個窮人不穿鞋、襪兩足盡血、聖人就把自己穿的鞋襪、送給他穿、自己赤腳回去了。又有一天、有個窮苦人向聖人求哀矜、聖人急忙自衣囊中搜索可以哀矜他的東西、不料囊中所有的物件、早已施捨告罄、什麼也沒有找着、遂將自己的手巾取出來、交給他說、我再沒有別的、你就把這個拿去。又有一天、聖人往特來塢去相幫下會、那裏的神父、見聖人穿的衣服、破爛不堪、就送給聖人一件絨襖、強着聖人套上、趕回亞爾斯的時候、路上經過勃呂耶肋地方、有一個人、衣不蔽體、冷的抖搜、來到聖人跟前、聖人給他說、請你略等一陣、說完這話、立刻進到路旁的樹行內、將那絨襖脫下、哀矜了他。後來特來塢的神父、問聖人那條褲子那裏去了、聖人答說、我借給了勃呂耶肋的一個窮人、怕恐沒有盼望再往回要了。

有一天、聖人說、我不拘在那裏、也沒有忘下我的外襪。這原是因為聖人、從來沒有過外襪、聖人全遵行吾主耶穌當初打發宗徒們去傳教、向他們說的話、『你們只可穿一身衣服』所以聖人但穿一件黑大衫、好幾年的工夫、春夏秋冬、常是穿那一件衣裳。

與聖人相識的神父、常諫誨聖人穿的衣裳大不合體統、恐怕教友輕看司鐸的地位。豈不知、一位神父

穿破舊衣服，不但不惹人輕看，反令人尊敬。從前聖味增爵多答入朝，拜見國王，手裏拿着舊帽子，身上穿着一身舊衣裳，腳上穿着一雙粗笨的鞋，朝內的人見了，個個脫帽致敬。

聖若翰味亞內也是這樣，雖然穿的衣服不甚雅觀，到底不拘走到那裏，人人都是起敬起畏。那些批評聖人的，不久親眼見了這樣的光景。如一千八百二十二年某日，聖若翰味亞內曾到美西彌小修院，拜望自己的同學老拉院長。那時候修士們正散心，聖人一進門，立刻都不玩耍，都緘口息聲，發顯敬畏的樣子。有人奇怪的問說，這是有了什麼事呢？別人答說，是因為亞爾斯本堂神父來了，一聽這話，誰也就不詫異了。

聖人不久連牀也沒有了，或是雖然有牀，不過但有牀的樣子罷了。原來聖人最憎嫌的，是外面發顯修德的模樣。所以聖人很喜歡提聖加祿保羅美的善表。這位聖人總不像聖經上說的那個布彼加納人，外面顯出痛悔補贖的形樣來，反常用心掩藏，叫人想他生活度日，全如別的樞機主教一樣，在屋裏有個樞機主教通用的體面床，人人都能看見，到底在一邊，還有個牀，別人看不見，是用木柴捆子作成的，聖人用的就是這個床。聖若翰味亞內也是如此。到底因為他不是樞機主教，所以在他屋裏，只有一個

床、別人看着、是個適於安息的床、豈不知却是苦身的利器。聖人將自己的毛褥子、哀矜了一個窮苦有病的、不久連枕頭也哀矜了他、以後自己但枕着一把乾草、鋪着一個很薄的草褥子、底下鋪着木柴捆子、但是白日、用被單遮蓋、誰也想不到內裏竟是這樣。某日、加大利納味亞內同比鮑斯太太、去拜見聖人的時候、聖人有了一件要事、該當出外、臨走前囑咐他們說、我把臥房一切事物、都已按排妥當、你們不必上去、替我處理。到底聖人不在的時候、他們上樓、進了聖人的臥房、因為他們想聖人在睡覺的時候、必行苦身的工夫、就掀開看了聖人的床、隨後按原樣又按置好、怕聖人知道了難受。

聖若翰味亞內親自管理臥房、夜間又沒有別人在院內投宿、所以聖人在屋裏、不拘做什麼苦工、本來是教友不能知道的。到底有等好事的人、暗中窺察、聖人的苦工、竟被他們知道了。既知之後、更想法細察、不多幾時、人人都知聖人苦鞭自打、與苦修會士一般無二。屢次上到樓房頂下的木板上、以石爲枕、過夜睡覺。守齋的苦工、更令人不堪設想。

有聖人的一位副本堂神父、願意知道聖人、當初果然行過多利害的苦工、就用套言向聖人說、「人都說、神父從前一連八天的工夫、不吃飯、也不費難。」若翰味亞內心誠如鴿、果然中了他的詭計、就老老

寔寔的回答說：「神父、人說的言過其實了、一主日內、但吃三頓飯、再沒有比這再少的了。」

聖人把自己所行的各等苦工、全獻與天主、求天主救拔本堂口教友的靈魂。幾時有一樣向天主求告的恩典、聖人更加倍克苦守齋。比如到了下會的時候、或是想着改正教友當中的某某壞風俗、或是切願感化怙惡不悛的人、回心改過、縱除他們的老毛病、或趕罪人回頭之後、替他作補贖、或是求天主賞他恒心到死的大恩。

聖人得這些神恩、全按吾主耶穌的表樣、不但守齋克苦、而且加工祈禱。每日早晨、兩點鐘起來、念夜課、經、行默想、四點進堂、拜聖體、預備作彌撒。起彌撒完了、就躬身謝聖體、給教友們講要理、直到正午、差不多總不出堂。除此以外、日間常行熱心神功、比如按聖人所發的聖願、每點一聞鐘聲、即念一遍聖母經、爲朝拜聖母、念日課的時候、默想耶穌受難的事蹟。一日之內、不拘見什麼光景、比如見人種地、或聞鳥叫、或見地上的花草、都能使他觸景生情、讚揚天主。

聖人既如此愛慕天主、天主還能不聽他的祈求麼。聖人提起自己在亞爾斯當本堂頭五六年的事蹟、就說：「那時天主賞了我多少恩寵呢、凡我向他求的、沒有一件不賞給我。」果然聖人所願意得的恩

寵、樣樣都得着了。聖人最大的願望，就是教自己所管的羊，都歸羊棧，所以不斷的虔求吾主耶穌，賞賜亞爾斯的教友，都回心向主，直至連一個迷路的亡羊也沒有才止。

到底聖人榮主教人的神火，極其廣大。趕把亞爾斯的教友，感化的熱心了以後，便想歸化別方的教友，熱心愛主。所以屢次出外，到附近堂口，相幫別的神父們。若有的堂口神父不在，聖人就代管教務。若有神父患病，聖人就去望看服事他們。另外是相幫神父們，出去給教友下會，使教友多得神益。一千八百十三年，聖人在泰伍相幫下會，把他那指引人靈的奇能，大大的顯揚了，因此連他盡本分的光景也改變了。就是那年起初，有些神父們給泰伍的教友下會，監管下會的是巴來依神父，這位神父，同聖人在修院同過學，因此很認識聖人，他就請了聖人，給特來塢的教友聽神功。頭幾個到聖人前辦神功的，恐怕也沒有想到，這位鄉下的小本堂神父，能有個什麼非常的神能。不料一辦完神功，覺着心曠神怡，分外有安慰，立刻就去告訴他們的親戚朋友，勸他們也到這位神父前辦神功。不久衆教友，差不多都是到聖人前辦神功。另外多去的，還是有學識的人。這次下會，整五個主日的功夫。那時特來塢的教友所說所論的，無非是亞爾斯本堂神父，指引人靈，如何明白，如何奇妙。下會的末日，聖人二十多點鐘的工

夫聽了神功。那幾個主日，聖人在孟南神父房院裏住着。這位神父，從前在味利野當過聖人的同憲。那天早晨兩點，強逼聖人從神功架子裏出來，見聖人困倦已極，叫聖人回到自己屋裏，上床休息一陣。但過了兩點鐘，聖人又進堂接着聽神功，自此以後，聖人屢屢往附近各堂口聽神功，講道理。因為那些堂口的神父，都爭着請聖人去相幫他們。有一位神父笑着說，亞爾斯本堂少吃多做，這樣的工人，誰還不願意要呢。一千八百二十六年，週圍有許多堂口，請聖人去，相幫教友預備得聖年大赦。相傳某堂口，有些地主，怕耽誤莊稼地裏的工，不准他們的工人往堂裏去，全行預備得聖年大赦的神功，但是那些工人，因為愛聽聖人的道理，寧願少掙工錢，不願耽誤一次道理。

聖人在各方講道理，聽神功，教友們都得了很大的神益。因此許多良心不安的人，盼望聖人往他們的地方去聽神功，但因盼望不到，就親自往亞爾斯去找聖人。從此一傳十，十傳百，不多時，各處的教友，往亞爾斯去的，連連不斷，趕在亞爾斯出了種種奇事，風聲傳出以後，往亞爾斯去的，每年足有兩萬多人。

第四章 聖人在亞爾斯建立主顧孤兒院及聖人受的種種大磨難

在亞爾斯本堂一生的傳上，另外有十年，叫人格外看着動情留神。在這十年內，不但近處各堂口的人，

就是全里雍省及全法國，也連外方各等的人，都起首到亞爾斯在聖人跟前辦神工，或討主意。在這十年內，聖人得了天主很大的恩寵，可也受了很大的磨煉。到底這些磨煉，成了他得那些恩寵的門路，也叫他真正成了聖人。聖人十年的工夫，辦的奇事，大半於歸他在亞爾斯建立的主顧孤兒院。

聖人創立這座孤兒院，滿了自己的兩個盼望。聖人第一個盼望，就是要想法教平民念書，因為聖人難受自己念書沒有念成，因此常結記在心，才到了亞爾斯地方，就多多給人分散書籍，他想相幫別人得些學問，就算給他們辦頂好的事。但那時在亞爾斯地方，同法國別的鄉村一樣，有許多人，不識文字，這樣還有的人家，得不着這種善舉的益處，所以味亞內神父，就想着在本堂口，設立學堂，收孩子念書，也不要學費。

聖人第二個盼望，是願救那些孤獨無靠的孩子們，因為亞爾斯週圍的地方，是平原，水土不好，勞苦的人，不得長壽。聖人代替這些地方本堂神父們的時候，屢次遇見那些無父無母的孩子，也常見那些父母棄捨的孩子，聖人誠嘆息悲傷，想法要救那些孤獨無靠的孩子們。聖人想起聖味增爵早年在這一帶，也當過本堂，他就求這位孤兒主保，默示一個善法，好從這災患裏，救些個孩童，另外是女孩子，因為

看着他們要有的危險更多。

聖人每次路過本村大街時，有一座房院，常使他起羨慕的心，因為他看那座房子，十分清靜，正合適立一個女學堂和一座孤兒院。聖人雖然很盼望買這座房子，但亦不冒昧從事，先熱心細想，又多念經祈禱，趕到看着這事能辦成，遂就買妥了那座房子。在聖人傳上說，聖人爲買這座房子，賣了在達地利所得的家產，其實不是這樣，因為聖人在那裏什麼財產也沒有，不過本家每年給他三百佛郎，當他應得的家業，聖人到死，年年也受過這個錢。許是聖人把自己後幾年的錢，讓與房主，當作房價，亦未可知。

那時雖然有了房子，但是還缺教導管理孩童的師姆。聖人辦這件事，很教別的神父們奇異反對，因為他不請修會的修女，却請了世俗婦人。但聖人既有時也得神光，能預知未來的事，恐怕是願意藉着這個光景，指給後世當本堂的，若多咱沒有修會的相幫，是應當如何辦理的。（在里雍城，有些熱心寡婦，立了一座醫院，名叫加爾瓦略太太善工會，收養不能醫治的病人，這是里雍城人立的最好的善工。這些寡婦，問亞爾斯本堂神父，他們是否該穿會衣。味亞內神父告訴他們，仍可穿世俗衣服，而且他們既是世俗婦人，還可些須妝飾一點兒。）

聖人在自己的堂口揀選了兩個幼年姑娘，一名本多拉爾德，一名加大利納肋撒尼，他兩人明悟德行，另外辦事的明智，都是出等的。聖人先打發他們往法蘭修女院學習管理學堂，一年以後，叫回亞爾斯，託他們管理孤兒院，也不用他們發願。他們兩個真滿了聖人的盼望，按聖人自己說的本多爲首，盡管理的本分，加大利納爲心，盡愛德的本分。後來又給他們添了一位，名叫若翰納瑪利亞，特爲作粗重的活。

聖人起首辦這件事，十分儉節，他先但收本堂口的女孩子念書，不向他們要學費，後來也收了些臨近堂口的女孩子們，但他們自己當出膳費。聖人本來另外願意收那些無父母的窮孩子，所以幾時有法子，就收兩三個，後來求的哀矜多了些，也就多收幾個。如此過不多時，地方就不足用了，亟當展修房院，先前聖人爲修理自己的堂，曾親自作活，如今爲擴張嬰孩院，也很願自己勞苦，就如親自攪石灰、鋸木料、背磚擔石。剛一蓋成房子，收的孩子就住滿了，這樣差不多二十五年的工夫，房子常是滿的，也沒限定孩子們的數目，來多少，收多少，但另外是收十五歲至十八歲，沒受過教育的那些窮苦幼年女子們，也收了許多青年女子，這些女子，在院總當領了頭次聖體，才能出去。

亞爾斯孤兒院、以簡單說、很是新奇。飯廳、自修室、工作室、都在一個大屋裏、散心的地方、就是菜園子。孩子們也沒同一的衣服、所穿的都是他們來時穿的衣裳、或是別人哀矜給他們的。論教育、也沒有公共的章程、不過按他們每人的能幹、授合式的教訓、大半但習看書、寫字、算法、或縫織的手工、洗補衣服等事。按實說、他們這樣的學習、爲在鄉莊裏、當婢女也算數了。果然他們到二十歲上出去、大半是在鄉莊上作婢女、有時也有早些出去、侍候人家的、但只是在夏天的時候、趕到冬天、就又回孤兒院、作靈魂肉身的休息。後來許多的出了嫁、也有些個入了修會、聖味亞內就盡父親的職分、給他們備辦衣服、供給一切的花費、安排一總的事、也給他們出主意、勉勵他們。他們多咱遇着什麼難處、也回到聖人跟前、求相幫安慰。

聖人爲盡自己司鐸的本分、也多依靠這孤兒院、所以多咱有求的恩典、就立刻托嬰孩們祈求。因爲聖人思想、他們因貧窮幼稚、在天主台前、是很有勢力的。後來在亞爾斯有多少罪人、因聽聖人講要理、問答、回了頭、但聖人起首就是在亞爾斯孤兒院給孩子們講要理。聖人每日吃完午飯、就進那座大屋裏、坐在桌邊、孩子們都團團的圍着聖人、聖人向他們整一點鐘的工夫、講要理。因爲聖人不害怕給小孩

子講道理，不久雖然沒有預備，也敢隨口開講，並不用他記的那些修飾預備的話，這樣他講的自然，又中聽又感激人心，不久也准外方的人進去，因此聽道理的一天比一天來的多，至於滿了講道所，人數既多，就常移在堂內，聖人那時在堂裏講道，仍然同在孩子們跟前講道理，一樣誠切，一樣自然，這樣也算孤兒院的嬰孩們，補報了聖人賞他們靈魂肉身的大恩。因為是他們相幫聖人，成了那一世紀很出名的演說家，雖然這事他們也沒有想到，聖人也沒覺知，到底實在是如此。

這孤兒慈善事業，存在了二十五年之久，每日的支費，多半是慈善家哀矜的。起初聖味亞內求了些哀矜，為嬰孩們買了些地，僱人耕種，以後因聖人沒有工夫，好好管理這事，就把這地租給別人了。但院中嬰孩，有七八十個，都是鄉村出身，飯量正強的時候，因此每年的租銀，很不敷用，所以聖味亞內就托靠天主照管。

天主明見聖人為救養那些孩子們，下了多少辛苦，所以待聖人很是大方，用了無數奧妙法子，到時候就給他打發要緊的哀矜，如同待了聖厄艾當、聖味增爵及別的大方愛慕窮人的聖人們一樣。

一次聖人欠人家麥子錢，到了交錢的日子，手中仍無錢支付，先前已經向債主求過一個長久的展期，

如今難能再求展限了，聖人就拿起那拐杖來，念着串經，往鄉野去，忽然遇見一個婦人，向聖人說，你不是亞爾斯的本堂神父麼？聖人答說，是。婦人說，我有些錢，是別人託我交給你的。聖人說，這是彌撒錢麼？婦人說，不是，盼望你爲他念經就是了。婦人說畢，並沒露自己的姓名，轉身就走了。聖人就用這些錢，把麥子債還清了。又有一天，聖味亞內給相幫他的戴樂德神父說，我十分麻煩，因我欠別人三千多佛郎，哎，該常小心，不要欠賬。戴樂德神父答應說，噢，神父，放心，天主要安排這事。第二天，亞爾斯本堂神父講完要理，出堂同戴樂德神父彼此說了幾句話以後，接着就說，我很忙，我要數我的錢去。不久聖人回來，喜歡的說，我們如今得了許多的錢，成了出等的財主了。今早我出堂，身上帶的錢如此重，差不多教我不能行走了，我一行動，錢袋就搖盪，必須用兩手扶着他纔行。戴樂德神父就問誰給了神父這們多的錢，聖人給他答應這句話說，「必是有人給了我的。」這許是他的恩人們，求着不露他們的姓名，或者聖人還不認識這些恩人。因爲那時，常有熱心教友，行哀矜，不願意人知道，且還有不願意教神父知道的。又因爲聖人，另外愛慕這種謙遜，若給他行哀矜的人，沒有露名，聖人也不願意查考行哀矜的是誰。天主屢次用這種謙遜熱心的教友，給聖人供送要緊用的銀錢。若多咎有人，給聖人提起天主如此相

幫過他，聖人也不怕相反謙德，就老實說，真的可以能說，我們是天主溺愛的女兒了。但天主對於聖人，還格外發現了自己的愛情，也待聖人如同待那些大方愛人的聖人們一樣。就是天主為表明聖人所行的善工，全是隨自己的聖意，就不用世人自己親自相幫聖人。

這些奇事內，有一件很出名的。聖人因謙遜的心，總不說天主為他現過的聖跡，但這件事，聖人親自述說過好幾次，仍是本着謙遜的心，因他以這事，不為自己愛德的賞報，却作他缺少信德的責罰。那時饑頭用盡了，麥子連錢也都沒有了，平日聖人在困難中，嘗投奔的那些恩人，現在不願哀矜，這些人，或是沒有錢給，或是再沒心給了。當這光景，聖人估量自己，被天主棄捨，心中甚覺苦惱。在這番苦惱中，就想起從前起首讀書的時候，自己念書不能用功，很覺失望難受。投奔了聖方濟各，賴日思的相幫，也果然得過好效驗。所以這一次聖人又求這位聖人的相幫，拿着聖方濟各的聖髑，到倉房，埋在剩下的一把麥子裏。第二天，孤兒院的師姆，來給聖人說，他們一點吃的也沒有了。聖人哭着答說，事既如此，我們只好將我們那些可憐的孩子打發回去吧。到底聖人伴同若翰納瑪利亞，香奈，慢慢的往倉房裏走，心中悵惘懸繫，開倉門一看，只見倉裏滿滿的都是麥子。

人在天主前越得寵幸、越謙遜自己、這算聖德的一種真憑據。亞爾斯本堂神父、在這光景裏、很顯他是一位真實謙遜的聖人。因為聖人雖然很喜歡、如今能養活自己的那些孩子們、他却俯首謙下、如同一個小孩子、犯了過錯、要受責罰似的、也親自把這事報給嬰孩們。雖然這事是發顯天主很看重聖人的德行、聖人述說這事、不但不加誇獎、且好象承認自己的罪、給他們說、我的小孩子們、我缺了依靠天主的心、因為我起過打發你們回去的意思、所以天主就罰了我、除聖人以外、誰肯信是天主罰了他呢。

亞爾斯堂口的教友們、都來觀看、因此這個聖蹟不久人人都知道了。過了幾年、白賚主教德巍去亞爾斯看望神父的住處。伴同聖人、去到倉房、自自然然的、在牆上、指着問聖人說、那麥子增到此處麼。聖人沒有理會主教的話、有什麼意思、就在牆上以手指定地方、比主教指的還高、說麥子增到此處。主教也沒說什麼、遂就出了倉房。這位主教、原來看亞爾斯本堂神父、如同是一位聖人、很怕傷了聖人的謙遜。他的意思、不過是願意教聖人、把這奇事、給自己述說一回就是了。

大凡聖人們在世上受天主的特恩、也必須同時受大艱難、這樣聖味亞內也受了很多的艱難。聖人差不多十年的工夫、受人評論猜疑、凌辱妄証、並很利害的嚇唬。人們為教他離開聖德的道路、為阻擋他

相幫人的靈魂、爲消滅他所立的那些慈善事業、什麼法子都用過。

聖人起初受的艱難、是從附近本堂神父們來的。當着這些神父、抱病在床、聖人替他們、給教友下會的時候、他們極口讚美聖人、救人靈魂的心火。但後來一見自的已多少教友、都往亞爾斯去見聖人、他們就把聖人救人的心火、看着過餘、也彼此起首抱怨說、難道叫這個沒學問的神父、替我們指引教友的靈魂麼。誰不知道他、單爲學拉丁文、費了多大事、差不多從大修院被逐回家。不論別的、但看幾個去亞爾斯的人、就明白了、因爲這些人、什麼命也不聽、平常開工神父、給他們出的主意、他們也不聽、說亞爾斯本堂神父、給他們出了別的主意。再說、他度日這樣古怪、矯同立異、事事與人格別、過餘克苦、真教人奇異、豈不令世人壞神品班的名聲麼。至論他的孤兒院、不同別的孤兒院一樣、事事但依靠天主、都至於冒失的地步。

這就是在臨近堂口的神父肯說的話。他們說這些話、有時也不是出於嫉妒、因有與聖人同過學的、還記得他學問淺薄。而且聖人常說輕慢自己的話、至論他救人靈魂得的效驗、總一句不提。另外有些人、從亞爾斯回去、隨口讚美這位新聖人的高德、這樣有好些神父、譏謗聖人、也算出於好心、也不怕過餘、

因爲他們估量這事、爲聖教會、很有益處。

這些神父、把彼此談論的戲言、後來也明告訴給衆教友。有的本堂神父、也禁止教友、去亞爾斯辦神工、誰若不聽、該受罰、不給他赦罪。也有許多的神父、主日上講道理的時候、給教友說明靈魂不合適的指引、是很有關係的。後來聖味亞內談論起自己艱難的那幾年、就說、那時週圍的神父們、在講道台上、只講亞爾斯本堂神父、再顧不得講聖經了。

既而神父們、見如此苦勸教友、仍是無效、往亞爾斯去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就拿主意、上告主教。果然白賚主教、接了四方怨恨亞爾斯本堂神父的信。有好些本堂神父、大家會商、聯名給主教寫了一封公函、告說亞爾斯本堂、救人靈的心火、很是冒昧、而且他學問不足、怕爲教友的信德有大關係。

這些事、聖人也全知道、因爲有些神父、對聖人當面提過、他們想如此辦、還是憐愛聖人。也有的給聖人寫信、告訴他。當着那些神父、大家具名給主教寫信的時候、同時也給聖人寫了一封信、用很硬的話、說明他們求了主教、取消他的職分。雖然如此、聖人並不怪異別人批評他太嚴。因人雖說他如此不好、他却想自己比他們說的還不好、所以想、主教一定快要撤他的職分、他也估量這事辦的還要嚴厲、想主

教要禁止他行聖事、教友們要拿棍子趕出他去。後來聖人親自說、『以我看來、那時衆人都該罵我、因我這無用廢人、單作他們好處的阻擋、竟敢如此長久、住在這個地方。』

雖然如此、聖人既是這樣熱腸的人、在這大難裏、當然難受的很、另外難受的是因爲這患難、出自他同品的人。但聖人都甘心忍受了、且喜歡受他們的輕慢。自己幾時見教友、擁擁擠擠的、跪下求他降福、一想起這個輕慢、就總不敢起驕傲的念頭。聖人還格外喜歡、因爲他能向自己說、十字架、就是天主給自己的朋友、賞賜的禮物。聖人後來講要理、講論苦難十字架的時候、聽道理的、容易理會他、是想起那幾年所受的窘難來。且有時、聖人簡直的提說他所受過的患難。有一天、聖人說、我們該求天主、賞我們愛慕十字架的恩典、因爲這樣、十字苦架、也覺很甘飴了、這樣我四五年來經驗過的、（聖人四五年受人特別利害的窘難、但這艱難、原來延長十數年的工夫、）我那時、也大受別人的讒謗、反對、就如被人東撞西推一般。那時我真有十字架背、差不多比我所能背的還多。但我一求天主、賞我愛慕十字架的恩典、我就覺的很是有福、也向我自己說、真福但在十字架、是從那裏來的、一定是從天主來的、也一定是天主、給我們賞賜這個法子、爲證明我們的愛情。

亞爾斯本堂神父說他的十字架那麼多，教他差不多背不動了。這也說的不算過餘，因為工夫不大，不獨他同品的人，連世俗人也難爲他。不但受人嫉妬，還受人妄證，惱恨同品人，但譏笑他無知，世俗人竟敢疑惑他品行不端。聖人那時接了些無名信，信內用很傷心的話，責斥聖人辦了醜事。趕早上到堂的時候，見牆上貼着無名單子，誣告他夜間作惡，其實聖人多半夜念了經，也妄指聖人額上，因克苦有的皺文，是品行不端的憑據。

人們這樣譏謗聖人，聖人不但報怨，還寬免原諒他們的過錯。聖人明知他們全是妄證自己，心裏很是難受，因為他們這樣犯罪得罪天主，但聖人也不教說他們是惡人，因為依他看來，他們說的話，果然不是真的，單他們說自己是個無用的人，說的很對。聖人還喜歡天主許人親反自己，因為想世俗的反對，是天上來的福，這麼多的人凌辱他，也是堅固他，當着別人讚美他的時候，退去驕傲自愛的誘惑。那時聖人想本主教，一見他受人踐踏，如路上的泥一樣，（這句話，是有一天，聖人親自說了的，）一定要將他趕出亞爾斯堂口去，但這爲聖人算一種安慰，因為聖人想主教如此待他，才合適。最奇妙的，是聖人雖然受如此的難爲，他相幫人靈魂的心火，一點也沒減少，雖然他心裏有種種的苦。

惱一點不阻擋他辦各樣的事就如講道理、聽神工、給人出主意等等，全如從前一樣勤謹。人若看他這麼精細、盡各樣的本分，誰也想不到他心裏常存着自己不堪盡這些本分的意思。後來有人問聖人，怎麼能在這樣長久的艱難裏，還能平安盡各樣的本分。聖人答應說：若作事並不覺事中的趣味，這才算真能給天主多辦事。我果然天天盼望人把我趕出去，但我作事的時候，就如我總不該離開這裏一樣。聖人甘心忍苦，實足叫人驚奇，是因為當着聖人受人窘難的時候，同時還受魔鬼的難為。魔鬼難為聖人，已經算很利害的了，又因此引起衆人的妄證、譏笑。（一總聖人都受一份子艱難，煉淨他們，把他們引到齊全地步上，但天主給他們加這分患難，也十分合理。有的聖人就如聖方濟各來日斯、週旋人間，專務救人的靈魂，他們受的是人的難為。又有那些隱修士，就如聖安當一個人常在曠野裏專務修德，成全自己，他們受的是魔鬼的難為。聖人本來常在人中勞苦，專務救人靈魂，到底也受了魔鬼的難為。這許是因為聖人雖然在人中勞苦，也有隱修士，白日勞苦，黑夜隱修一樣的光景。但聖人受魔鬼的難為，同曠野裏出名的隱修士所受的，不全一樣，因為聖人受的，另外是阻擋他救人靈魂的窘難。）魔鬼難為聖人，差不多有三十五年的工夫。

寫聖人傳的人，容易把聖人受的這樣長久的苦難，描寫出來，因為聖人常背述說魔鬼難為他的那些光景。所以他們不過把聖人屢屢說過的，重說一回就是了。惟有那令人看重自己的事，聖人總一字不提。若有一事，他估量能教人輕看自己，聖人就肯承認述說。至論聖人內修的神樂，誰也不很明白，因為聖人提說的很少，也不過暗指的說了幾回。聖人把魔鬼種種的難為，看着為自己一點光彩也沒有，所以若有人問這些事，他回答一點不作難。有一天相幫聖人的一位神父，向聖人說：魔鬼為什麼不難為我們呢。聖人答說：就是因為你們很好，很熱心。看這句話就能知道，聖人為什麼給人述說這些事，一點也不作難。

聖人起首，是內裏受很利害失望的誘惑，常想起自己從前的過失，和現在的缺欠，依他看來，是不能升天堂，定要下地獄的。他看自己，為救人靈魂勞苦，也是毫無益處。聖人人生平有活潑的信德，常堅信切望天堂，如今竟想自己，總不能到天堂去，所以這種誘惑，為聖人是頂難當的。且也是很有危險的，能阻擋聖人救人靈魂的心火，因為聖人那時，看不出自己為救人靈魂，是很有勢力的。但這些誘惑，既不能叫聖人懈怠盡本分，魔鬼就又用擾亂，來囉唆聖人。聖人本來不是輕信的人，不容易受那虛想像的迷惑。

聖人起首，自己也不信這難爲，是從魔鬼來的，但既細查，晚上聽的那些奇異聲音的來由，什麼真緣故也沒查出來，纔知道這是從魔鬼來的。

有一天黑夜，聖人聽見厲厲害害的敲門，就開開窗戶，問說：是誰呢？但無人答應，隨後又聽的敲他樓梯的門，聖人又問說：是誰呢？仍無人回答，聖人思想：是賊來偷盜，因爲前不多幾天，亞爾斯公爵給他送了些、妝飾聖堂的體面物品，都在神父的住處放着，所以聖人想該預先防備，就請了幾個膽大的人，四外看守。這些人連着來了好幾夜，也聽得這個響動，但什麼也沒有看見，後來上了鍾樓看守，也聽得很大的噪鬧，仍然不見什麼，看守的人也大害起怕來，聖人自己也覺心生恐懼。在冬天有一晚上，聖人又聽得很厲害打他的門，他急忙下床，出院查看，因那時正下了雪，聖人估量，若果賊來，雪裏一定有腳踪，好捉住他，但各處毫無踪跡，也不見什麼，也聽不得什麼，從此聖人再不疑惑，明知是魔鬼來擾亂他了。魔鬼這樣擾亂，若真有意恫嚇聖人，他算白費了事。起初聖人想是有人謀害自己，果然大爲恐懼，趕一切實知道，是魔鬼的擾亂，就不那麼害怕了。人若知道聖人的稟性，也就不能奇怪這事。魔鬼的本意，定是願意叫聖人，黑夜不能安息，白天盡本分，不得什麼效驗。因爲魔鬼來擾亂聖人，好想

全是不叫聖人睡覺的。多次聖人聽的、連緒同調的聲音、這樣聲音、實在能阻擋人睡覺。且這種聲音、一天同一天、也不一樣、大概是怕聖人慢慢的聽慣了、再沒效驗。有時是鋸木板、或鑽木頭的聲音、有時是木頭上釘釘子的聲音。還有時好相有幾營兵、從他門前過去。或聽的一羣羊、在他屋頂上踐踏。或一羣馬、在磚地奔跑、或敲打他的桌子、水盆。有時聽得好相有人、在他傍邊用鐵圈箍桶、有時好相全里雍的車、在他樓板上旋轉。有時候、好相有些人用他不懂的話、在他院裏爭嘈。一連好幾天如此、聖人說、魔鬼在他院裏會議時、用的話、好相奧國人的話、因為聖人前幾年、從里雍到厄肋腦波領鐸品的时候、在路上遇見好些奧國兵、聽過他們說話。還有時聽得開門、喊着他的姓名、咒罵他、屢次咒罵聖人是吃山藥的。遂後他屋裏的桌椅、板橙、就亂動開了、他的窗簾子、這樣搖盪、叫聖人奇怪沒有撕破、也屢次把聖人從床上推下去。

聖人雖然肯述說、魔鬼用什麼法子、騷擾他夜裏安息、但總不露自己、用多大的忍耐承擋了這些難為。肯述說魔鬼如何攻打他、可是總不說他如何敵擋了魔鬼的攻打。不過有時提了幾句、就可以看出來、聖人的忍耐、修到了至極的地步。也有時候、天主報答聖人的忍耐、叫魔鬼立時停攻。聖人說過、有一晚

上、魔鬼難爲他、比平常還厲害、他就從心裏說、我天主、我甘心願意不睡覺、把這苦獻給你、爲叫罪人回頭、才說完這話、立刻就得了安靜。

我們也可想到、聖人如同聖女德肋撒及許多聖人們、有時勇敢無懼、退驅魔鬼、有一次、聖人給魔鬼說、我要去孤兒院、給他們述說你們的這些詭計、好叫他們輕慢你、那時魔鬼、立刻就不敢亂鬧了、有時魔鬼攻打聖人的忍耐、叫他生氣憂悶、好幾次臟污聖人所愛的聖像、但也不中用、聖人總不抱怨、雖然十分瞌睡常甘心忍受、不能睡覺的苦。

不久聖人理會出一種光景、很能安慰自己、就是看出、若多咱有個大罪人、起身要往亞爾斯去、魔鬼的難爲、就從新起首、或比從前更厲害、所以多咱安靜的時候、忽然又亂鬧起來、聖人很是喜歡、因他知道這是一一個大罪人、要回頭的好先兆、果然這事也常應驗、聖人臨死前幾年、這些難爲、慢慢的就少了、以後夜間再不聽什麼響動、但在聖人吃完午飯、歇晌的時候、有時魔鬼還來騷擾、這些擾亂、直到死前六個月、方才完全沒有了。

至論聖人受人的難爲、完的更快、相反聖人的人、本願意靠着白賴主教、讒害聖人、那料想保護聖人的、

正是白賴主教，因為這位主教，很是良善明智，爲撤革自己的一位司鐸，必先得詳查他，在言行本分上如何，然後纔定辦法。所以主教親派兩位總大司鐸，到亞爾斯調查這事。這兩位神父，細細考問了聖人，也親眼見過聖人，如何盡本分，并没找着一點可責備的事，不過請聖人，嗣後如有格外難解的問題，自己解決了後，以還該稟知本主教。聖人全心聽命，不久就呈稟主教，二百餘難題，主教親自詳加審查以後，就明明承認說，單有兩個問題，若自己要解了，恐怕與聖人解的不全一樣，其餘別的，聖人解的完全妥當確切。因此以後，再不准譏評聖人有聽神工學識不足。有一天，有人在主教前，又說起這樣的話來，主教着實反對那人說，亞爾斯本堂，有學問沒學問，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他是個有明智的人。

這樣論聖人的學問，主教全然放心，至於聖人的德行，主教不過同聖人談了幾回話，就早已明白放心了。先前主教聽人說，亞爾斯本堂，是可笑的人，趕後來一見面，就看出他是聖人。從此以後，主教也稱讚聖人的熱心，和刻苦，也總不讓人譏笑聖人。有一天，有些神父會議，會中譏笑聖人，的主教正色對他們說，巴不得你們也帶一點這種瘋狂纔好，這也傷不了你們的明智。又有一天，主教談話，說起聖人來，很顯尊敬的心，聽他結尾的這句話，好相是盼望把他這話，傳給別人知道一樣，主教穩重的

接着說、亞爾斯本堂、真是個聖人、是我們該驚訝的、堪作我們的榜樣。這話不久、果然正是照主教的意思、傳到全區、因此好些人、再不敢明着譏笑聖人了。

相反聖人的人、慢慢都起了看重聖人的心、這本不是因主教的勢力、實在是聖人的德行感化到的。看孟南神父記載的一個故事、就可以明白。有一回、聖人接了某神父的一封信、信上起首就說、本堂神父鑒、誰若念了高道理、如同你這樣淺薄、他不可入神工架子聽神工。其餘寫的、都是這類的話。聖人平常因接的信太多、又沒工夫、差不多都不給回信、但這一次、立刻就答了回信說、「我可愛可敬的神父大鑒、我理當格外愛你、因惟獨你一個、真認明了我、你的良善愛情這樣大、叫你結記我可憐的靈魂、我實在沒有學問、不堪當本堂神父、我也早求了上司、脫卸這個職分。請你相幫我、得此恩寵、請主教另派亞爾斯本堂、讓我退避一隅、好痛苦補贖我的罪過。滿紙寫的、都是這樣懇摯的話、那位神父、一見聖人在這信上、發顯這麼大的謙遜、心裏實在羞愧難過、親自到聖人跟前、求了寬免。

這些譏評聖人的神父、後來都當了聖人的朋友、多半是聖人親自一一感化了的、他們因好奇的心、願意知道聖人實在的光景、就同聖人結密切的來往、這就足毀消散他們以前的猜疑、有的去亞爾斯見

過聖人幾次、有的或且只一次、就足叫他們羞愧、先前沒有認透了聖人。他們見聖人如此良善、沒有一個心裡不感激的。不多幾年、神父中、再沒有相反聖人的了、在世俗人中、也漸漸消滅、至少再沒有敢妄證聖人的了。

到底這些艱難過了以後、聖人還過了最傷心的一種難為、就是人逼着他、解散自己立的主顧孤兒院。那時孤兒院、各事都很順利、寄宿的孩子、至少常有六十個、本鄉的人、也多來找他們當婢女。至論為將來的事、看着也是能辦妥當的、因為聖味亞內見他先請的兩位姆姆、上了年紀、就又選了兩個幼年女子、姓費利亞是姊妹兩個、接替他們。聖人先遣送他倆、到女校、受完美的教育、將來接替那兩位姆姆。奈何聖人雖竭力整頓、也沒有保存住這座主顧孤兒院。因為相反這善工的人太多。教育局排斥亞爾斯孤兒院、非正式學校、又非適當的孤兒院。神父們批評院中管理孩子、不用修女、偏盡用世俗婦人。本亞爾斯也有好些人、報怨他們的女子、同那些貧家孩子們、一齊受教育。此外還有好些事、不洽人意、有的批評孩子們、衣食、念書等事、有的攻斥招生的年紀。聖人見報怨自己的人、這樣多、又看出本主教在這事上、也顯同意、心想自己不可固執己意了、遂於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間、在主教派的一位總大

司鐸而前，把孤兒院的一切房屋，連正修蓋的小堂，讓給布爾額聖若瑟修女會的總長。從此亞爾斯孤兒院就消滅了。聖若瑟會的姆姆們，將這孤兒院，改作寄宿學房。

但按聖人要求的條件，他們也開設一個學校，不收學費，專招本村的女孩子們讀書，這樣聖人先前的善舉，還算沒有完全取消。聖人爲圓滿這慈善事業，仍積極進行圖謀，叫男孩子們，也得一樣的益處。嗣後本堂口的人，也竭力附和聖人的主意，又有厄賚公爵，樂善好施，相幫了這事，所以聖人於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三月十二，就成立了不收學費的男學堂一座，將校中一切事宜，全交白賴聖家會修士經理。工夫不大，聖人同這新學堂的兩位修士，來往的很親切，這兩位修士，一名亞大納削，一名熱維尼莫。亞大納削，屢次給聖人盡過秘書的本分，也是聖人列真福品的一個見證人，他也見了聖人列真福品的榮耀慶典。至論熱維尼莫，聖人常稱他爲自己的同伴兒，他也差不多沒有同聖人分離過，當過聖人的管堂的，聖人遇着人衆擁擠的時候，他給聖人當過護身員，常衛護聖人，不受亂人無意中的推碰，每天早晨，他相幫聖人穿祭衣，聖人死後，也是他把聖人入了殮。

這樣自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亞爾斯的一總男女孩童們，都沒出一點學費，受了小學教育。那時在法國

別的鄉村裏，差不多都還沒這樣的學校，亞爾斯一個偏僻小村，五十年前，已得了這種恩惠。這番恩典，正是被人譏笑，沒學問的那位神父，給他們創辦的。

聖人眼見男學校，已行成立，稍稍得了些安慰。到底孤兒院消滅，女孩子盡數遣散回家，爲聖人原是一番莫名的苦楚，可算他一輩子，受的最大的苦。因爲這個慈善事業，全是聖人自己想起來的，也是全照聖人的意思，用盡他的銀錢，費盡他的心血建造的，聖人也十分鐘愛這個善功，二十五年的工夫，天天辛苦計算出入的費用。聖人眼見這工程消滅，爲他真不能再有更大的難受了，但聖人仍然甘心承當這個試探，毫不抱怨，因爲他想若這番艱難，能洗盡他自愛的踪跡，這試探真算是天主的大恩了。有加大利納肋撒尼，記載這事說，望天主於諸事受讚美，天主准許這事，一定是願意教他的忠僕，更多棄絕從行善覺的歡樂，聖人心裏一定也有這樣的意思。（加大利納肋撒尼，早知到亞爾斯本堂，真是聖人，所以他早拿了主意，每日記錄聖人的言語行事。趕孤兒院消滅以後，他仍侍候聖人，也接着作他的日記。他的同伴本多拉爾德，管理孤兒院，管的很好，但他早得了善終，沒有受消滅孤兒院的憂苦。臨終的時候，很顯喜歡，盼望享見天主，在傍的人，見他年未及老，就要去世，不禁傷嘆安慰他，他答應說，你們還

願意我在世上麼、但我在這世上、總覺不慣熟。

平常人在這艱難試探裏、大都是顯然看出別人的惡心、到底聖人單看出是天主的聖意。聖人看的果然不錯、因為當時這試探、不但叫他完全犧牲自己、而且相幫了他、盡救人靈魂的分。

殘遭泯滅的孤兒院、多年的工夫、實在另外的相幫了聖人、辦救人靈魂的事。因為聖人成了這樣超群出衆、句句動人的宣講師、是給那些女孩子們講要理、練習成的、又因為聖人、收養的那些無主女子內、好些個從未受人經管、早已走了錯路、聖人指引他們的靈魂、洞曉人心的軟弱。此外聖人常說、有許多罪人、來到亞爾斯痛悔改過、是因那些孩子們念經、為他們求得了這回頭的恩典。雖然聖人說這話、本是出於謙遜的心、願意教別人想他念的經、毫無效驗、然而聖人說的、也不是沒有理由。

天主給亞爾斯本堂神父、定的本分、原來不是為辦理愛德的事工、本是教他歸化光照人的靈魂。也果然聖人盡這個本分、要緊全使他的明悟、他的愛情、他的工夫、顧不得管別的事了。為此在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德魏主教已經不准聖人、同別的神父、一齊去作避靜神功。曾給聖人說、你來這裏作什麼、難道你不知道、在那裏、有許多靈魂等候你麼。十二年以後、聖人不獨一年裏、難得幾天餘剩的工夫、就是在

一天內、也難找兩點鐘的餘暇。還不是說、找兩點鐘、爲歇息散心、是除聽神工、給人出主意、講道理以外、爲辦別樣要緊的事。那時各處的人、如蟻似沙的、都往亞爾斯去、渴望得罪之赦、或向聖人討問主意。所以當時、聖人若再經管別的善功、必定要耽悞他這爲首的事業。工夫不大、主教還派了好些專任講道下會的神父、相幫聖人聽神功、准聖人自由裁奪派遣調用、看下章就可明白了。

第五章 聖人潛離本堂及聖人的助理司鐸

這章裏的事、雖然不是一年遇的、到底這裏都記在一齊、免得下章記亞爾斯旅行朝聖事、再攙雜本章許多事情、不如分門記出、各不相混、如此兩下裏就都一目了然了。

聖人看着、除了管理自己的小堂口以外、又得指引這些外來的人、覺着事繁任重、十分可怕、他想自己身體軟弱、才淺學薄、定是不能勝任的、左思右想、總覺事情難辦。再說聖人本愛多行祈禱、但當時完了本堂的事、還得應酬外來的人、從早到晚、也得不着多行祈禱神工、因此聖人心中自想道、若我退在一個僻靜無人的地方、定是一件很好的事。主意一定、遂乘夜深人靜時、拋下本堂、一人悄悄逃走了。走了不遠、忽然站住、自問道、我辦的這事、真合天主聖意嗎、我在曠野祈禱、固然不錯、但若在外傳教、只勸

得一個罪人回頭，不是比我在曠野裏行的各樣神工，更有價值嗎？想到這裡，立刻就反身回堂，並說：我必要勇往直前，至死盡這個本分，除非身臥床上，再起不來，就算完了。

後來聖人把這回事，告知了別人，但未說明，何月何日。細察始末，大約是在一千八百四十年。三年後，聖人果然積勞成疾，身臥床上，起不來了。聖人想天主必是借這場大病，准他脫離責任，也恐怕是不得不脫離的了。

一千八百四十三年，聖母月起首，聖人照常年習慣，每日晚上，給教友們講幾句聖母的道理。趕到五月初三，聖人纔上台講道，就覺身上很不舒服，實在沒力再講，因此不得不退下講台，暫且臥床休養，以待將來。衆教友見這光景，想聖人必是患了癆症。真的自那以後，病一天重似一天，熱度常常不退，因此病人一陣一陣的頭昏目眩，就相不省人事一般。在旁的人，急忙請了三位大夫，來看聖人的病。三位大夫一齊查看後，都說：差不多沒有一點盼望了。全村教友，一聽說聖人病難保全，個個悲傷掉淚。要知他們多麼心焦麻煩，看額來公爵夫人，一千八百四十三年五月十號的這封信，就可想見一斑了。信內說：自聖人病重後，亞爾斯的教友，有的含淚涕泣，有的放聲大哭，那一種悽慘的情景，不但教人一見傷心，而

且另顯一番信仰的至誠。因為聖人未來亞爾斯以前，堂內空虛無人，如曠野一般，如今却是滿堂教友，流淚哀禱，各祭台上，也點了蠟，每人手裏拿着念珠，都是熱切祈求，盼望天主賞賜聖人病好。衆教友既知聖人病勢十分危險，都怕生前再得不着見面，個個爭先恐後，總想再見聖人一面，并求他末次的降福。但是人多心切，門庭窄小，不免過餘擁擠，所以聖人病的頭幾天，門口派人看守，到底人們還是不得安寧，必須宣告某時某刻，聖人要起床，公共降福，他們這才平安了。總而言之，凡在天主前能發的真信切望，他們都發了，在人前所能顯的真情孝愛，他們也都顯了，這都是我當時親眼見過的，但若是沒見過，必定也想不到這番動心的情景。

聽神工的神父，怕聖人或有不測，就想給他送臨終聖事。但大夫們囑咐，不叫病人心內受太利害的感動。因此當時在亞爾斯的神父們，彼此商量，送聖體時不打鐘。豈知聖人聽了這些話，很不快意，轉身向在傍的人說，快叫人去打鐘，教友不該爲他們的本堂神父念經嗎？才打了幾下鐘，全村教友都來到堂裏，一齊陪着聖體，直到聖人門口，只因屋小人多，所以教友有的跪在院裏，有的跪在街上，一邊念經，一邊流淚。但是神父們和額來公爵及其二子，并別的幾個人，得准擠入屋內。一位神父問聖人說，神父全

信聖教會中各樣道理嗎。聖人答應說：在這事上，我本來沒有半點疑意。又問說：神父全寬免了一總的仇人嗎。聖人答說：因天主的恩佑，我從來沒有盼望一個人受害。額來公爵夫人有一封信，內裏記聖人領終傅前後情景，這封信是那月十號寫的。所以大半就是當天，或前一天，聖人領了終傅。

第二天早晨，醫生又來診脈，細細察看以後，想聖人必定什麼也聽不見了，遂高聲說道：不過還有幾分鐘的活命就是了。聖人那時，看着雖像要死的人，大夫說的這句話，他却聽的十分清楚，覺着很害怕，去聽天主的審判，就向天主說：這樣可怕的會面，請你再給我多讓一會兒吧。

四個月以後，聖人回了達地利，把自己臨終的苦況，給人家述說了一遍，特向他表姐說：表姐，你多咱守候臨終的人，相幫他們預備去見天主，除非見他們一定死了，總別忘了常同他們說話。因爲你看我病的那幾天，衆人都想我快要死，把他拋在一邊，什麼也不和我說，我就但等着去聽天主的審判。趕大夫看了我的脈，說：再活幾分鐘就完了，我心裏也自想道：味亞內呀，再過幾分鐘，你就得赤手空拳，到至公義的天主台前聽審判去。既而我轉念一想，又記起門外的那些人，都是從遠方來，盼望在我這裏辦妥當神工，因此我就把我全心托給聖母和聖女斐肋美納，也向天主說：天主，若僕還有點用，敢求你別收

了我的靈魂。說也稀奇，正在我求的時間，覺着精神倍增，力量也復生了。

原來聖人早已請神父，在聖女斐肋美納祭台上，爲自己作一台彌撒。聖人覺着疾病除去的時候，正有神父按他的意思，作這台彌撒。

本村的教書先生，貝爾地昂，日夜在聖人床前伺候他。那日見聖人臉上顯出一種靈魂不可形容的苦況。在聖味亞內列入真福品的案件上，他作證說，彌撒上台以前，我看着我，味亞內有驚怕的樣子，五官四肢，都流露一種恐慌的態度，我加倍留神，看了他的動靜，總想他大數已到，將要一命嗚呼了。豈不知彌撒一上台，他立時就顯着平安了，我細看他的面目，真好像一個人，見了什麼安心樂意的事。彌撒剛完，他就高聲說道：吾友，我身上方才有了了一種大變動，我的病全好了。

果然從那時候，病漸漸的痊愈，力量也漫漫的復了原。趕那月十九，聖人雖是久病初起，已能着人扶持入堂。進堂後，聖人跪伏祭台前，想必時將自己將來的歲月，獻給天主爲奉事他，以後又進聖斐肋美納堂，念經工夫很大。聖人自己明說，他是因聖女的轉求，才得病好的。

聖人病後，作頭次彌撒，真是個大慶日，連着八天，一樣熱鬧。這台彌撒，是半夜後兩點鐘作的，因爲聖人

還不能守空心到天明。貝爾地昂先生扶持聖人進堂，同時鐘聲大作，全村教友夢中驚醒，齊來望這黑夜的彌撒。原來那時過了升天瞻禮才幾日，亞爾斯居民好似在聖誕瞻禮子時一樣，滿面春光，眼不轉睛的注視聖人。六月初六，他們聽了聖人病後，頭一次給小孩子們講要理，更是樂不可言。到底這個喜歡是不長久的，因為工夫不大，村裏謠傳，聖人病時，人怕留不住他，如今病好了，還是留不下。這謠言却也有根據，因為聖人求得病好，原是為預備善終。聖人想這場病，算了局了自己本堂神父的責任，又想天主叫他精神復原，是准他獨自隱居，不理世事。趕德魏主教給他打發一位助理司鐸，他就想自己沒本分留居本堂口了。

先是一千八百三十九年，有孟貝連教區的一位神父，名叫戴樂德去亞爾斯旅行朝聖，到了那裏，見聖人德容道貌，深懷欽佩景慕的心，聖人也有意挽留他。這位神父也屢來幫助聖人，每次三四個月的工夫，從此聖人就懂的，有一位副本堂，為自己很有益處，嗣後聖人也明說，願意要一位副本堂，好減輕自己的責任，因此聖人病好後，德魏主教打發沙危聶的本堂，雷孟神父去相幫聖人。以後十年之久，但有雷孟神父相幫他，聖人也很敬愛這位少年神父。這位神父，先前也多次求過主教，准他去相幫聖人。

聖人見新來亞爾斯的這位少年神父、年富力強、心火浩大、遂不敢以長者自居、各事上、總想自己不如雷孟神父。從此他想、若自己退位、讓雷孟神父獨人經理、亞爾斯教務、必要大展經綸、將有一番去舊更新的計劃。想到這意、就拿定主意、要退隱在一個無人認識的地方、聊度殘生。九月十一黑夜、就將前謀實行了。走的前一天、給主顧孤兒院院長密密告訴了這事、不准他傳知別人、却是那密密話、工夫不大、已經傳出去了、村中教友一知這事、你來我往、鬧的十分闐亂、這個來探問、那個去傳訊、有的團聚、商量阻留的法子、有的分隊四出、去本村出入的路口看守、日落傍晚、倒也沒有什麼動靜、趕半夜後一兩點鐘、瞥見忽有忽無、隱隱一點殘光、那正是聖人手提燈籠、偕貝爾地昂先生、自後門出走的時候。有幾個人、想擋住聖人、聖人見勢不佳、撒腿就跑、別人隨後追趕。聖人見後有人趕來、更加倍快跑、當時夜深、黑暗無光、聖人走了個拐灣的路、繞脫追來的人、一連走了七點鐘、才到了達地利本鄉、腿痛脚破、幾乎氣絕、就隱居在那裏。亞爾斯的教友、也摸不着他究竟下落何處。

額來公爵夫人說的好、如今可把聖經上、牧童找羊的比喻、翻過來說、羊找牧童了。額來公爵親自去達地利找聖人、聖人雖然仍在那裏、他却沒有找着。沒法遂給聖人寫了一封信、表露衆教友的愁腸。加大

利納肋撒尼也給聖人寫信說，主顧孤兒院差不多空了，不過還剩下十五個小女孩。亞爾斯有個開酒店的，怕聖人是因爲不喜歡他逃走了，也給聖人送去這幾句動心的話說，神父，我熱切懇求你，不要捨棄我們，我常給你說的話，你都知道，我如今再從心給你說，若我家內有什麼不中你意的事，我要全隨你的安排。聖人看了這幾封信，心中頗覺感動，主意也不堅定了，過不多時，他就看明，總沒有一個地方可以隱藏自己，而且自己藏在那裏，教友也都會同他到一塊兒去。

自從那月十五日，因爲人掩藏聖人，沒加小心，事情就破露了。去見聖人的人，逐漸增多，還有從亞爾斯來的人，請求聖人聽他們未完的神工。爲此聖人該在里雍主教前，求聽告解的權柄。聖人的親戚，從達地利及愛古利也都來到他跟前。趕到主日，里雍城的人，成羣打夥的，來看望他。亞爾斯的教友，一知這事，有些也到達地利去了。

聖味亞內也看出自己這番舉動，徒勞無益，不過換了換旅行的地址就是了。他正回想這事時，雷孟神父也來見他，并帶來德巍主教的一封信，信內大意是說，主教很不贊成聖人獨身逃走，離棄白賚本區。信末略說，單准聖人往包蒙去，其實主教的意思，還是盼望聖人重返亞爾斯。

九月十七、天將發亮、聖人同雷孟神父、離達地利往包蒙去了。起身時、很加小心、怕人知道、因為達地利的教友、願意留住聖人、用盡方法、不叫他往別處去。道上經過一座聖堂、兩位神父就進去念日課經。衆人一知道是亞爾斯本堂、立時蜂的一般、湧進堂內。趕兩位神父轉身要走、已見教友滿堂、雷孟神父遂向聖人說、若不給他們講幾句道理、他們是不甘心回去的。聖味亞內就曲從衆願、聲氣洪朗的、講了一篇道理。從此看來、聖人躲避旅客拜問請教的這回事、全是徒勞無益、因為他不拘在那站一會兒、旅行朝聖的事、立時就構造成了。

出包蒙不遠、天色已晚、兩位神父就住宿下店。第二天、在鄰近一座舊聖母堂、作了彌撒、正謝聖體的時、候、聖味亞內忽然附着雷孟的耳傍、毅然決然的說、咱們回亞爾斯吧。隨即出了堂、匆匆上道、到了沙危、雷孟神父乘聖人休息的時候、急速差去一人、叫他快給亞爾斯的教友、報說他們的本堂神父、不久就要回去。這人進亞爾斯村、見人就報、工夫不大、全村教友、都上了街。但起頭還不肯相信、彼此疑問這訊是從那裏來的。一趕知道是從沙危弄來的、就都想見見送信的、好盤問個一清二白。一知道這事是真的、立時把田裏作活的人、都叫回來、把這喜信也快報知額來公爵、又打發騎馬前往沙危、途中探

聽別人擁擠擁擠的，聚在進村的路口上。最後忽聽大聲高呼說：來了，來了，一時男女載道，人聲鼎沸，這個喜的流淚，那個樂的大笑，趕聖人來到，有的下跪請安，有的親手示敬，還有的摸聖人的衣邊。聖人在他們當中，面容微笑，舉手降福他們，也藹然可親的給他們柔聲細語的說：我不在那幾天，難道萬事都失了麼？什麼也沒失了，都回來了。然後額來公爵，替全村人，同聖人行相抱的禮，格外顯的親切，那時鐘聲叮噠，湊着歡迎調，聖人扶着雷孟神父，繞街進了聖堂。亞爾斯小村，當着聖人逃走在外那天，真成了曠野，趕聖人回堂後，第二天一上任，就顯的生氣勃勃，大事改觀了。

過了四年，即一千八百四十七年，聖人去里雍求准入方濟各加布先會。院長雷雲那聽了聖人所說的難處，沒准他入會，命他安心盡自己本堂的職分，也給他說：我們會裏沒有你的位置，但因你既很喜歡我們的會，我要收你進方濟各三會。一千八百四十六年，聖人已經入了瑪利亞三會，到底那時聖教會，也准入入兩三個會。一千八百四十六年，雷雲那在亞爾斯也立了方濟各三會。

過了五年，聖人得了幾位助理神父，就想亞爾斯用不着自己了，所以又起了入修會的意思。一千八百三十三年，有穆利公威力兩位大德神父，建立一會，專為在本區給教友們講道下會。這會立的切中時

要兩位神父非常勞苦，以致七年之後，他兩位都積成勞疾，相間不過六月之久，都去了世。二公既死，會事歸嘉木來神父管理，這位神父把會院從布肋遷到崩旦，他常往亞爾斯拜見聖人，過不多時，二人心投意合，交情很深。實說爲聖人，再沒有一件比本區下會事更關心的，因他還記得自己起首當本堂時，盡心專務過這事，所以常用祈禱，出主意，或施捨銀錢，相幫嘉木來神父。若聽人說某處教友大顯冷淡，聖人就快預備二千佛郎，存在主教那裏，作爲每十年一下會的費用，這樣一百餘堂口，都得了每十年下會的恩典。

德巍主教知道本區下會的會士，看聖人如慈父，因此有意將他們托與聖人，作爲助理司鐸。可惜宏謀未成，竟一病逝世，繼任主教沙郎東方才實行了。起初但有一位陶格年神父，在亞爾斯堂居住，但同會神父，既屬聖人指委，如有聖人准許，個個都樂願來助，大約先後都在亞爾斯住過，其中有記載聖人傳的孟南神父。聖人同那些傳教的神父感情，常是十分親密的，以致聖人死後，亞爾斯堂口，就歸這會管理，第一個接聖人位，當亞爾斯本堂的，就是這會的總長嘉木來神父，陶格年神父到亞爾斯不多時，聖人就 very 信任他，因此肯將自己心中密事告訴他，也表顯自己對於他，有很大的感情。一日，陶格年神父

出外日久沒回來，回來以後，聖人同他握手說，吾友，好呀，你可回來了，我想下了地獄的人，必是十分可憐，因爲人若一時不見自己可愛的人，就覺心焦難當，況說那永遠下地獄，離開天主的人，更是多麼沒福呢。但陶格年神父，初到亞爾斯居住的時候，聖人接待他表面上有點冷落，且終日鬱鬱不樂，好似有了事故。這原是那時聖人又想逃走。

陶格年神父上任，是一千八百五十三年，五月初二，第二天，即初三，聖人就去見加大利納肋撒尼和若翰納費羊，給他們說，自己晚上要離亞爾斯，但此密話，又如十年前一樣洩露了。陶格年神父立即叫了亞大那削和熱羅尼莫聖家會的兩位修士，在聖人門外守候。趕半夜聖人正要逃走，豈知一開門，見陶格年等三人，緊緊在門外站着，亞大那削嚇唬聖人說，你若真要走，我就去打鐘。聖人厲聲答說，打去吧，快讓我過去就行。陶格年神父，盡力勸阻，聖人竟置若罔聞，只是往外走。陶格年見好說硬勸，終是無用，遂偷着把聖人的日課經本藏起來。聖人覺察，日課經本不在身上，想是忘下了，反回尋找。一進屋，陶格年指着德巍主教的一張像，厲聲厲色的向聖人說，神父，你看德巍主教，定是給你瞪眼呢，主教生時，人該聽他的命，死後，不更該聽麼。你不記的主教前十年，給你說了什麼話麼。聖人聽了這番話，顯着有

點動心、到底主意還沒搖動、結結吧吧、半吞半吐的回答道、主教不能責我、我該痛哭我苦惱窮命、是他深知的。當時額來公爵也跑來勸阻、仍是白費唇舌、聖人半句不聽、且冷語相答、將樓上的人撥在下邊、往外就走。熱羅尼莫修士、見聖人決計要走、遂去打鐘、村人一聽鐘聲、全都驚醒。當時街上、真有一種希奇景況、因為村人一聽警報鐘聲、有的想是失了火、就挑桶擔水、前來救火、有人想是有了什麼急事、驚慌跑來、或帶棍携棒、或拿刃持槍、一時街上紛紛攘攘、東衝西撞、究不知有何事故。後忽聽有人不住的喊說、本堂神父呀、本堂神父呀。衆人一聽這個呼號、就想起前十年、聖人逃走的光景了、遂齊聲喊道、不要走啦、不要走啦、和我們住在一齊吧。

陶格年神父、記載這事說、我當那時、心急如焚、把天主給我提醒的話、盡情說出、希望改變他的主意、或能挽留住他。我如今不全記着我說了什麼、不過以下這幾句、我還記着、哎、本堂神父、你素日最明白聖人們的言行、莫非你把聖瑪爾定那慷慨、堅持到底的神火忘了麼。你不記得這位聖人、手已經拿住天上的樂冠、還喊道、我不辭勞苦、你不等太陽落、就拋下犁罷工麼。你不記着聖斐理伯內里的這幾句話麼、他說我雖到了天堂門口、倘還有人叫我給他聽神工、我必立時拋下天堂、去給他開功。神父你怎忍

的留下這些沒辦完神工的罪人呢，在天主台前，你不擔承他們靈魂的責任麼。

在榜的衆人聽了這番懇切的話，個個流淚悲傷，那時村民與外來的人，一齊將聖人圍住，擁着他到堂裡去。聖人一進聖堂，到祭台前，俯伏在地，痛哭哀禱，良久始起，繼入更衣所，同額來公爵說了一會兒話，然後入堂，一直進了神工閣。

第三天，有些素日在聖人跟前，有聲勢的人，都來勸聖人捨去先前的主意，聖人也沒應許什麼，不多幾天，聖人因着天主另外的恩寵，知道天主很喜歡他，爲救罪人，棄捨自己愛清靜的心，從此就再不起逃走的意思了。以後陶格年神父，屢次追問聖人出走的緣因，聖人答說，因我硬迫着天主，在我這本分上，不能責怪什麼。你看我如今不是能給天主說麼，天主，我若是至死當本堂，這是你強着我當的。

聖人逃走，本來是願意投奔高蘭神父去，這位神父是聖人很親愛的一位老同學，他曾立了瑪利斯的會。一年來，在內烈聖母堂，又立了一種規矩較鬆的苦修會，及常年拜聖體會。這回聖人出走，原有意到內烈去，在那裏他的屋子，也預備妥了，所以聖人若得實行前謀，他就屬於高蘭神父指引之下了。

從那以後，聖人再不打算離開自己的本分了，未及二年，聖人的兄弟方濟各在達地利病重垂危，聖人

的姪子安多尼來請聖人。聖人遂同陶格年神父、熱羅尼莫修士、一齊乘車上道。車行不遠，聖人就覺不甚舒服，旋即嘔吐起來，無奈下車步行，勉強着走了七八里。同行的人見聖人行步艱難，想從左近的籬笆上給他抽一根棍子，聖人推辭不受，說這是盜賊的行爲，所以就化了四十個銅元，向過路人買了一根棍子。聖人撐着這根棍，強走到巴肋須到了那裏，聖人說自己再不能前行了。

聖人既不能行走，只得回車，重返亞爾斯。獨有陶格年神父繼續前行，去替聖人降福病人，也是爲給病人、告訴聖人囑咐的話。聖人走到特來物山坡，迎面來了一輛載客大車，這原是往亞爾斯旅行人回家的車，他們一見是聖人，就都下車陪着聖人同行，一直送到堂門方止。

聖人這回出門，原爲慰病送終，滿全骨肉上合法之情誼，也是人情世理不得不然的。遇了這樣的阻當，聖人就看出天主的聖意，連一天也不許間斷自己勞苦的本分了。從那以後，聖人再沒離亞爾斯，那種特別朝聖的事，又連緒了四年。這旅行朝聖的事，大書特書於十九世紀法國聖教史上，也是聖味亞內傳上的一種特色。

天主爲報答聖人們的謙遜，及他們浩大的愛情，不但賞他們管靈魂的權柄，還賞他們物質上的能力，

作他們超性職分的標記。惟是細察亞爾斯旅行朝聖的性質，在別位聖人傳上，是找不着的，所以我們將這事的幾樣特景，詳述於下，講明聖人怎麼引各方罪人歸化，怎麼啓明聖召，振興神業，怎麼安慰憂苦的醫治有病的。

第六章 外方人往亞爾斯旅行朝聖

從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到一千八百三十年，外方人就起首往亞爾斯去。幾年以後，去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因此每日常有五輛車，爲接待他們，又修蓋了好些店房，爲教他們住宿。往往地方不敷，村裏的人就把自己的房屋，也讓給他們居住。雖然如此，還有時候十幾個人，擁擠擠的住在一個窄小的房裏。客人既如此衆多，飲食自然也就平常了。然而素日習慣方便自在的人，也甘心樂受這個淡薄的接待。有一個外方人寫說，人在亞爾斯本堂神父跟前，連生活最要緊的事情，也不結記了，也不管住處不方便，飲食不豐美，清晨早起，東擁西擠，忍飢耐渴，受寒受困，整夜不睡等等，都也不以爲難，單是爲盼望聽聖人幾句道理。

法國極遠的地方，都有往亞爾斯本堂神父那裏去的人，而且還有從比、英、美等國來的。在亞爾斯那裏，

也有許多頭戴各樣首帕的修女、及各色服妝的鄉村婦人、比在一個大熱鬧會場上、所見的五花雜色衣飾還多、可是這裏來的、不單是修女鄉婦、而且還有好些主教。如樞機主教白亞肋、主教、杜邦祿、且有修會的總會長、文武高級官員、大學教授、行大商、開大銀行的、也有出身貴顯的、也有爲父的、把自己的兒女全家領去、有的校長、領去自己的全體學生、有的本堂神父、領去屬下的大半教友。凡從這裏回去的人、就將自己所見所聞聖人的言行、傳述給別人、別人聽了、也就去亞爾斯、因此道路上的人、往來不絕。這樣聖人的名聲、那時單憑口舌傳揚、並沒有報紙期刊的傳播、及聖人死後、才有報有書、宣傳聖人的聖德令譽。

去亞爾斯的那些人、在魏肋福、瑪城、或在特來、瑪城一上車、只聽人人都是講論聖人。起到了村子裡、只見各舖房、都有聖人的像片。剛一下車、就立刻跑往堂中、盼望看這位神父。雖然在那裏也見不着聖人、到底他們一看堂裡、各種的光景、就懂得這位謙遜神父、在教友跟前、有多大的勢力了。男人們在祭台前、有時五六十人或一百人、坐成兩行、等着進更衣所辦神功。雖然人那麼多、却也不見行動混亂、臉上也不顯厭煩困乏、但顯出一番誠心熱切、及良心有事的模樣。若問他們等了多大工夫了、大半答說是

從早晨兩點、或從半夜、趕本堂神父一開堂門就來了。有的說、他們前一天、就在堂門口住宿、怕別人佔了他們的位置。那頭一次來的人、十分驚訝、見這些人、有時一晝夜的工夫、在那裏等着、又不是爲看一個熱鬧、單是爲辦他們救靈魂的事、所以就私心自想道、人們既如此甘心樂意受這樣大的困乏、總是在亞爾斯這個小更衣所裏、能領受很寶貴的教訓指引。

在聖堂中的婦女們比男人還多、熱心也不減少、列底自然顯着不大有次序。那些婦女們很急躁、渴望減輕他們罪過的重累、愈快愈好、就爭先擁擠、不顧那先來後到的禮分。所以要緊安排一些人、維持秩序。有些人甘願盡這種巡警的本分、禁止那些另外着急的婦女們、使他們在自己的坐位等着。神工架子是在聖若翰小堂裏、但堂門口有鐵欄桿、只讓那些辦神工的女人們、一個一個的進去。滿堂的男女教友、都是念着經、等候輪他們去同味亞內談話。這樣多的人、每日好工夫、在堂裏等着、本也不是詫異、因爲亞爾斯本堂神父、公公的說、每天聽十六點鐘神工。屢次有時一天也聽十七八點鐘的工夫、從來沒有少至十五點鐘。三十年的工夫、日日如此、從未間斷。

亞爾斯的教友、每天有幾個一定的時候、在堂裏不私自念經祈禱、但是衆人往一處觀望、個個都覺得

一樣的心情、就事早晨七點或八點、午前十一點、晚上七點鐘。早晨七點或八點、聖味亞內舉行彌撒聖祭、彌撒一完、聖人就往聖體欄桿前、爲降福聖牌、念珠、或領來的孩童們。聖人在那裏、面向教友站着、衆教友都目不轉睛的、詳細觀望聖人。有人見聖人的身體、這樣瘦弱、就驚訝說、聖人怎麼能擔當如此多的煩難勞苦呢。到底人們另外留心的、是聖人的眼目、因爲知道、聖人但注目一看、屢次能看透人心裡隱瞞的事跡、或能教一個心硬自誇的人、立時痛悔改過了。

晚晌七點鐘、聖味亞內從更衣所出來。滿堂人都注視聖人、聖人俯首彎腰、慢步往講道台那裏去念晚課。此時村中教友、一齊都來、同外方人混合一堂。聖人念經的聲音、這麼微弱、人都小心、不出粗氣、纔能聽清楚聖人的誦句、趕聖人念愛德經的時候、滿堂人都如此感激、至於沒有一個不流淚的。

一個出名的修士、聽人說、若聽亞爾斯本堂神父講道理、不能不感激流淚。他就去聽聖人講聖教要理、果然聽的很有趣味、心裏也覺感動、到底不至於流淚、是因爲聖人凡俗的口才、爲這位博雅君子、不免似覺清淡。趕到晚晌念晚課的時候、聖人念這句簡單的經說、我天主、我全心愛你。聖人念這句經、好似天上來的聲音。這位修士一聞之下、禁不住的心內感激、淚如泉湧。到底別人不但聽聖人念經流淚、而

且聽聖人講要理，差不多沒有不感激流淚的。

午前十一點鐘，是聖人講道理的時候，堂裡常是滿滿的，一總的外方人，都在一齊。聖人就從人叢中走過，可不是如同晚晌一樣，低着頭，却是仰首直趨，眼目閃閃，那來聽道理的人雖多，也有才學高大的，都不能使他忌憚。聖人平日是膽怯的，到底多咱講道理，常是和平安靜，因為聖人毫不注意別人怎麼樣評論他的口才。講道理前，聖人在聖體櫃前，收斂心神，祈禱片刻，除這幾分鐘預備道理外，再沒有別的了。上講道台，起首先週視衆人一過，有時注目只看一人。有些人受過聖人這番注視，雖然爲自己是難以出口的，後來也老實承認說，聖人把他們的毛病、罪惡、心中的憂疑，都看透了。講道理的時候，也描說的很清楚。聖人用眼光，將聽道理人的心神，都歸向自己，以後，纔起首講道理。若論聖人的口才，究竟是怎麼樣的，如今難能下一個切定的論斷。有傳下來聖人講的四本道理書，到底這都是聖人頭幾年講的。這些道理，都是聖人很大工夫，用心預備過的，是爲外方人沒來以前，主日上但爲自己屬下的教友講過的。這些道理，同聖人後三十年講的聖教要理和訓言，大不一樣。自從一千八百二十六年，聖人十分忙迫，連抄寫道理的工夫也沒有，以後不多時，爲預備講道理，一點兒工夫也沒有了，不過但念一端

祈求聖神的經就是了。起首聖人很害怕，光靠自己的能力講道理，因為聖人屢次經驗過，勞心費力念過寫過的，隨後就全忘記了，到底事實却不如此，聖人正是這樣，才成了個演說大家。

孟南神父屢次聽過聖人講道理，他播印了一本書，名亞爾斯本堂神父心神篇。這書載的是聖人講的聖教要理，及訓言撮要，是從孤兒院幼年修女們摘取聖人講聖教要理的大略，及孟南神父個人所記憶纂成的。這書的體材一點也沒有脫了原態，却也不免失去了圓滿的勁氣，因為這書不過是撮要，很簡略，有時三刻的工夫講的道理，用不着十分就能念完。但這本道理撮要，為那寫聖人傳的人，益處很多，因為從這書上，他們可以知道，聖人講道理，為感動人心，怎麼有了如此大的效驗，為那些專務修道的人，也有很大的益處，因為聖人這些充滿愛主之情的話，能養育他們的靈魂。

亞爾斯本堂神父講道理用的話，不全依照文規，屢次也顛倒次序，但是聖人最會使人收心注意。這果然是口才的主要分子，若為給平常人演講、演說家的本領，有時還全在這上。聖人演講，雖然用的句法，常有違犯話規之處，到底為鋪排句法，另有一樣特長，就是善於在恰當的地方停頓，隨即剴切說明一句緊要的話。聖人宣講，開言發語，也不注意字句的長短。結尾，也沒有那中意悅耳的文詞套語，但沒有

一句緊要的話不是另外加勁令人注意說出來的聖人叫人留神注意用的話果然都是家常俗話比如說『教友們哪、用心聽這個吧。』到底聖人用這一類的說法、顯明他能在聽道理的面、看出自己的話、有什麼效驗、也知道在什麼道理上有疑難、要緊講解、也覺得聽道理的人、幾時不很留神聽講。聖味亞內講道理、用的話不很文、或是聖人在這上不注意、或是故意揀選那為聽道理的人、家常日用的話、好叫他們一聽就全然明白。所以聖人講道理、常用里雍地方的土話、話果然是凡俗的、內裏却有一種特別的趣味、就是用的比喻多。因此不論無知識的平常人、或是讀書明理的才學人、都聽的動心服從。在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上、那時的亞爾斯本堂神父、一次問本堂口的一個老人說、味亞內講的道理、怎麼樣呢。老人答說、他的道理大半都是用比較法或比喻講的。在那些比較說法內、有家常日用的、也有過餘凡俗的、却也有很有趣味的。有好些也是從書上取來的、就是聖人起首預備道理的時候、在自己平日看的書上見過的、或是從早先放羊、當莊稼人經過的光景上採取的、還有的是同別人談話聽過的、或自己一個想起的。到底叫人注意的、不是因聖人的比喻新奇、是因爲聖人用比喻用的多、樣數又多、從此可見、聖人在世時、各樣東西、各種光景、都能引導他思

念天主、想起自己永遠的事來。

多咱聖人給平常教友講一件奧妙道理、用這樣比喻說法更多。就如論聖神、在人靈魂上作的工程說。在我們心裏、若沒有聖神居住、我們就如路傍的一塊頑石一般。假如你一隻手拿一個小石丸、別的一隻手拿一塊吸滿水的海沫兒、一齊壓一回、從石丸裏必定什麼也不出、從海沫兒裏要流出很多的水來。這海沫就是滿被聖神的靈魂、石丸是那又冷又硬、聖神不居住的心。

得着聖神的靈魂、在念經時、能嘗着另一番的滋味、這種趣味、叫他常覺着念經的時間短促、也常不斷的想念天主、幾時在聖體台前、他的心、就如酒榨機下的一團葡萄一般。

聖神就如一個有一馬一車的人一樣、願意拉我們往巴黎府去、我們只須應允上車就夠了。單答應一聲、豈不是頂方便的事麼。哎、真的是聖神願意領我們到天上去、我們只須答應他、也讓他隨便引領我們就夠了。

聖神就如一個種園子的、在我們靈魂上、勞苦作活。聖神如同是我們的一個家僕一樣。譬如一枝鎗、你把他裝置好了、還當有人點火放射、這樣我們、原來是有作善工的能力、但必須聖神點

火叫善工發射出來。

聖神安息在義人的靈魂上，就如一個鴿子，安息在自己的窩裏一樣。聖神在一個潔淨靈魂上，保存所有的善念，就如鴿子，抱覆自己的小雛似的。

聖神引導我們，如同一個母親，用手引自己一個兩歲的孩子一樣，也如同有限的人，引一個瞎子一樣。聖人在講道，多咱要叫人喜歡聽從一端難遵行的道理，就多多用比喻。比如講愛慕十字架的要緊，說十字架在升天堂的路上，就如河上一個很堅固的石橋一樣。那些不忍患難的教友，如同在鐵絲橋上過河，常有墜落的危險，一個不愛十字架的教友，或者也能得救靈魂，到底很是費事，他後來在天堂上，就如天空的一個小星似的。但一個甘心忍受苦難的教友，爲天主戰爭，他將來要發光，如同光明的太陽。十字架變成愛情，就如一捆荊棘，在火裏燒成灰一樣，荊棘果然堅硬，灰却是棉軟的。

你將成熟的一掛葡萄，放在酒榨機下，必要流出甘美清香的液汁來。十字架也如一個酒榨機，我們的苦難，若放在十字架下，也必要流出一種液質來，養活堅固我們的靈魂。多咱我們沒有十字架，我們是枯乾的，若多咱我們甘心背負十字架，就覺出一番福樂甘飴來，這就是天堂福樂的起頭了。仁慈天主，

童貞聖母、諸天神聖人聖女們、圍着我們、在我們左右、常看護我們。一個好教友、甘心承受苦難的試探、他往天堂走、就如躺在一個花床上、有人抬着他行走、那樣穩當。荆棘出巴爾撒瑪香料、十字架出甘飴、溫和、但誰願取這巴爾撒瑪香料、當將荆棘緊緊握在手裏、誰願得這甘飴、當將十字架緊緊的抱在自己心上才可。

聖人多咱講自己格外心愛的一個題目、就如念經嘗的甘飴、就更多用比喻。就如說念經祈禱好似馨香的露水、惟獨那勉力專心祈禱的、才能聞着這個香氣。從祈禱裏流出很有滋味的甘飴來、就如從極熟的葡萄裏、擠出極美的甜水一樣。祈禱能使我們脫離世物、高舉我們、就如用火澎漲一個氣球、直入九霄雲外。人越祈禱、越愛祈禱、這就如一條魚、他起首在水面游泳、後來潛入水裏、越浮越入深水內、這樣靈魂越祈禱、就如沉沒於甘飴的深海一般。

聖味亞內果然是平常人的宣講師、他講道理、引用的多是平常見的事物。不但用比方、也常引用家常故事、有的是自己親見親聞的、有的是自己捏造的。比如說、假如有人給地獄裏多年受苦的可憐靈魂說、我們要往地獄門上打發一位神父、誰願意辦神工、誰能出來。教友們、你們想還能剩下一個麼、連那

至大的罪人，雖然在全世界的人跟前，也不怕明告自己的罪了。哎，若果如此，地獄必快空了，天堂就快滿了。可慶幸的，那地獄的靈魂，不能辦的，我們如今還能辦。我敢說這些可憐的靈魂，在地獄裏必定痛苦哀號說：可咒罵的神父呀，我若沒有認識你，我就不至於成了這樣的大罪人。

你看這一個冷淡靈魂，在念經的時候，因着一點兒不值當的小緣故，很容易說閒話。有的冷淡教友，或者也願意給天主獻自己的事工，飯前飯後經也悞不了，到底屢次心不在他念的經上，有的念經的時候，手還不閉着，有些男人口裏念經，手裏團弄自己的帽子，翻來復去的查看，好似是查看他是好是歹，有意賣他似的，有的女人念着經，也切菜調羹，往灶裏填柴火，或念着經，或高呼大叫自己的孩子僕人。冷淡教友在主日罷工的日子，雖然不敢作重活，到底不怕作一些針線小活，在家裏收拾東西，或者進堂的時候，打發自己的牧童去草場放牲口，推辭說自己缺少草料。他們這樣辦事，不加謹慎，明顯他們寧願喪失自己，及自己牧童的靈魂，不願喪失自己牲口的性命。還有人在主日上修拾傢俱，或整理車，好到第二天使用，去看田地，或修牆補孔等等。教友們，你們想這些事，是怎麼樣呢？我說的不是實在的事麼。

以上這一番的形容，是實有的事，這是聖人在鄉下田間，親自見過的。聖人講道理引用這些詳細描寫的光景，是知道教友們一聽就明白了。聖人也知道，爲教那莊稼人收心用意的聽道理，再沒有比描寫他們鄉莊上、日常見的光景更合適的。

聖人講道理，外面身勢，比話還活潑。聖人年老力衰的時候，講道理常靠正祭台，坐着一把椅子。這時聖人講道理，同十五二十年以前，大不一樣。那時聖人常是上講道台，手指壁畫，滔滔千萬言，傍若無人。雙手屢擊講道台邊，身子時時聳舉，好像地下有火燒足的一般，言語激迫，好似不能涵容自己心內的道理一般，兩眼常流着淚。有時聖人兩臂下垂，喉啞不能發聲，胸塞呼吸艱難，滿腔心火，使他聲絕力衰，但聖人越說不出自己願意說的來，越感動了人心。

聖人平常講的是要理問答上的道理，到底不拘什麼道理，除了切定當講的情景以外，常會自自然然的，說到人生四末的大道理上。聖人還肯講人愛天主是多麼要緊，人愛天主能得多大的神力，人愛天主是多麼如鳥鳴一樣自然，人愛天主能享受多大的甘飴神樂。下了地獄的人，頂大的苦，再不能愛天主，是如何苦況。趕聖人老年時，講道理，三返五次的，講解這幾句話，說教友們好好的愛天主吧，因爲天

主是那樣的良善的，你們誠心愛他罷。一天某人給聖人說，他在聽聖人講這個道理的時候，覺着有一番神樂。聖人就老實答應他說，這愛主的道理，是我最愛最會講的。聖人這樣講道理，是全照着吾主耶穌的心神。第十九世紀時，沒有一個講道的，得了聖人這樣大的效驗的。巴黎聖母堂最出名的講道師郎高德也來亞爾斯聽聖人講道理。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五月三號，兩位講道師相會，次日早晨，聖人當着郎高德的面，給教友講了道理。晚上念申正經的時候，郎高德當着聖人的面，給教友講了道理。先是這位鄉下的本堂，自謙不敢當着這位大宣講師講道，既而聖人講了聖神的道理說，若聽道的人，會聽聖神在自己心中講道，講道理人的口才，是無關緊要的。聖人講這篇道理，有如此的聲勢，使人人感激，沒有一個人敢評論聖人的口才，反到個個都察考自己，審問自己聽天主的聖言，當是誠心敬意的不是。到晚响念申正經的時候，這位身負大名的宣講師，自己本是來討求指教的，也不敢當在聖人面前開口講道，這話也是從謙讓誠實說出來的。那亞爾斯的人，見這位名人，如此讚美自己的本堂，很是得意。到底聖人只注意一件事，就是當時最有名的宣講師，來亞爾斯發現如此大的信德及謙遜，自己爲這事也覺的喜歡，到底絲毫沒有驕傲的意思。自從郎高德拜見聖人以後，外方來的人，就更加尊敬聖人。

的道理。因為他們知道、連那大宣講師、還專來聽聖人講道。因此十一點鐘平常講的那一次道理、來聽的人更多、得的效驗比從前也更大了。

每天晌午、聖人下講道台、滿堂聽道理的人、都爭先恐後的出堂、擁擠到聖人回自己屋裏、或去孤兒院要路過的地方、趕聖人回堂的時候、那裏還有一樣多的人等着。亞爾斯本堂神父、本不願受這樣顯明的尊敬、聖人起初有意躲避、既而曉得、在此路過短促的時間、能給人指示好些主意、也能安慰好些人、因此聖人就棄絕私意、甘心承受了。

聖人一出堂、衆人就大聲呼說、看聖人來了、趕到聖人路過的時候、衆人都抬起頭來、求聖人降福。有許多人伸開手、願意拉聖人的手。那些殘廢病人、露出自己殘疾肢體來、叫聖人看。那些有苦難的、喊叫自己的可憐。那些真心痛悔回頭的人、對着衆人、大聲承認自己的罪惡、毫無羞愧。人人也都稱聖人慈父。正當那時、就有種種問題、求聖人指示。人們用的話、雖多是愚笨的、到底平常多問的事、是關係重大的。就如有些婦人、問他們的丈夫、能回頭改過麼。或有的問自己兒子、能恒心爲善否。還有的問自己女兒的病、能好麼。也有些問題、論的是些世俗事情。還有時有草野無禮的、或愚狂無知的人、竟敢向這位全

心專務神生的聖人，討問些輕浮無益的事情。

聖人那時在衆人當中路過，一個一個的、慢慢的往過走。聖人的忍耐、和平、真是可驚訝的。有些人向聖人說些無益處的話，聖人就用一句冷語、或譏笑的話、推辭他們。有一個女人說：「神父，神父，求你但准我說一句話。聖人答應說：『吾女，你差不多給我說廿句了。有些婦女，自己毫不費心思慮，倉卒冒失，求聖人指引他們，既是這樣，聖人就打發他們回家看要理，叫他們自己去想一想。如同有個女人說：『神父呀，我有什麼聖召呢？』聖人答應他說：『吾女，你的聖召是升天堂。到底那些心裏切實有疑難的，或真有痛苦的人，來到聖人跟前，都受了聖人溫和甘飴的接待。那些神目矇蔽的，都領了明白和適的教訓。那些用着工夫大談話的，聖人也允許他們，特別來說話。至於那些心淨的靈魂，聖人一看就認出來了，請他們不必耽誤自己的工夫。因為聖人相幫人在最要緊的事上，一天至少十六點鐘、或十八點鐘的工夫，這樣再沒有富餘工夫了。一次有一個仁愛會的修女，在聖人跟前領降福後，聖人以慈父的口氣，藹然可親的，辭別他說：『吾女，你去罷，你的靈魂清潔，是不要緊我相幫的。』」

有許多外方人，沒有得着特別同聖人談話，單在街上遇着的時候，說過幾句，到底他們也都得了很大

的益處、一生沒忘在亞爾斯所見所遇的。他們單受了聖人的降福、見過聖人榮榮耀耀的、在人叢中行走、又見過聖人的神工架子、常有四方各等的人圍守着、親耳聽過聖人的訓話、聽過聖人以天神的愛、火、念晚課畢、又見過聖人對着大眾、如宗徒似的、宣講天主的聖言、這就足夠使他們改惡遷善、信德堅固、恒心走成全的道路、善過他們以後的生命了。爲那些得着跪在聖人足前、明明展露自己心的人、因着聖人的言行、得的效驗、自然是另外深大的。這些人大半是心硬如鐵的罪人、或良心擾亂、不明道路的靈魂、但天主托給聖人的職分、正是爲指引這些人。

第七章 罪人歸正

亞爾斯本堂、肯說這句話。「我們爲罪人祈求吧、好教他們回頭改過、這樣的祈求、是很好、很有益處的、因爲義人已經在天堂的道路上、煉獄靈魂究竟要升天堂、到底那些可憐的罪人、在什麼地步呢。因着我們的祈求、能叫多少罪人回頭呢。一總的熱心善工、固然都是好的、到底那一樣、也不如爲罪人祈求最好。」聖人自己不斷的爲罪人祈求、也勸別人常爲罪人祈求、因此無數的罪人、在聖人跟前回了頭。加大利納肋撒尼、講旅行朝聖的來由、寫過這話說、「朝聖的人、日增月盛、多是因爲亞爾斯本堂爲罪

人回頭所求的緣故。他祈求得了的聖寵，很有効力，至於逼着罪人回頭。「這平常的婦人，用這幾句話，全包括了亞爾斯本堂救人靈魂的事業。天主看聖人救人靈魂的心火這麼大，怕他自己去尋找罪人，就憊工夫，就感動罪人，叫他們尋找聖人來。在聖人行實上，找不出一位聖人，救人靈魂是這樣的。

亞爾斯本堂爲叫罪人回頭，勞苦了三十多年，仍嫌不足，還甘心情願，再多辛苦幾年。有一天蘭格年神父問聖人說：「若是天主如今招你立刻升天堂，或是教你在世苦身勞力，相幫罪人，你選那一樣呢？」聖人答說：「我想我仍要竄流在世。」那神父又說：「這還能麼，你不記的聖人們在天堂，那樣有福，再不受誘惑，再沒有麻煩麼？」聖人答說：「你說的可是有理，到底聖人們就如財主人一樣，坐享安寧，再不能如同我們，用忍耐勞苦，相幫人救靈魂，光榮天主了。」那神父又問說：「那末你願意如此竄流在世，直到世界窮盡麼？」聖人答說：「也許行得了。」聖人得了這個高超的職分，不但不發驕傲，而且他的謙遜百倍增長了。這事固然難信，但實在是這樣，因爲聖人知道，天主辦自己的工程，肯用軟弱無能的人，聖人深信天主，揀選自己，是因爲天主，再尋不着比他更軟弱無能的人了。

有一天聖人說：「天主本用不着人的相幫，到底還用我這愚魯無知的神父，作這個浩大的事業。但天

主若能尋着比我更可憐無用的人，一定要用他，因為這個人要比我多救百倍的靈魂。」聖人又說：「在世上，人總不能知過，有多少罪人，在亞爾斯得救了靈魂。」

果然我們不能記算，在亞爾斯本堂神父跟前，大概有多少罪人回了頭。不過但能說那些罪人如何來到聖人跟前，聖人如何接待他們就是了。有許多人到聖人跟前，已經全備妥當，為得罪之赦。他們活在罪惡之中，有的時長，有的時短，忽有一天，覺着良心不安，就起身往亞爾斯去，因為聽人傳說，在那個小村，有一位很良善的神父，人在他跟前辦神工，很是容易。

比如在起首旅行朝聖的時候，有一個車夫，深夜間，趕着車去到亞爾斯，用力敲本堂神父的門，叫喚神父下來。聖人一聽，很覺怪異，先沒有答應。但那車夫再三摧敲，聖人無奈，下了臥室開門，就見一個雄壯的大漢，向他說：「神父快請到堂裏，我已拿定注意，要辦神工，還要立刻就辦。」味亞內神父答應說：「是了，我們就進堂吧。」遂聽了車夫的神工，待他十分好，見他傷風很利害，還給了他兩雙襪子。

聖人對於這些甘心樂意來到他跟前的人，相幫他們救靈魂，很是容易。三言五語，就足夠教他們甘心承認己罪，發真全痛悔。他們一得了罪之赦，就面帶喜色，發顯心內歡樂。聖人常提說，一個才回頭的罪

人、有一天喜歡着向聖人說、「神父、神父、我辦了神功、如今真是有福的人了、若有人給我一千佛郎、我也不願意把我的福讓給他、又指着心說、「我從前這裏有個空虛地方、神父已經填滿了、我再覺不出來、如今全是滿的、再不缺什麼了。」

那不肯真心悔罪的人、聖人也不難叫他們發痛悔、因為聖人會說一種感動人的話、叫人不能不動心、悔恨自己的罪。一日某罪人、來到聖人跟前辦神工、沒有真全痛悔、他見聖人痛哭、很覺納悶、問說、「神父、你爲什麼這樣痛哭呢。」聖人答說、「吾子、我痛哭、是因為你一點也不哭。」這一句話、竟把那人的冰心解化了、立時淚流如注、痛哭前非。

有好些罪人、很不容易領受聖寵的感化。因為他們往亞爾斯去、原來也不是爲辦神工。就如有的去亞爾斯、是爲叫自己的妻子女兒喜歡、原來他的妻女早爲他所求、天主賜他回頭改過。遇着一日、求他同往亞爾斯去、盼望他回頭、再同天主和好。他怕妻子女兒不喜歡、就同他們一齊去。還有很多的罪人、往亞爾斯去、單是爲着希罕、因為他們聽人說、在那裏有個人會顯靈蹟。但有好些人一點也不信、還有人不但信、且懷着反對的心思、有人想聖人顯聖蹟、全是欺哄人、故此去亞爾斯、單爲當場查拿聖人的

欺詐。有的雖信聖人是忠樸厚道的人，但他們不信仰聖教會，他們去亞爾斯就是爲憑着這些光景，認明聖教會是因愚民的迷信成立的。到底他們這好奇心，竟成了他們回頭的好引子，聖寵乘着這個好機會，把他們感化了。

這些沒信德的人，一進了亞爾斯的小堂，平常立刻都看明，在那裏沒有欺人的事。趕見了本堂神父，他們越看出來，他不是巧言欺人的了。那時他們覺着這些閱歷的事，有點興味，就願意仔細查考，問這一個，探那一個，也望彌撒，也聽道理，別人通功念晚課的時候，他們也在堂裏，在街上想法同亞爾斯本堂神父談話。他們本欲參觀片刻，如今反留居數日，一直到承認己罪，辦了神工纔走。還有不少的人，爲使他們回頭，常有天主的聖寵，直接招叫方可。

聖味亞內雖不會設想高超的意思，但他自來能看透人心。他青年時，在鄉村勞動度生，並沒有入校讀書。他的神學，又全是從巴來神父以實驗學來的，因此他生來能看透人心的特長，更練習好了。趕後來他每天聽一百多神工，把人心內的病症，全清澈明白了。辦神工的人一開口，聖人就能想到他要告什麼罪。因此在聖人跟前辦神工，很是容易。聖人本性的這個特長，有時還不够用，到底聖人如同聖味增

爵一樣，也得了直接看透人心的奇恩。這樣罪人們來亞爾斯不回頭，也沒有可推辭的話了。差不多每日見他自更衣所或神工閣出來，用手招叫纔進了堂的某某人，先去辦神工，這都是不能再多等候，或是當特別可憐的人。有許多人，親自承認自己在辦神工的時候，忘下罪，或是害羞不敢告明，聖人都替他們說明了。甚且有幾個人，告解時，全是聖人說明他們的罪。若有人說：『我已經多時沒有告解，大約有三十年了，聖人屢次用一定的年數答說：『朋友，你本來有這些年，未辦神工了，你上次辦神工，是在某某光景辦了的，你不記的麼。』

聖人既得了這樣的奇恩，又很明白人心裏的光景，所以他一點也不怕。那些主意不定，或固執不肯回頭的罪人，因為聖人過着這些人，一看破他們的惡意，也敢盼望他們一定回頭。有時路過他們跟前的時候，注目觀看，好像一直把他們的心，全然看透了一樣。或有時親自去拉他們的手，領他們到神工閣裏。若那時還不肯認錯，吐露真情，聖人就說出他們心內的密事，叫他們再不敢推辭了。

如此因着一點好奇的心，去到亞爾斯本堂跟前的人，回了頭的很多，不能盡數記載出來。因為有許多人，來到亞爾斯，誰也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住處。還有好些，從神工閣出來，不說別的，單提他們，現在回了

頭、滿心喜歡。却也有些人、給別人詳細述說了他們回頭的來歷。從此也可以想到、那些什麼也不露的人、是麼怎樣回了頭的。

我們如今就把幾個罪人回頭的光景、記錄如下。

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在法蘭西魏肋法聯石城、有個畫匠、名叫方濟各道耳力、年三十二歲、久已冷淡、不進聖堂。某日他的一個朋友、向他說、「在亞爾斯有一位很出名的神父、他白日黑夜、給人聽神工、咱二人明日也去拜見他去。」他答說、「難道你也要辦神工麼。他朋友說……」爲何不辦呢。」他說……」隨你意吧、咱們明天就去見這位大名的神父、到底趕你辦神工的時候、我要打獵去。」第二天、方濟各背着鎗、領着狗、同他的朋友、一齊上了路。他本來也沒有意思去打獵、但是怕別人估量他、也去亞爾斯拜聖堂、所以他携鎗帶狗的去。趕他們到了亞爾斯、在街上正有一大夥人跪着、味亞內神父從他們當中走過、他二人就上前觀看。聖人走到跟前、先看了看那很體面的獵狗、隨後又看方濟各、也向他說、「巴不得你的靈魂、如同你的獵狗纔好哩。」方濟各一聽這話、覺着羞愧難當、就垂頭下看、工夫不大、他就痛悔已罪、辦了妥當神工。就在那一年、他進了該白肋苦修院、也發了願、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安然去。

世

還有一人，名叫安多尼，稍班，也是在亞爾斯回頭以後，入了苦修會，爲補贖他幼年時犯的罪過。安多尼原是里雍城的一個鞋匠，小時受了母親的好教訓，教友的本分，盡的十分熱心。不幸十五歲時，母親謝世，從此再沒人引導他，不及一年，就學壞了，教友的本分全不盡了。到底他的信德，還沒有全失，一想起他幼年時的熱心，心中很覺叨愧不安，願意回頭改過，但是怯懦無勇。末後到二十七歲上，即去通神術人中，找求心裏的平安，到底不但沒有滿了他的盼望，反到心裏更亂了，以致他白日黑夜，在明悟中，恍見些妖魔鬼怪，可怕的事情。那時他有意去亞爾斯，但他的朋友們，阻擋他說，去亞爾斯的人過多，輪不着你見聖人。因那時是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離聖人死的日期不遠，人不容易到他跟前去了。安多尼並沒有聽信他們的話，硬去見了亞爾斯本堂。他心裏說，按人們傳說，亞爾斯本堂，能看明人心內的隱密，既然如此，他必定能看出我心內的困難，也能知道，我因此多麼着急，「趕到了亞爾斯進堂的時候，味亞內聖人，正在斐肋美納小堂，脆着念經。聖人轉身作勢，告訴快要見他，過了幾分鐘，聖人果然接見了他。安多尼將自己一生的行實，向聖人全都說明，聖人就叫他明日再來。第二天，聖人他給說，那些擾

亂給他的虛想，全要雲消霧散，絲毫不留。又教他去府爾巍聖母堂辦神工。安多尼按着聖人的主意，到那裏辦了神工，果然得了平安，隨後就入了苦修會。後來他同幾位修士，路過亞爾斯拜聖人墳墓的時候，向那時的亞爾斯本堂神父，將他回頭的事，全全說明，又說，有他好些同鄉人，因他勸說，去亞爾斯也回了頭。

以上所說的安多尼稍班，及方經各道爾力，都是平常人，沒有讀過書，以下說的是一個文學人，但這裏不便露他的姓名。

這人不信宗教，行爲放肆，善於辭令，講論爭辯，常固執己見，說宗教是司鐸等，欺哄愚民成立的。他却阻止他的妻子，望彌撒，辦神工，他說爲那些婦女愚民，當有個宗教。然而一有機會，他就譏笑他妻子。他的妻子常忍耐，承受他那不正的行爲，也常溫和良善對待他。有一天，他的妻子，請他同往亞爾斯去，他應允了，他心裡很喜歡，去觀看這一夥蠢愚無智的人，聽從這個老陰陽先生指引，上他的擋，他就這樣稱呼聖人。

趕到了亞爾斯，他就往聖母堂去，那時人已佔滿了，男男女女輪着到聖人跟前辦神工。他一見那些人，

心中就起了輕慢憐惜的心思。自想到這真是一夥愚民，毫不推想，人說什麼，他們就信什麼。這個神父，許是正經老實人，但他一定沒有念過書，能給這些人指引什麼呢？他心中正這樣糊思亂想的時候，聖人從神工閣出來，帶着一番嚴重樣子，請他跟自己到更衣所去。他見此光景，甚為奇異，無奈隨後跟着聖人，到了更衣所。聖人叫他跪下辦神工，他強辭說：「我不辦神工，我沒有信德。」聖味亞內對面凝目注視，向他說：「你跪下吧。」他不得已，立刻就跪伏在地。聖人看透他良心的秘密，說出他所犯過的罪，連那罪的各種細光景，都給他說明，迫着他自己承認這些罪惡，都是他真犯過的。這個罪人，一發謙己認錯的心情，信德的真光，立時還給他了。大聲呼號哭泣說：「吾天主，我真信爾，欽崇爾，愛慕爾，懇求爾寬赦我罪。」隨後聖人說：「你平安去吧，再別犯罪了，但你該常預備便易，因為天主快要收你的靈魂。果然他從此改過自新，勉力行善。二年後，去巴黎遊逛，到了伯爾西河岸，得了急病，倒地而死。他的妻子，很是掛心，怕他沒有得救靈魂。但亞爾斯本堂給他說：「你不必掛心，你丈夫已經救了靈魂，到底仍該爲他多多求主，早賜升天。」

以上所說的這些罪人，都是一經勸戒，立時就回頭改過了。到底還有些罪人，很是容易回頭。有某太

太二年工夫常哭求天主，賜他丈夫回頭。他丈夫去里雍城，這婦人也相跟去了。趕回家的時候，他丈夫爲滿他的心意，領他到亞爾斯去。一到亞爾斯，這婦人就見了味亞內聖人。回了客店，就同他丈夫說：你當去拜見本堂神父，那是一個非凡的人，好像古時的聖人一樣。他丈夫一聽，就願意去見這位有名的神父。趕會了面，他就行禮問好，並祝賀聖人有如此的名譽。

謙遜的味亞內聖人，一聽如此的祝賀，頓即慚愧面紅，就同他說了些個無關緊要的話。到底這人正要拜別的時候，聖人就免留他說：朋友，你要走麼？但你還有話當給我說。這人答應說：我再沒有話說了。這次來，但爲拜謁神父就是了。聖人却注目看他，指着神工閣向他說：你跪在那裏吧。這人答說：我來不是爲辦神工，後來許能辦，我如今還沒有預備。聖味亞內一言不發，仍然注目看他，這人接着又說：神父我不能辦神工，因爲想也沒想過，總得我想一番才可。口裡雖說不願意辦神工，雙膝却跪伏在地，起首辦神工。但因當時不能完全告明，聖人勸他，第二天再來，接着告解。到底這二次來見聖人，他又違背了聖寵，他到聖人跟前，才幾分鐘，即惶惶忙忙的，從更衣所出去。當時他的妻子正在堂中跪着祈禱，就向他說：你怎麼呢？有了病麼？他說：沒有，沒有，咱們快走吧。

這婦人一聽這話，甚是心焦，怕事不能成功，勸他第二天再走，他丈夫允許了。到第二天，他隨妻子的請求，去望味亞內神父的彌撒。此時這罪人靈魂上不良之念，都消散了，他剛才還固執不願意告解，如今反自己去更衣所，求接續告解。以後他在亞爾斯住了些日子，他的妻子前日見他忿然從堂出來，再不欲進去，很是憂愁，如今見他在堂裏，手拿一本要理問答，工夫很大，重新念他忘了的道理，甚覺喜歡。又有一個罪人，名希爾勿，他雖病重，死在眼前，還好太工夫，不願回頭，歸向天主。他很年幼，就入營當兵，在軍營中，患了肺癆，因此回家養病，身體日見微弱，然靈魂的病症，更是沉重。一日他路過孟白連大街，見在一個書局門面上，有一張亞爾斯本堂神父的照像，他到跟前看了看，就譏笑起來。他的姐姐也跟着他，就給他說：「吾弟，你這樣譏笑，真是無理，若你依靠這位聖人，許還能治好你的病。」希爾勿一聽，更加倍譏笑了一番。到底從那時，他不由的常想念亞爾斯本堂神父，那一夜，在夢裏，又見了聖人，到了天明，就請他母親，領他到這位老本堂神父跟前，去。

聖人沒治好他肉身的病，但要治他靈魂的病，這事真不容易，因這幼年人固執不願意辦神功，聖人眼見病重垂危，心裏很是難受，然總不失望，每天去客店看顧他，末了給他聽了神工，赦了他的罪。隨後病

人在堂裏領了聖體，有人抬他到更衣所火爐跟前，他即大聲說，我是多麼有福呢，我一輩子也沒享過這樣大的福樂。以後又領他回到客店，他就向他母親說，我領聖體的喜歡，把我一總的疼痛都忘了，我再不願意離開這位聖人，我願死在這裏。果然天主允了他的祈求，當夜即安然去了世。

第二天亞爾斯本堂在講要理的時候，親自述說了這罪人如何回頭，得了善終，很是感動人心。那日是主日，教友滿堂聽的人很多。這件事也很動了亞爾斯本堂的心，許是因歸化這個罪人，另外費過心力。看聖人說過的幾句話，好相似爲感化這個罪人，天主給他加過內裏非常的憂苦，或是因聖寵用的法子另外一張毫無價值的照像，就領罪人回了頭。一日聖人想起這件事來，就說，天主招人回頭，不拘什麼法子也用，連我的一張照像也利用了。

那些罪人也不準在亞爾斯都回了頭，因爲這些人雖然到了亞爾斯，聽了聖味亞內的善勸，但沒有立即聽從，離開亞爾斯很大的工夫，才回了頭。還有的聽了勸諫，在聖人去世以後，才回了頭。

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在法國有個婦人，名類思日梅，年方二十，行爲已經敗壞，一日去亞爾斯亦同許多人一樣，單爲看顯聖跡說預言的這位神父。但聖人一見他，就面帶憂色，給他說，禍哉你呀，你的時候未

到、還要作許多惡事、然天主的仁慈、要可憐你、因你還沒有失了恭敬聖母的心、故此將得回頭的大恩。果然類思日梅那時尙存着一點愛敬聖母的心、他在里雍城作過一個很出名的事、可以作證。一日在里雍某街上、有個幼年人、說了一句很凌辱聖母的話、類思日梅正路過那裏、一聽這話、就重重的打了那幼年人一個嘴巴。

起頭亞爾斯本堂神父給他說的話、沒有什麼效驗、他先在里雍城居住、後來到了巴黎、在那裏仍然立了很不好的表樣、因此漸漸輕慢聖教會、心裏也很激烈惱恨司鐸們。趕法國巴黎起了共產黨、惹起內亂、他也扮作男子、入了共產黨、身帶大刀、首頂軍帽、腰纏紅帶、領兵一營、自稱彼日來營長。因他身體魁偉、眼強力壯、同一個上級軍官、一處住了多時、打扮全如兵士一般。當時正有些神父、被共產黨押在獄裏、他很盼望把這些神父槍斃了、怕神父脫獄逃走、他同守獄兵、在獄周圍走來走去、留心看守。果然終究滿了他的狠心、因於五月二十四、他也在槍斃主教的人數中、開了三排槍以後、見主教尙未氣絕、他還用鎗把、在主教頭上打了幾下。五月二十六、他槍斃了鄂利外神父。這位神父、看出這位營長是個女流、就心平氣靜的向他說、太太、這個服裝、爲你很不相宜。後來這位暴虐女人自己承認他槍斃了十三

位神父。

後來國家的兵將類思日梅捉拿到案，判決死罪，幸有看護囚犯的修女院長，爲他懇祈延長死期，因此後來把他的死罪，改爲活罪。他在坐監的時候，回心思想自己一生的事，就想起亞爾斯本堂給他說過的話，『天主的仁慈，要可憐你。』他把這句話，思來思去，漸漸就動了心，但他得了回頭的恩典，原是從他另外謀害了的鄂利外神父來的。他一被押到獄，那位院長，就給他說，我要救你的靈魂，院長一見他有了悔改的心，就把鄂利外神父寫的道理書，借給他看，後來類思日梅自己承認說，他回了頭，實在是因爲看了這本書，但他未曾切實回頭以前，心中覺着，很是費難。然而一回了頭，就完全改過自新。以後二十來年的工夫，他用溫和愛情，把他從前的罪過，全痛悔補贖了。他臨死的時候，人問他怕天主的審判麼，他答應說，我把我完全托於天主的仁慈，還有何可怕的呢。

這個女人，救了靈魂，原來是別人相幫的，並不是亞爾斯本堂，到底是因亞爾斯本堂的一句話，教聖寵的工程起了頭。

還有人，雖未聽聖人的道理，勸戒，來了亞爾斯單爲看聖人的房屋聖堂，就回了頭，但這樣的人，本來也

沒有全背棄了天主。

有某公爵、年紀已老、還不願意告解、領聖體、但他還有信德、主日他也望彌撒、到底若有人給他提說辦神工的話、他臆額不聽、提說別的事情。他妻子、很有德行、也很愛待他、爲別的事、在他跟前很有勢力、但爲叫他辦告解、也是實在無法可使用、用盡各樣法子、總無效驗、不能叫他回頭。末了還請他相隨自己、去亞爾斯朝拜聖人的墳墓、他爲滿妻子的心願、就應允了。來到亞爾斯進了聖堂、他一到神工架跟前、立刻就想起從前那麼些人、在這神工架跪在聖人跟前。當時這公爵想起已往的光景、頓覺心中惶亂、不知如何是好、他又進了聖人的屋子、眼見那窄小的地方、心裏就想起聖人在那裏行過很利害的克苦、又見那簡陋椅桌、破舊牀褥、立時懂的、爲得天堂、勞動受苦、也是值當的、不覺心中大動、至於在衆人跟前、發現出來。當時在那裏有一位神父、覺着聖寵的時候到了、就給他提說辦神工、這位公爵遂俯首說是的。他就妥當辦了神工、也明明發現他很喜歡、如孩童一般。

這人真是有福、因爲數月以後、得了急病、不省人事、有好些神父去他跟前、他都聽不着他們說的話。後來有人把在亞爾斯給他開工的那位神父請來、這位神父一說話、他就醒悟過來、明明白白的辦了神

工、就咽了氣。

這人原來是因爲在亞爾斯、看了聖人聖德的遺跡回了頭、在臨死的時候、聖人還願意用接他位的人、助他臨終、這明顯聖人身雖去世、勢力毫未減少。中古時、有某將軍、在死後還打勝仗、這樣聖人去世後、還在世救人靈魂。

第八章 聖人導引世人、隨主聖召、並贊助人建立慈善事業。

在教皇宣揚聖人聖德的上諭上說、亞爾斯本堂神父、受了天主一種特別的聖寵助佑、專爲引人到他跟前、痛悔告解、也叫那沉於罪孽的人、棄邪歸正、這就是聖人一生最出奇的作爲。

上章已經說過、歸化罪人、是聖人作的事業中最可納罕的。這不是說、聖人單作了這一件大事、並沒有興辦別的事業。聖人因爲多聽神工、得了一種認識人心的大智慧、並且從天主受了一個明鑒人心的特恩。聖人因着這兩個特長、除歸化罪人外、還能興辦許多別的事業。每天除罪人以外、還有許多別的人、比如主教本堂神父、修會會長、作父母的、連少男幼女等、都來求聖人教導。

聖人常想他的聖召、特特底是爲歸化罪人。所以怕耽誤了工夫、給人出主意、又急速、又痛快。有些婦女

嘗說、他們在聖人跟前、講明了自己的事情、也得了聖人親愛的回答、遂後就求辦神工。聖人說、可以辦罷、到底當着他們念悔罪經的時候、聖人就把簾子關上、開對面的簾子、去聽別人的神工。聖人本來推辭指教那些熱心人、有時不聽他們的神工、是因為那些人的神工、個個神父都能聽得了。到底那被聖人這樣拒絕的、有的覺着甚不快意、有的也抱怨起來了。看堂知道味亞內神父的意思、就告訴他們、不必勉強聖人、聽他們的神工、因為勉強也是無用。倘若他們要固執不從、看堂的就溫溫和和的拉着他們離開神工欄子。

亞爾斯本堂給人出的主意、不全一樣、有的明、有的暗、全按討主意的有什麼心思。聖人既是天主用的器俱、為光照世人、所以人得的光照、有多有少、在人信服他誠切與否。人若沒有正經意思、無心求真光、領教導、但為貪心奇快心意、就是聽了聖人的答應、也無非是清風貫耳、隨進隨出吧了。聖人終究看不清楚他的光景、也不能給他出個切定的主意。倘若有人真心實意的、來領指教、差不多常能不虛所望。聖人單說幾句話、他們日久不能解的疑難、立刻就雲消霧散了。人同聖人單在一會兒的工夫、必定覺着他先前的迷途、如今忽然脫離了。有時聖人單說、「那就是天主教你走的路。」立時那暗中找路的

人到了光明的境界，看見自己當走的道路了。

聖經上說，「義人說明智的話，如同注雨一般，在祈禱內呼求天主，天主便指示他該出什麼主意。」這句話在聖人身上，完全應驗了，還是他自己承認了，就是有一位奧單教區的本堂神父，遇了一端賠補不公的事，很是繁絮，返復推求，東討西問，終是有難莫解，因此就往亞爾斯投奔味亞內聖人去了，聖人三言兩語，便把這事分析清楚。那位神父不禁的驚奇，便問道，神父的高道理，是從那裏學的呢。味亞內並沒有回答什麼，單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小跪凳。這樣一邊答應他的問題，一邊也是勸他照樣去做。人們在各樣事上，都來求聖人指教，有時單來問世俗的事。這個說，我當賣我的地麼。那個說，我當合股營生麼。這事可以應成麼。可以做某某事麼。沒有一天沒人來討問這種事情的。果然有許多人，賴着聖人的指教，脫免了禍患。

到底公公的說，人來聖人跟前討主意，少有爲現在利益的，差不多都是爲救靈魂、修德成聖、或歸於一個堂口、一個修會的事情。多次還是爲定斷聖召、或爲立慈善事業。

在聖召這一節止，萬不可想聖人教少男入修院、幼女進修會，不加思索，冒昧從事。因爲聖人指引人，很

有見識、在聖人講道理上、就可以看出來、聖人整年的工夫、每天單喫一頓飯、他雖是這樣刻苦、並沒有細講克苦的道理、反勸那些服重苦的農夫、好好的保養身體。聖人雖然很愛熱心神工、也盡力的辯護熱心神工、到底講道理的時候、還明明的說、我們在一總的行爲上、該以智德爲主、不可尋找我們的嗜好、但該求着悅樂天主。假如你有些錢、要求彌撒、你見一家窮人、可憐至極、無飲無食、最好把錢施捨給這家窮人、因爲彌撒聖祭、是常常舉行的、你不求、神父自然也要作。但窮人在這光景裏、要沒你的哀矜、必受很大的飢困。又比如你願整天在堂裏念經、還不如給你所認識的窮苦人、作些有益處的事、因爲你相幫窮人、比整天在聖體台前祈禱、更悅樂天主。

聖人引人隨從聖召、也是一樣明智、看人心一眼澈底。教這一個歸俗結婚、教那一個進會修道、聖人看明人心內的情形、比本人認得還清楚。因此有人雖然定了主意、要走某某道路、也估量聖人必要叫他走這條路、到底聖人却叫他走別的道。我們如今述說一個故事、可以作證。有一個閩女、心裏覺着自己非進會不可、他先很大的工夫、在心保存了這個意思、以後就告訴了他父母、求他們准他入聖母往見會。但他父母絕意不從、因爲他父親、在法國南境、包攬泥水工程、離不了他的相幫、若他離家入會、沒人

經理賬目錢項等事，也沒人繪畫工程的圖樣，因為這閨女生來聰明伶俐，真能多幫助他的父親。某日有一少年來求親，閨女的父母硬勸他與這少年結婚。但他強辭不從，終究親事也沒有成了。他的意思是要棄家入會，他父母必要他在家，這樣彼此紛爭，實在難以解決。一日閨女求他父親，准他去見亞爾斯本堂神父，也許下，神父不掏出什麼主意，都要遵行。他父親也准了這事，就在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去見味亞內神父。神父接見他，非常親熱，他向神父說明自己願意入會的意思，也說明給父親許下，要全聽神父的指道。聖人聽了，略思片刻，便用決斷的口氣向他說，女兒，你該在家成婚。那閨女一聽這話，急忙回答說，神父這事怕不能行。但味亞內神父不等他說完，又接着說，你該歸俗成婚，為教你家裡平安，也為給人指明你的熱心，是真實的。那閨女既然許下，要遵行神父的定斷，隨就順從了神父的主意。他先去到府爾巍堂中，懇求聖母降福這事，以後回到家中，與先前求親的少年成了婚。

不但這些願意棄家修道的幼年女子，聖人把他們留在世俗場中，而且有些願意入會精修的神父們，聖人教他們住在堂口，照管教友。有一位神父，向聖人說，我有意去福拉威尼初學院裏，行避靜神工。味亞內神父答應說，好，去巴巴不得我也能同你一齊去才好。那位神父說，恐怕天主留我在那裡入多明

我會。味亞內神父答應說，不可，還不是天主的聖意，萬不可改換你現在的地步。那位神父又問說：神父假使這是天主給我默啓的善念，我若違背了，你想天主不同我算賬麼？味亞內神父說：天主的聖意，一定還是願意你住在堂口，照管教友，在那裡當行的善功，還多多的哩，你盡量的辦，還是辦不完。那位神父又說：求神父降福我，教我能常常認識滿天主的聖意。聖人降福他說：盼望天主鼓勵你，勇往直前，也拘留你，不改行別路。

有些人因爲不聽聖人明智的主義，後來明顯他們冒失從事。請聽陵桂白若修院院長，在一千九百零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給那時的亞爾斯本堂，寫在信上，說了什麼故事。（信上說）一日味亞內神父對某少年說：你不該進苦修院。少年答說：神父，我心裏覺着，聖寵逼迫我進苦修會，我也渴望克苦肉身。味亞內神父真實向他說：吾兒，你不當去那裏。少年回去以後，一邊懇求天主光照，一邊反復推想，總覺着自己比味亞內神父看的更清，過不多時，他就去了陵桂白修院，院長也收他在初學院裏保守。他在那裏，守各樣會規，極其容易，在守規聽命及熱心神工上，真不愧爲衆修士的表率。東加俾厄爾院長及波呂繞神父皆一口同聲的說：這一次味亞內神父可看錯了。到底這個初學少年，快要發願的時候，忽然脫

去會衣、還俗去了，衆修士都驚奇不止，以後他落在什麼光景，再沒人提說了。噯桂白修院院長，就結論說，可敬亞爾斯本堂神父的鐵石斷案，從此又顯明了。

從此看來，亞爾斯本堂神父，另外專務的，是拘束人的冒失的心情，撲散人過度的心火。那厭煩每日的本分，想別有聖召的，聖人教他們安分守己。但聖人若一認清，某人是天主特選的，就叫他一直向前，極救人靈。有的人，在聖人跟前，初次看明了天主的招叫。有的早有聖召，但在聖人跟前，又加神光，得了神力。也有人，因聖人的指教，把他家中阻擋他修道的防礙，脫離了。還有人，進了修會以後，敗興失望，一聽聖人講勸，又得了前日的熱心。

龍刀小修院，哲學生拉塞爾，願意出外傳教救人。聖人就給他說，你該進聖方濟各會。那少年，雖然有人給他提過方濟各會，但他從來就不願意進這會。因此心中覺着有些疑難，就問說，神父，這是天主的聖意麼。聖人答說，一定是毫無疑惑的。拉塞爾修士，遂就入了方濟各會的初學院。以後往亞登地方傳教，末後也陞了那裏的主教。

尼各老毛內，是里雍城人，素日想進苦修會，但因會中苦工太嚴，總是憂疑不定。聖人向他說，難道你同

苦修院的修士沒有一樣的骨肉麼。尼各老一聽這話，神火倍增，把先前的虛想一概打消，遂後進了苦修會，取名依爾代布郎得。

各力孟斯饒里小姐入會後，上司打發他到米塞呂地方助理校房。但他敗興失望，疑惑聖召，要想出會還俗。某日他正在亞爾斯聖堂中祈禱，味亞內神父箭直的走到他跟前，安慰堅固了他，此後終身再沒有離會還俗的意念了。

亞代什省有一個少年，欲進耶穌會，但他父親很不願意，說他棄俗入會，是因自覺無能，得不了什麼高位。少年爲給他父親證明自己入會，不是因爲這個緣故，就往三西爾武備大學投考，得了官爵，但少年立即又說了辭職的話。一日他父親忽然向他說，要是亞爾斯本堂神父給你出主意，你隨從否？少年答說，我情願從隨。他父親又說，那末我要引你見亞爾斯本堂神父去，少年答說，父親多咎領我去，我就去。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九月底，父子二人就去了亞爾斯也，進堂聽了亞爾斯神父講要理。那次聖人先講了家僕對於主人本分的道理。不久忽然之間，擱下這個題目，述說了聖伯爾納多、聖類思、公撒格及路易斯公主的聖召。出堂時父親向少年說，咱們不必去拜見神父了，因我已經知道他要說什麼。到底二

人末了也去見聖人，聖人鼓勵了少年的心火，也撫慰了他父親，叫他寬宏大量的，應許兒子隨從聖召。費里斯波利是古不拉地方人，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九月八號，他往亞爾斯去，過聖母聖誕瞻禮。那一天來過瞻禮的人，擁擠十分衆多。味亞內神父，從人叢中走過的時候，一見這位少年，就箭直到他跟前。費里一見聖人，立刻說了他願意入苦修院。聖人就答應說：「吾子，是的，你當入會苦修，這是天主的聖意，天主也要降福你。」但少年回家以後，覺着無心苦修，因此待了一年，又到了亞爾斯，回家後又等了一年。末後他想，不拘入什麼修會，也算滿了聖召。就在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底，進了聖母小昆仲會。在這會裏，也享不着什麼福分。住了六年的工夫，愁眉不展，心中總是不安，他也不曉得，人若不隨從聖召，終究不得平安。直到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入了苦修會，才明白了這事。他爲補報亞爾斯本堂神父，引他走眞聖召的道路，就取名斐肋美納。

以上論的是味亞內聖人，引人隨從聖召，說的故事既是簡略短縮毫無趣味，不必往下再說了。就是再說，也是叙說不完，因爲聖人引人隨從聖召的事跡，無數，恐怕在法國全境，沒有一座大修院，或修會沒有聖人打發的修士。恐怕建立修會的會祖，爲聖教會栽培的神父修士修女，還不如這一位鄉下的本

堂神父栽培的多哩。

聖人不但指引人如何走聖召的道路，而且那時在里雍地面，還興辦了許多慈善事業，就如孤兒院、濟貧院、安老院等等，其中有的是聖人親自創立的，有的是別人賴着聖人的鼓吹設立的。就連那遠方興辦的慈善事業，也多是因聖人的主意獎勵成立的。這是因為聖人的言語極有價值，能破難解疑，將計就計，聖人倡呼一聲，別人即風起雲從，育嬰堂、養老院，不久就遍立各處。又提醒人著書立說，學習各種美術。因當時不但行好為善的人來討問聖人的主意，連那些能人才子，有時也曲服已見，請教於聖人。噶爾因黑老本是著作名家，他寫辨護真教書籍時，先討問了聖人的主意。又有工程師包桑他願意在里雍府爾巍山上建立一座新聖母堂，繪了一張壯麗的圖樣請聖人看，聖人稱讚也預言這事要成。以後當着德法交戰的時候，里雍人果然許了愿，重蓋府爾巍山上的聖母堂，聖人的預言從此應驗了。聖人相幫的這些善工，就如他所指引的那些聖召一樣，一一都成就了。因為聖人定奪這些事，常有出奇的良好，雖然人們請他定奪的事無數，聖人却能將那些事的利害立刻分別明白，若那事是無益的，或是冒失的，就棄而不用。若是按排的不妥，就改正他。若是還不到成就的時候，就勸人別着急。但若有

人同他商辦什麼善功，只要這事是從熱心及良知來的，聖人一概許可，到底告訴他們，在起首免不了受些艱難，他囑咐他們，總別失望。

在這些善功裏，有一個，我們該細細的述一述，因為全是因着聖人的相幫，成就的，在歷世傳來的善舉內，也是最得人心的。這個善功，就是拯亡修女會，又叫看護慰貧病修女會。

在法國老嶼斯村有一小姐名歐日尼斯美特。他生於降生後一千八百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小的時候，對於煉靈，就顯有同苦相愛的深情。對於天主的照顧，有孝子依恃父母的忠心。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即追思已亡那一天，他領聖體後，忽然心裡起意說，為相幫戰爭的聖教會，在各等緊要事上，都有修會，但是還沒有一個修會，用熱心及愛情的善功，相幫受苦的聖教會。他因此大動了心，也想是天主叫他補起這個缺欠來。然而在起首的時候，人不很贊稱這個意思。就連他的本堂神父，也是竭力反對。依神父說，他在世俗中行善功，行的這樣完善，明証天主再不托他辦別的事了。白賚主教沙郎東也有一樣的意見。小姐於利肋聖心修會避靜時，也同這位主教會過面，後來主教給他寫信說，你願意建立的拯亡會，如同早先聖母贖摠會一樣，狠是新奇，熱心人也必要贊成，到底先該有天主

格外的神光充滿灌注你的靈魂才可，因為成就這事，狠不容易，所以我想，老曠斯本堂說的有理，勸你幾時在世俗中，再沒有可行的善工，再立這會吧。白賚主教說的超性的光照，二年以後，小姐才得着了。到底照主教說的，真是充滿灌注了她的靈魂。但這光照，降到老曠斯堂口，是從白賚區一個最出名的小堂來的，主教也很認識這個堂口，因為這個小堂口，是那一區最出名的。在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七月間，斯美特忽然起了投奔聖人味亞內的意思，因為前幾個主日，曾聽人提說過亞爾斯本堂。此時小姐正思謀，如何可以接近聖人，忽有他的一個很熟識的小姐，來門拜望，並言明要同自己的父親，去亞爾斯拜見聖人。斯梅特見機可乘，即給這小姐說明自己的心意，並求他到亞爾斯後，代請亞爾斯本堂，指明這個拯救煉靈的新會，能否建立。雖然免不了這些阻擋，過不多時，那個小姐，把亞爾斯本堂給他回答的話，報回來了。聖人答應這話，雖不多，却明顯他贊成斯美特小姐的主意。聖人這樣說，他為拯救煉靈，要立一個新會，這事全由他作主。後來斯美特小姐，把聖人回答的話，告訴了沙郎東主教，主教就給他說，我的女兒，亞爾斯本堂，真是一位聖人。我全心依靠他的祈求，若你再向亞爾斯本堂，盼望多得光照，你可以提着你的名字，給他的副本堂陶格年寫封信，也求他給你寫個回信。十月底，斯美特小姐，托

陶格年神父、代求聖人、在追思已亡占禮日、想一想自己那個主意、究竟如何。及至十一月十一日、陶格年神父回答說、我把你所問的事、已經給我的本堂陳明了、你在兩件事上、可以放心、再不必多疑。第一味亞內神父讚稱你有精修的聖召、第二他也讚稱你愿立的新會。據他說、這個新會、在聖教會內、將來要發展的很快。從那以後、斯美特毫無疑惑、覺着自己非常的喜歡、因為日久渴望的事、如今達到目的了。然而過不多時、因為不知事情的究竟、又想起該離開自己的母親、所以他十分焦愁、就又投奔亞爾斯本堂、也接了陶格年的回信說、我已經給味亞內說過你要離家、這事為你的心、尤其是為你家裏的人、是很難忍受的。到底我很驚訝的、是因為他平常勸幼年婦女進會、總不要相反他們的父母、必須得了父母的允准才可。然而對於你、全不是這樣、他決定說、那從本性來的憂苦、不多時就要消滅。他又鼓勵你、成就你的主意、向天主這樣說、『主之婢女在茲、爾所欲者、請全行於我身。』他也為你祈求、我也同他一齊祈求、盼望在你心中、聖寵與本性的戰爭、聖寵常能得勝。趕這封信到了老曠斯村、斯美特小姐已經得了母親的准許、他立刻報知亞爾斯本堂。亞爾斯本堂也立刻回答說、天主行事又剛毅、又溫和、依靠他是多麼好呢。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正月十九日、斯美特小姐到了巴黎、及至二十二日西布爾

主教也讚稱他建立這個新會，他就起名叫主顧瑪利亞會。到底在起造的時候，遇了不少的難處，比如銀錢缺乏，入會者寥寥無幾，他自己又患了很疼痛的病。在他這些難處裏，又投奔味亞內聖人，求了他的安慰。聖人的安慰，爲勇敢靈靈，真是適當。陶格年給他寫信說，我的本堂味亞內說，你的這些十字架，真如同鮮花快要結菓了。在別的一封信上又說，我的本堂說過，天主要你受苦，是爲教你，及你立的新會，因着這些苦楚，得受天主豐厚的聖寵。同時亞爾斯本堂也給他出這很明智的主意說，「初學起首，不必人多，到底要選那好的，作優美的種子。」斯美特小姐起首，同幾位修女，住在一處臨時的院子裏。及七月初一日，他們搬到巴線廉街上一座院子裏，這座院子就成了本會的首院。那時已經定了會中專行愛德的善功，但未擇定何種善功更好。第三日有一個不相識的人，來院問說，有一窮病婦人，修女中有去望看者否。斯美特一見這個光景，就想這是天主給他回答的話，當即定了拯救煉靈會的修女，也當作看顧窮苦病人的婢女。爲此事人討問了亞爾斯本堂，聖人也全心讚稱他說，你們用愛德的善功，當拯救煉靈的法子，這是天主給你們默啓的主意，因爲你們在世上，并在煉獄裏，同時輕減耶穌肢體的痛苦，這樣算全體帖了，吾主耶穌的聖意。這看顧窮苦病人的善功，不多幾時，大形發展。那些修女，

好相成了些傳教的宗徒、凡他們去過的地方、差不多都得了信德的真光、風俗也大加改良。他們診視人肉身的疾病、一齊也看出人靈魂的病症。也想法治好他們。所以若有父母婚配不妥、使之重婚。孩童有未領洗者、使之領洗。教友有未領初次聖體者、使之領聖體。臨終者、使之告解。這樣那些窮苦人、得了很大的益處。修女們一邊善言勸導、一邊慈心愛護、因此那些勞苦人、很是依信他們。雖然這樣、難處總是不少、幸賴亞爾斯本堂、時時幫助、勸慰他們不至於敗興失望。一千八百五十七年、西布爾主教去了世、善會失此至親恩人、院事將來的景況、也有些不穩妥了。亞爾斯本堂就寫信安慰道、你們既是天主照顧的女兒、就要在衆人跟前、顯出天主的照管來。修會既建立於十字架上、便不怕那風浪的衝擊了。因爲十字架、就是天主親自安放的基礎。是年復活占禮後、又遇了一個難處、味亞內聖人又寫信說、天主的照管、要因着這些難處、顯出你是他特愛的女兒來、也顯出他很讚成你的事業。那些煉獄靈魂、能對拯亡會修女們說、「我們在世上有了恩保、他們不但爲我們祈禱、還與我們同苦同憂、因爲他們知道什麼叫作受苦。」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正月一號、陶格年神父到巴黎、看他們的小修會回了亞爾斯以後、致書於主顧

瑪利亞會姆母說，我把你們會裏的光景，詳細給我的聖本堂述說了一遍。他一聽你給我說的那些動心景況，就禁不住流淚。到底他很驚訝天主，用隱奧的法子，格外照顧了你們的修會。我也給他說過，「我的本堂，這新會的祖母，許來見你一面。」他答應說，很好他來見我，比一位皇后臨門強的多了。逢遇這樣大德的靈魂，是多麼甘飴呢。他辦的事業，明是天主的工程。到底祖母終未得拜見聖人，因為是年八月十四，亞爾斯本堂去了世。這會的後事，不必再續述了。但說這會照聖人預言，如何發展興盛。這善會的規矩，隨機應變，修女們能隨意行各種善功，并救助各種困難，因此傳佈的很快，不但在巴黎，修了好幾座修院，在法國別的大城，以及比利時、意大利、英國、奧國、亞美利加等國，都建設了分會。祖母於亞爾斯本堂去世後十一年也去了世，然在此十一年內，往囊達城、比國及中國江南地方，都打發了本會的修女。

祖母自亞爾斯本堂去世後，雖不能親領訓誨，然而迴念聖人生前的教訓，常常勉力，承受各種苦難，另外承受了臨終最大的痛苦。一千八百七十年八月間，他病重臥牀，不能復起。嗣後病勢日重一日，命在旦夕。那時耶穌會神父奧利完當他的神師，這位神父常教訓他，善用痛苦，如同早先亞爾斯本堂教訓

過他一樣。勸他的話，也如同聖人爲鼓勵他，勇敢背十字架，說的一樣剛強，一樣質樸。比如說：「你看我們，不讓你帶着愁色死了。」正月初九日，好相死期在即，奧利完神父，穿着味亞內聖人的小白衣，給祖母送了臨終聖事。那時法京巴黎正被德人圍困，炮彈飛過城上，轟轟烈烈，以致病人不能細聽神父的言語。然而炮聲的震烈比神父言語，更能令病人預備善終。他這樣忍受痛苦，又過了一個月的工夫，明悟還是一樣清楚，痛苦也是一樣激烈。但因炮聲不止，他就知道同時常有許多人去世，曉的要緊把所受的痛苦，獻於天主，爲拯救他們的靈魂，早出煉獄，快享永福。末了他再不能口裏念經，到底受的痛苦，還常是一樣。幾時實在忍受不住，就拿起他所說的迷昏藥來，就是亞爾斯本堂，給他的一串念珠，在每一珠上念說，耶穌隨爾聖意。二月初七日，是耶穌山園祈禱占禮，他安然逝世。他在世時，若沒有亞爾斯本堂的相幫，恐怕也辦不了這樣大的事業。

盼望將來有一日，他得列入聖品，與味亞內聖人齊名並稱，同受普世教友的尊敬，就如早先聖女尙達肋因着聖方濟各撒肋爵的指引，立了往見會，死後一同列入聖品，得了一樣的光榮，又如聖女無蘇拉賴着聖五傷方濟各的帮助，立了聖方濟各三會，後來也得立入聖品，分受了聖五傷方濟各的尊榮。

第九章 天主特別遣使聖人的憑據

聖經上記載、吾主耶穌屢次治好人肉身的病、以表治好人靈魂的病、所以天主有時揀選聖人們、專為引導罪人回頭、復得超性的生命、多次也賞賜他們、療愈肉身疾病的神能、為他們特別被遣的憑據。味亞內也得了這種特恩。但我們不能把聖人輕減人病苦、治好人病症的各樣事跡、都記錄出來。因為聖人以靈跡治好的病人、多不勝數。比那些多顯聖跡的大聖人們也不在以下。若要把那治好的病、及每個病好的憑據、都說出來、這本小書就容不開了。如今我們只提一個病人在亞爾斯得痊的憑據。這憑據是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正月六號、由最著名的外科大夫奧廉之父寄給的。他寫說、我想某小如的肺上患了不治之症、再沒盼望好了。不料我出門才幾天、趕回來以後、見他已經痊愈、我敢確證這病得好、絕不是從本性來的、有好些病人往亞爾斯去、在那裏病得輕減、或竟痊愈、也得了醫生這樣的證書。

在聖人療愈疾病的事上、最令人注意的、是聖人齊全的謙德。幾時有病人來到聖人跟前、求他醫治、聖人必先教他們到聖女斐肋美納前做九日敬禮。雖然他也同他們一齊祈求、有時也覆手降福他們、但

病好了以後、全歸功與聖女。聖人嘗說、天主以外、只該感謝聖女、總不教人想他有顯聖跡的能力、恐怕衆口一詞顯揚他的德能、所以常嚴守緘默、總不提說別人、因着自己的祈求、得了的恩典。

但聖人若理會人疑惑天主的德能、有時也明說、自己在亞爾斯經過的奇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七月、聖人的一位助理司鐸、告訴聖人說、有些人對於在亞爾斯好了的一個病人、起了爭端、有的說病已痊愈、有的說病仍在身。聖人答應說、教那些俗人隨便說去罷、盲者怎能看明這事呢、假使吾主耶穌如今把他從前在如德亞顯了的聖跡、再都顯了、他們還是不信。然而他們信與不信、毫不減少吾主耶穌的全能。比如上主日某貧苦園丁、從河那邊背來了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兩腿殘疾、從未走過一步。這個園丁在聖斐肋美納像前、作了九日敬禮、九日之末、小孩子痊愈、父子二人回家、小孩子比父親走的還快。從此吾主耶穌教跛者行走、病人痊愈、死人復活、許多人在跟前、親眼看的是聖跡、還仍然不信。人不分古今、同是一般的面目。

注意 聖人生前死後、因着他的轉求治好了的病人中、有許多孩童。羅瑪禮部、爲列聖人入真福品、考查兩個聖跡、當作證據的也是兩個孩子、因聖人的轉求、病得痊愈、其中有一個小女、在聖人的

孤兒院住過、天主賞聖人能治好孩子們的病、大概是因爲聖人、另外照顧了那孤哀孩童們的緣故。

聖人爲辯護天主的全能、有時也甘願述說在亞爾斯顯了的靈跡。但若與天主的全能無干、總不提別人因他的轉求、得了的恩典。若有人來致謝、聖人就覺心中十分慚愧。聖人到了晚年的時候、那來謝恩的很多。聖人心中羞愧不過、就求聖斐肋美納、免去這個苦惱。果然聖女聽了他的祈求。以後在亞爾斯治好病人就不多了。起初人們十分怪異、後來他們理會許多病人、回到家中病即痊愈、就知到聖人祈求了天主、不是不教治好病人、但是爲保存自己的謙德。陶格年神父願意知道這事的實情、就問聖人說、神父、你不知道別人說你什麼嗎、人說你不准聖女斐肋美納顯聖跡了、這是真的麼。聖人誠誠實實的答應說、不錯、是真的、因爲這事的風聲過大、以致來的人十分衆多、所以我請求聖女在這裏、但歸化人的靈魂、至論肉身的病、可在遠處治好。聖女完全隨了我的意思、許多病人、在這裡起首念九日經、回到家、病才得好、爲此無人得見、無人得知。

聖人首先惠務的、就是拯救人的靈魂。看着醫治肉身的病、萬比不上醫治靈魂的病。聖人能療愈人的

肉身、本不是天主派他的職分、不過是他特職的標記罷了、所以我們就再不提、在亞爾斯治好的病人了。不然恐怕有人想、聖味亞內蒙天主揀選、如同別的許多聖人一樣、特爲救濟人肉身的災難。如此想去、就把聖人的專責、懣錯了。

不但來亞爾斯的病人不可數計、就是遭難喫苦的人、來到聖人跟前的、也多的無數。他們因聽得聖人格外善於安慰人的憂苦、就都來把自己的苦衷、告知聖人。有的說自己家道困難、鉅災頻仍、有的說家中不睦、同居艱難、又有的說自己所求不隨、空望一場、還有的哭自己度生無福、無甚希望。聖人一聽他們的話、就雙手合併、舉目向上、兩眼含淚、虔心默禱、又俯首下視、發顯與他們同苦同憂的心情。如此激發他們的盼望、然後善言鼓勵他們。說的話句句貼合他們的光景、有時教他們明白、自己憂愁的真緣故、是他們的秉性不正。這樣他們一知道患難的根原、也就知道了醫治的方法。遂後聖人教他們在信德中、找那用不盡的安慰、也同他們一齊念經、趕念完經以後、他們就又有興頭、各自回家去了。聖人無論接待何等可憐人、常是一樣熱切親愛。但對於兩等人、另有一番憐憫之情。第一、是爲那些失了父母無依無靠的孩兒、連那些失了子女、再無生趣的父母。第二、是爲那些熱心教友、見自己的朋友、

或親人未得告解、猝然死了、或死的光景不妥、就憂愁難過、怕他們沒有救靈魂。聖人安慰提醒第一等人、給他們題些另外的理由、好教他們安心忍受世上的患難。對於第二等人、聖人雖然自己也十分害怕天主公義的審判、却良善親愛的樣兒、給他們講天主無限的仁慈。聖人說的預言、平常不關於公事、多是爲個人的私事、比如給好些人預言他們的死期將近、這些人多半是才回了頭的罪人、爲叫他們常記念死期將近、好避惡行善、免陷誘惑。或是一些熱心教友、教他們因着切望天堂的福樂、心火倍加。有時聖人祈求以後、給他們回答確定的話、明顯他受了天主的默示、比如說、「你的丈夫、或你的朋友、救了靈魂、但我們該多爲他祈求、好教他早出煉獄。」有時聖人受了天主的光照、不但能知道後來的事、還能知道遠方的事。聖人活的時候、人們肯說的、是他與邪魔爭戰。聖人死後、人們肯題他所說的預言。但人之常情、多好鋪張、竟把許多自造的謊話、也都歸於聖人了。且說今日的法國聖教、沒有一件重要事、沒經聖人預言的、這樣他們免不了有些損了聖人的名譽。聖人有時預言某人的親友、父母、姊妹、死期已近。或有願入會的、因爲有阻擋、聖人就教他們、等到一個確定的時候、再入修會。定期一到、聖召的阻擋、全都雲消霧散了。聖人還預知某修會成立、某修會散沒。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有一位幼年小姐、

願入某修院、聖人勸他不可、說一年後、這座修院將要封閉。果然過了一年、聖教艱難、那座修院被封了。從此可知、聖人的預言、特特的是爲救助個人的靈魂、或是引導個人、妥當走天主給他預定的道路。這樣也可以證明聖人特別的職分、就是勸化罪人回頭、指引人的靈魂、穩走天堂的道路。聖人既然能預言未來的事、也就不必納罕、他能通曉遠方的事了。因爲預言的特恩、遠遠的超過知遠方事的能力。況且人都知道、有些人雖無超性的光照、有時也能知道遠方的事、但若這種奇能、是出於一位聖人、就成了他聖德的一個憑據、因爲這個特恩、同他的德行、職分、是緊緊相連的。然而在味亞內聖人身上、尤其要注意的、是聖人知道遠方的事、只爲相幫別人、或領罪人回頭、這樣也是天主特選聖人、爲引人靈魂、相幫罪人回頭的一個憑據了。上面說過、委多尼梢班在聖人跟前回了頭、他的一個朋友、隨了他的主意、去到亞爾斯聖人於人夥中見了他、立即向他說、你快回里雍吧、你的房子失了火、聖人說的不錯、真的房子失了火、第二年那個人又去到亞爾斯、也在那裏回了頭。有一鄉下婦人、來到聖人跟前辦神工、辦畢、聖人向他說、你快回家吧、你家中進去了一條長虫。婦人到家各處尋找、也沒有找着、末了把那天晒的草包、搖了一搖、果見一條長虫爬出。倘若聖人沒有預先告訴他、睡覺時、一定難免長虫的毒害。又有

一次、一個幼女在亞爾斯才起首避靜、聖人向他說、你快回家吧、因為你家裏的人都等待你回去。幼女立即返家、見他的姐姐、當他出門以前、毫無疾病、如今已死在牀上了。

還有一個鄉下婦人、疾病在身、一日去聖人跟前辦神工、路上遇見一個邪法人、他就向那人、討了一個治病的方法。邪法人將行邪法物、放於瓶中、令婦人拿去、婦人臨進亞爾斯、把瓶子藏在樹林中。聖人聽他告完了罪、向他說、『婦人怎麼你在叢林中、藏了瓶子一字不提呢。』以後又告知婦人、聖教會禁止人行異端、也勸他日後再不可討問邪法人。

聖人能預見遠方的事、是因為他救人的心火、和純全的愛國、開啟了他的神目。但該知道、聖人得了能知遠方事理的神能、只為成全天主派給他的特職。聖人看透人心隱微的特恩、遠遠超過他知道遠方事的能力、而且這種奇恩、與他的特職、兩相關連、若多講述這個奇恩、就得再說前章的事跡、另外是引領罪人回頭的那一章、但在這裏我們可結論說、聖人差不多每日去聽神工、在那等待辦神工的人夥中、就能看出誰要緊快來辦神工、或因他們不能再等待了、或是他們的靈魂、另外可憐、聖人每次打手勢、招他們先去辦神工、別人習以為常、也不怪異這事。聖人也能看出誰怕領告解、所以屢次出神工架、

把他們從堂裏引到更衣所，善言勸他們妥辦告解。也有時迫着他們完全告明己罪，向他們說：還有這條罪，你爲什麼沒有告呢。

有些人願意試探聖人這個神能，都被聖人看破了他們的心思。如某青年去辦神功的時候，跪在聖人跟前，裝作誠切痛悔的模樣。聖人冷情對他說：你去罷，我沒有功夫聽你的神功。次日青年入理會聖人，看破了他的隱意，就真心痛悔，去到聖人跟前，聖人接待他非常的親愛，也聽了他的神功。又有一人在聖人跟前辦神功，承認自己是個大罪人，但說的盡是虛話。聖人聽話，立即向他說：你真是個大罪人，但你告了的罪，不是你所犯的，你犯的是某罪某罪。這人一聽聖人露了他的罪，也就真心回了頭。

聖人不但認識罪人，就是善人，或不明白道路的靈魂，聖人都認識。所以有許多人來討聖人的主意，方才開口，聖人就阻止他們說：我明白了你說的事，給他們出的主意，也恰合他們的光景，明證聖人全知道了他們的事情。有時人還沒有開口，聖人就給他們出了主意，出的主意還是正符合他們的心思。比如有人來到亞爾斯，願意向聖人討個主意，多次聖人路過街上的時候，就箭直的到那人跟前去，親自說明他的要事。恐怕有人說：聖人能看透人心，是因爲聖人會察顏觀色，揣度人的心意，又因多年聽

了神功、深識人的心理、不難看透人的心意。但有許多光景十分奇異、明證聖人是受了天主格外的神光。固然庸常無德之人、有時也能忖度人心、但這個能力、是出在一位聖人身上、常爲創辦有益的事業、同他的職分又緊緊相連、所以就成了他聖德的一個憑據。這事在聖味亞內身上毫無疑惑的、因爲聖人雖然能看透人心、總沒有一次是爲滿人好奇之心、或是爲無關緊要的小事、常是本着大愛德、及救人的心火、成聖別人的靈魂。從此可見、聖人的心、充滿了超性的精神。

我們要明白聖人的德行有多麼大、該知道那不單到過亞爾斯的人、得了聖人的恩典、還有無數的人、從未到過亞爾斯、也得了聖人的相幫。因爲有好些人、不能親自去亞爾斯拜見聖人、就托人代求、或寄信與人、也都滿了他們的盼望。這樣病人得痊、罪人歸化、憂苦的得了安慰、道路不明白的得了光照。最顯明的是上章記的拯亡會的祖母、他雖然從沒有見過聖人、但靠着朋友和信札得了聖人的相幫、建立了修會。

聖人每日去用午飯時、見案上信件堆集、各種文字、各級人的都有。聖人既沒工夫都看、每拆一信、若見盡是些寒暄套語、就立刻付火燒了、至於別的信札、也不過匆匆展閱一次罷了。

聖人死後在他屋裏還找着不少的信札。這些書信有的是求聖人指明他們的聖召的性情或毛病有的是縷述他們的才能、境遇、還有的只寫幾句話，想聖人就能明白他們的事情。聖人沒有多存留這樣的信件，因為許多的信寫的是心內的密事，不可洩露於人，所以一看完就燒了。

有許多的信是述說疾病、求聖人醫治、或述說家道困難、尋求安慰。又有的托聖人轉求、賞某人或全家回頭，其中有許多很感動人心，就如英國貴族奧瓦爾特因朋友的介紹、求聖人賞他父親內爾公爵歸化。還有神父們的信、托聖人求天主賞他們所管的教友恢復先前的熱心。又有主教們的信、托聖人轉求賞本區的信友熱心。總之沒有一種善功、不托聖人轉求的。

聖人接的信既如此多，差不多沒有工夫親自答覆。若有時看着該寫個回信，就請助理司鐸代筆。況且許多的信只是托聖人轉求，所以平常雖然未得到聖人回音，也沒有不得效驗的。因為後來，聖人還屢次接了道歡謝恩的信，比如信中說某日托亞爾斯本堂代禱，病勢即見輕減，某罪人起首改惡歸正，某事將成，諒無阻碍等等。總而言之，我們看了這樣多的人，賴着聖人的轉求，得了所求的恩典，給聖人寫信道謝，或請聖人替為謝主，就不怪異遠近各國都傳揚聖人的美名了，也不怪異那亞爾斯小小的村

莊、竟成了十九世紀、法國聖教的中心點、宛如一座烈罌、火光四射、大大的燒熱、也光照了法國當時的信友。

第十章 聖人之內修

看上幾章說、味亞爾內神父、一天間事務那麼繁雜、人必疑問道、他在喧嘩熱鬧人叢中、怎能收斂自己的心神呢、他整日忙祿照管別人、怎能略略回心自省呢。豈不知爲熱心人、沒有一樣光景能阻擋他們的內修、至於爲亞爾斯本堂也是這樣。當他事務紛煩、爲內修幾乎分秒餘閒全無的時候、他的內修正纔精密了、也正是那時他的德行、更顯明、他的愛德、良善、謙遜、及犧牲自己的心神、爲衆人竟成了出奇的榜樣、也數着在外務繁雜的時候、他的內修更成全。

聖人神貧至極、連牀上的草褥子、也不是他的、因爲他一切應用的器具、也都變賣了、但買傢伙的人、仍准聖人隨便使用。到底聖人越貧窮、越能施捨、因爲人知道聖人有的錢、盡爲慈善事業用了、所以那願意行善的、肯給聖人捐助銀錢。有的來拜見聖人、親手交送、有的在信裏郵寄。有時聖人在自己抽屜裏、找得很多的錢、也不知是那個慈善家給放的。聖人若有了意外的急需、就急忙去求他的財政司、就是

他另外恭敬的聖人們，不久就來了正對他該用的錢項。

左近的人，不拘有了何樣的窘困，聖人一律的救濟他們。比如給人家購買饅頭，替人付清租錢。一千八百五十四年秋裏，聖人曾打發人，向某債戶催索一些小帳，那欠債的推辭不還，假託說亞爾斯本堂用不着銀錢。聖人聽了這話就說：『快要到聖瑪爾定瞻禮了，我該出三十多家的房租，我爲麼用不着錢呢。』差不多也正在那時，本堂口死了個女教友，有人向聖人說：『這女人死了，他一切的進項，就算你的了。』聖人答說：『噯，這項錢是許多人要分享的。』

聖人不但在本堂口，及本主教區慷慨施捨，在別的主教區也是一樣大方好施。在白賚主教區，單爲創辦下會的事業，資本銀就化了二十萬佛郎。其餘在別處，聖人相幫各等的慈善事業，也是不計其數的。然而聖人很不願亞爾斯作，法國行愛德的中心點，爲此有人獻來哀矜，聖人有時也辭謝不受，曾向幾個人說：『我不要這樣多的錢，請給我一小分就足了。』又曾向某人說：『吾子，你留下你的錢罷，在你本地方，也有不少可行的善工。』聖人同聖味增爵一樣，也有法國鄉下人的那種良智的特長，聖人有此良智，又加上信德的光照，作事總無過度之弊。

凡親近聖人的、聖人格外現尊敬親愛他們的樣兒、年紀越老待人越現良善。請看聖人一天受多少的囉唆、或是出堂、或在聖堂行走、常有人截道、給他設些糊塗的問題、翻來復去的煩唆他。屢次好些人一齊問他、這樣無益的話、教他非常的爲難。有時數人拉着聖人的白衣袖、一齊說話、教聖人不知同誰接言是好。人雖這樣放肆、聖人總沒給他們說過一句硬話、也從未繃眉蹙額、或帶不樂的面目。他對於衆人常是這樣良善、因此他活的時候、就得了個良善的綽號、至今亞爾斯全法國、連羅瑪人、提起聖人、常稱他說、良善的爾斯本堂。因爲聖人銀白長髮、籠罩着鬚然可親的笑容、雙目雖有着透人心的力量、那光輝却不使人畏懼、所以不拘誰一見他、自然就起一翻愛戴慈父的心情。

聖人對於助理司鐸們、更是良善。他們稍有不順心的事、聖人也常設法給他們解除。他們若略有點兒病、聖人就替他們盡本分。陶格年神父說、『我到亞爾斯工夫不大、有一主日、聖人理會我、在念申正經的時候、咳嗽的很、晚上念罷晚課、他手裏拿着燈籠、突然去到我那裏。當時天色已黑、又且陰雨、我乍見他來、甚爲驚異。他向我說、吾友、我理會你咳嗽的利害、我可不乏、明日我替你作頭台彌撒、並給小孩子們講要理吧。』

聖人待他的助理司鐸們，都是這樣，爲省他們的筋力，他自己擔任多少的事。常操心不教他們缺少什麼，總是想法教他們事事歡心。連他惟一看重的物件，就如別人給他送的苦像、聖牌、念珠、聖鬮等聖物，也分贈他們。每天午飯後，聖人去望他們一會兒。趕聖人來到，他們立即站起，聖人便說：請坐請坐，勉強他們坐下，自己却站着。晚上他們同聖人幾個知心朋友，有時也有幾個外方人，一齊到聖人屋裏談話。聖人待他們，非常的親熱，自己立在桌邊，若是冬天，就站在火爐傍邊。說話時，精神百倍，好相他不是一天的工夫，聽了神工一樣，笑容可掬，不露半點憂愁的樣子，心裏雖然苦楚多端，外面總常帶喜歡的模樣。說話句句有情趣，就如有一日，有人問聖人說：神父把自己的廠衣，也要如同厄利亞先知似的，給助理司鐸們留下麼？聖人一聽大笑，心想自己從來沒有過廠衣，身上穿的汗衫，還不是自己的，便說：「我的朋友，我連一件汗衫也沒有，我那裏去找廠衣呢？」聖人看出別人說話之間，有意查問他內修的密事，他就故意自己多說，不給別人發言的機會。有人一談論世俗事，聖人便緘默不言。但這樣光景很少，因爲人們同聖人談話，差不多常是隨聖人作主。聖人肯說的，就是天主的美善、救贖的大恩、世福虛假、天堂永樂等。聖人在這樣談話中，就如講要理似的，同早晨在堂裏講的，一樣懇摯動情。不過更現的自

然、引用的比喻更是巧妙、多述說聖人們各樣的小故事。聖人述事的口才很好、敘事極有趣味、另外講論聖人們在天主台前、是有多大的力量、以致天主常隨他們的心意、一講這題、聖人的話、就沒完了。凡聽聖人講論的、沒有不動心的、都想將來人在聖人身上、也要述說這樣的事。聖人同人這樣的會談、常是親密的、然工夫總不過大、因為平常談論一會兒、來拜見聖人的人、就都起來作別、好讓聖人休息一會兒。聖人雖是困乏、仍陪送他們到門外、禮禮貌貌的、向他們深深施禮作別。

聖人待別人慈善、却嚴厲克苦自己、常稱他的肉身為屍首。他去世前那十年裏、吃飯比早先略為多些。寔說也不算多、因為從來沒有連着兩天吃過肉、有時一連幾個主日不吃一點肉。冬天在他屋裏、也許人生點兒火。他若待自己略現寬鬆些、這是為體貼長上的意思、並不是他克苦的心懈怠了。因為聖人知道、忍受年老和職分上的煩難、是第一當作的補贖。

聖人起初到亞爾斯會向天主祈求說、天主賜我這一堂口的教友、回頭的恩典罷。為得此恩、一輩子不拘受什麼苦、我都願隨你的聖意。天主果然允了他的祈求、聖人肚裏常受一種非常的疾痛、雖然他勉力、不使別人理會、但有時在講道台上、疼的不能再往下講道理、或有時正要上樓、昏倒在樓梯上。還有

時同別人談話之間、不能站立、就倒在椅子上。若有人問他疼的利害麼、他答應說、就是、略有點疼。此外聖人還有咳嗽的病。又加上每天十六七點鐘的工夫、聖人坐在神工閣裏、聽神工。腰背彎曲、雙足直並、兩肩因木牆往返的磨擦、滿滿的盡是傷痕。

在亞爾斯冬天、嚴西北風的時候、氣候十分寒冷。又因堂中人衆、往返出入、堂門時開時閉、神工閣各縫寒風嗚嗚作響、直撲聖人面上、凍的聖人四肢麻木。聖人曾給戴樂德神父老實說過、有一年、他兩足都凍了。又說、他如此受凍、至於從神工閣出來、用手尋摸、才知道他還有兩腿在身。

至論夏天、比冬天爲聖人更是不好。因爲聖人整日在神工閣裏、神工閣前有簾子遮閉、所以他呼吸的空氣、很少。況且堂中二百多人、那種炎熱的喘息、氣味的臭濁、可想而知了。因此聖人每出神工閣、不能站立、必須扶着跪橙才能行走。若那時聖人去慰望村中的病人、人見他街上行走、東倒西歪、走不幾步、就得駐足休息。

他既這樣過一天的工夫、夜間怎能安息睡覺呢。聖人曾說、他只有一點鐘好覺、就能重振精神、出力勞動了。到底他連這一點鐘的好覺、差不多從來也沒有得着。據孟安神父記述、聖人一次明說、他有時氣

息喘喘、躺在草褥上、渾身疼痛、實在可憐。連連不斷的咳嗽、全身汗流如注、輾轉翻側、總找不着個合適的地方、一點鐘的工夫、得起來四五次、幾時疼痛漸漸平息（還多是因着他剛強得來的）正能舒適假寐一會兒、已到了他起床的鐘點。聖人雖年已七十、還每天強打精神、立即起身下床。

聖人除了肉身上各樣疼痛以外、又加上靈魂的苦楚。爲明白聖人受的這些苦楚、先當知道以下幾句話、切實的釋意。就是他是一位聖人、常同罪人在一齊。說他是一位聖人、是說他是很清潔、直誠、仁愛、克苦的。然而常聽別人給他述語些污穢、欺詐、凶暴、過度的言行。他是一位聖人、這也是說他是全心愛天主的。到底人們但給他說些得罪天主的事。因此叫他心痛如裂、以致與人密談之間、不禁的就顯露出自己的痛苦來了。

聖人屢次說、『梭、在亞爾斯方得知亞當的罪、害我們、害到什麼地步了。』

有一天、聖人說、『世人如此得罪天主、以致教人盼望世界窮盡了才好。如若在世上沒有些潔淨靈魂、慰悅人心、我們在眼見、耳聞那麼多的罪惡中、實在是不能活着了。』

聖人又向一位助理神父說、『我十分厭煩這個苦世、我的靈魂憂悶的要死了、因爲我的耳朵裏、只聽

些傷心難堪的事。」

又給一位助理神父說：「我幾時想起人在天主跟前，這樣不知恩，就想過海那邊去，盼望再不見如此的凶惡。哎，真是教人害怕，若天主不是如此良善的，還可，到底天主的良善是無限的呢。」聖人說這話時，淚流滿面。

聖人心裏的難受，有時在講道理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在衆人跟前也表露出來。有一天，聖人說，在世上沒有比司鐸更可憐的人了。因為司鐸，一輩子見的、聽的，盡是人得罪天主、輕慢他的聖名、違背他的誠命、辜負他的愛情。常常如聖伯多祿在比拉多衙門內，眼前常看的吾主耶穌受輕慢、凌辱、受人嘲笑、受盡萬般的恥辱。有的唾他的聖面，有的掌擊他的聖臉，有的給他戴上茨冠，腳踢手打，在地上踐踏他，有的撞他，推他倒地，釘他在十字架上，穿透他的聖心。哎，我若早知道當司鐸是這樣，我一定不入修道院，早逃入苦修會了。」

如若聖人能想到他辦的事業，為救人靈，有那樣大的效驗，他心裏還能有一些安慰。無奈就連這點安慰他也沒有。他多回想起本堂的職分來，常覺害怕。有許多人聽過他說：「本堂神父有幾個列入聖品

的呢。差不多沒有一個。那列入聖品的、這位是修士、那位是傳教士、有的是世俗人、多的是主教、到底本堂神父、比主教多多了。只有聖味增爵及聖方濟各來智斯是本堂神父、但他兩位也不願意一輩子、當本堂。實說一位本堂神父的職分、是多麼重呢、不拘那位神父、都當勉力收心、祈禱、同天主密切結合。到底本堂神父常在世俗中、週旋、披閱報紙、涉足政事、他心胸間、滿懷着這些凡俗雜亂的事。去念日課、作彌撒、也就如辦平常的事一樣、此外又當聽神工、行聖事等等。豈當本堂是多麼可怕呢。」

況且聖人看一總的本堂神父中沒有一個比他的責任更重的。因他想自己連一個最小的本分、也不能承當。他實在的想自己沒有智識、沒有心火、沒有德行、因此他每次提起自己、或自己所辦的事來、常用一句自輕自賤的話、表現自己的痛苦可憐。就如他常說：『我可憐的靈魂、我無福的屍首、我可痛哭的罪過、可悲痛的患難。』有人相反他、聖人常甘心樂受、還請求助理神父們責斥他。也常驚訝天主、還容留他在世活着、屢次呼號說：『天主是多麼良善呢、擔待我這無限量的缺欠。祇因天主大仁慈待我、所以沒有賞我半點可仗恃的長處。才能學問、德行、我那一樣也沒有。幾時細心回想我自己、只見我滿身可痛哭的罪過。到底還是天主的仁慈、沒教我全認明我的罪過、我若全看清了、恐怕就要落到失望』

的深淵了。」

當着人人稱讚聖人的時候，聖人若沒有出奇的謙遜，恐怕他也難成聖人也。難能勝過他謙德的，這樣大的磨煉。就如每日，聖人在衆人跪伏之中站着。謙德爲聖人就如甲冑護符一樣，教他經過這樣的光景，也不受半點損傷。到底這謙德，也是聖人說不來的苦刑。因爲人略現尊敬他的樣子，他立刻羞愧臉紅，如同受了人掌擊似的。若人少少稱讚他一點兒，也能叫他悲傷流淚。主日講道理的神父，若提論他，他一聽，就立刻慌忙躲藏在更衣所裏。多答他看見村裏鋪戶上，有他的照像，他就快快走過去。他一知道有人寫了他的行實，就傷心難受的向人說：『莫非你們是願意去市上賣我去麼？』德巍主教本來知道聖人的心情，是很精細，但一日無心之間，稱聖人說：『聖本堂神父。』聖人就失望難受的說：『我是多麼可憐呢，連主教也認錯我了。』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八月間，聖人得了騎尉榮位，他一知此事，甚覺驚慌，接了騎尉的制服，因他謙遜至極，但在上任那一天，穿了一次。

聖人列如真彌品的時候，一個見證人述說，聖人謙遜至極，一日，在天主台前，求賞賜認識自己的虛無。果然天主賞賜了他這個恩典，聖人就看出來我們所行的各樣善工，是天主感發的，也是天主作成的。

我們不過但順從天主的感動就是了。可惜我們多次還是拒絕不肯順從，如此單剩下我們的罪惡。聖人說，我神目中，明見這事，有十八個月的工夫，但因我怕到了敗興的地步，就求天主給我脫去這番思想，果然天主也允了我的祈求。

聖人如此明見自己的虛無、肉身又殘弱多病、靈魂因神工內聽的種種罪惡，十分傷心難受。想起已往行了的善工，不覺有安慰，想到當作未作的事，只覺的愁苦。這就可曉得，他一日給陶格年神父老實說的話了，『我是多麼可憐的呢，我真不認識一個比我更沒福的人。』聖人受這樣的愁苦，日盛一日，由此可以想到，聖人死前幾個月，屢次說的這幾句話了，『哎，生命是多麼可憐愁苦的呢，我若預先知道在亞爾斯要遭這麼多的痛苦，我當時一定要嚇死了。』

聖人爲敵擋這種種苦難的攻打，就拿祈禱當他的依靠。他說祈禱爲靈魂常是甘飴的，如同蜂蜜一般。消除苦難，就如烈日化雪似的。

但聖人何時何樣祈禱，及同天主密切契合的實境，祈禱內受的什麼試探，得的什麼安慰，我們不得明白。若看聖人所講的要理撮要，就可推測他內修的好些實景了。聖人講道理，雖然不簡直現露自己心

坎裏的秘境、到底有時不免間接的流露一些。照聖人講的道理、及講道理的口氣、自然能看出、凡聖人勸導別人的、都是自己預先作了的。故此一聽聖人說、人應該這樣作去、我們就理當結論聖人必是這樣做了的。

聖人差不多整夜的祈禱。因為他睡覺時、每點鐘醒來好些次、可以想到、他也必實行給別人出的主意。他曾說、『好教友們、你們記着、你們夜間醒來、心裏該快去到聖體櫃前、給天主說、我天主、你看我在這裏、我來欽崇爾、讚美爾、感謝爾、愛慕爾、同衆天神在這裏陪伴你。』

聖人夜間祈禱、還是熱切異常的。因他想全堂口的人、都在睡夢中、若自己那時不祈禱、在亞爾斯就連一個祈禱的人也沒有了。聖人一次講要理的時候說、『我們多咱獨自在天主台前、覺着是多麼有福呢。可以向我們的靈魂說、我的靈魂、你加倍熱心罷、因為單有你一個欽崇你的天主、天主的眼目、也是單注視你。從此可見、聖人夜間睡不着的時候、一定也嘗着這樣的幸福。』

聖人每日除盡本分以外、有的工夫盡是祈禱、雖然零星短促的時間、聖人也不欲空過。就如從屋裏到聖堂、從更衣所到神工閣、常不斷的誦禱。就是出外看顧病人、在路上也是常常的念經。聖人講道理的

時候、現露了他內修的一個秘境、他說、『幾時我們在街市行走、明悟裏當設想、我們眼裏看着吾主耶穌、在我們面前、背着十字架、或聖母親眼望看我們、或我們忠信的護守天神、護着我們、這樣內修是多麼美麗呢、能叫我們同天主結合成一。』

還有一次、聖人講的更清楚、他說『祈禱使工夫過的很快、令人心悅神樂不覺時間的長久。你們知道、從前白來斯地方的本堂神父、差不多都長了病的時候、我在那一帶、往返奔走、相幫他們、我實話告訴你們、我一路祈求天主、沒有覺行路工夫的長久。』

此外聖人還說了這一類現露自己內修的話。也誠實實說、他用何法得天主各樣的恩典、沒有半點誇張自己的心、因為他對自己很無價值、凡他這樣得的恩典、別人沒有不能得的。聖人說、『吾子你記着吧、最中悅天主的祈禱、是祈求童貞聖母、將他遍體流血的聖子、獻給天主聖父、爲賞罪人回頭、在一總祈禱裏、這是最好的、因爲各樣祈禱、究竟是因着耶穌基督的聖名和他的功勞。我每次不拘得了什麼恩典、都是這樣子求得的、我這樣求、沒有一次沒得着的。』

聖人祈禱、就如在別的事情上一樣、很是樸素。他本來是怎樣、在天主台前、就顯怎樣、並不想法改換他

的本樣。端正收心、並無一點矯裝的態度、從容自若、不作另外的模樣。在祭台前請安、也不過於遲慢、有一位神父記述、聖人一次在神工裏、勸他在堂裏、別帶招人注意的模樣。這位神父說、一定是聖人理會他在祭台前、彎腰太深了。聖人給他說、吾友『咱們總別現出叫別人注意的樣子來。』

聖人念經用的話、很是簡單、一點不加修飾。聖人常勸人在天主台前念經、就如一個孩子餓了、或要跌倒、或盼望他母親親他、向他母親說、娘呀、給我一塊饅頭罷、伸手拉我、懷抱我罷。這樣我們日間、屢屢的求聖神光照、反復的向天主說、『吾主、矜憐我、吾主、矜憐我。』聖人又說、我們爲祈禱、用不着多說話。我們知道慈善的天主、在聖體櫃裏、我們給天主開露我們的心門、切信天主在聖體櫃內、當我們的真喜歡、這就是最好的祈禱。

聖人切信天主常在我們面前、他的信德到了出奇的境界。因此他同天主相談、這樣自然、就如親眼看見、親手摸着似的、也好像他一定接收天主的答話一樣。看以下聖人說的話、就可明白了。一日聖人講論信德、有某人聽了、便問聖人說、究竟什麼是信德呀。聖人答說、信德就是我們同天主談話、該如同和人講論一樣。聖人對越天主這心情、在堂裏格外的誠切活潑。加大利納記載說、『從前亞爾斯沒有這

麼多的人的時候，聖人常跪着念日課經，俯伏在聖台所地上，沒有半點靠的。屢次住口，雙目望着聖體櫃，面上現着這樣誠切的喜樂，好相他親眼看見了吾主耶穌一樣。若多咎明供聖體，聖人在堂常跪着，除非有外路神父，怕自己現着與人格別，才同他們一齊坐着。聖人坐時轉向祭台，臉上帶着一種出神的笑容。一天有一位助理神父，見聖人面向聖體櫃，瞻望如此，自然叫他也不覺的隨着往那裏看，想那裏必有點事。」

聖人多暗在祭台上講道理，眼目一看聖體櫃，常帶一番非常的感動，甚至叫他呼吸艱難，幾時講論彌撒，常感激流淚。一次有一修道生，同聖人論起司鐸品位之尊高，聖人就說，「吾友，你看我把吾主耶穌放在右邊，他就在右邊，放在左邊，他就在左邊。我們單在天堂上，才能懂的作彌撒的福分，是多大的。我們若堅心信天主，常在我們面前，自然就要不斷的念經，為滿足自己的心願。這樣雖然外面受很大的磨煉，內裏有時也能得些安慰，把那些苦楚，變成喜歡。至於聖人祈禱中得的什麼安慰，我們知道的很少，所以除非在他講的要理內搜尋，幾無法揣測。因為聖人講要理，有時不知不覺，就說出表白的話來。聖人說，內修使人靈魂沈沒在愛情理，就如沈在澡堂一樣。天主待專務內修的人，如同一個母親，懷

抱他的孩子，盡情的口親撫摩。我屢次想到耶穌復活後，宗徒們從新得見耶穌，是多麼大的喜歡，因為他們先前離別耶穌，心裏實在難受。吾主耶穌十分愛他們，待他們也很慈善。當時耶穌一見他們，多半是抱着向他們說：『平安與爾等偕焉。』幾時我們念經，吾主耶穌也這樣抱着我們的靈魂，向我們說：『平安與爾等偕焉。』

又有一日，聖人說：幾時我們領了聖體，四體百肢都覺着舒適，這是什麼呢？這是吾主耶穌同我們的四體百肢結合，使之戰慄，教我們不得不同聖若望一樣說：『這是我們主子耶穌。』

若問除了這樣的神樂以外，聖人得過特別的聖寵神恩麼？如同聖保祿的靈魂，神遊到第三層天上麼？受過天主尊嚴的發顯麼？照聖人給加大利納肋撒尼說的，就可想而知了。有一次，聖人聽得有聲音，囑託他當盡的本分，也不知道這個命令，是怎麼來的。聖人說：我實在不知道我聽的是真話，或是夢想的話。到底不論如何，總是這聲音，把我從睡夢中喚醒了，給我說：『從罪惡中，救拔一個靈魂，比一總的苦工，更中悅天主。』原來我那時正拿了主意，要多作克苦的工夫。加大利納接着說：大概聖人那時拿了主意，作另外的苦工，免不了要傷害他的精神，因此天主用這個聖音，挽回他的主意。

聖人給孟南神父也說過，有一次他在很憂苦的時候，怎麼得了超性的安慰。聖人說，前兩個月，有一夜，我沒有睡覺，在牀上坐着痛哭我的罪過，那時我耳朵裏聽見一個很甘飴的聲音，嗶嗶的說：『主，我既盼望了你，將不永遠喪亡。』我聽了這話，略覺得安慰，到底我仍是心慌意亂。那聲音就越發清楚的說：『主，我既盼望了你』……到底聖人那時沒有看見什麼，也不知是誰給他說了這話。

還有聖人給陶格尼神父說的話，雖不這樣清楚，到底也可想到聖人還受了更大的希寄特恩。陶格尼神父說，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我同聖人談話，當時跟前還有幾個聖家會的會友。聖人同我們談論他創立的慈善事業，說他在夜間還不斷的囉唆他的聖人們。我就問說，本堂神父你夜間還念經麼。聖人答說，並非整夜如此，不過幾時醒來才念。如今我上了年紀，在世的年月不多了，理當利用一總的時候。我又說，神父在光牀板上睡覺，自然睡的工夫很少。聖人便帶着一番動情的顏面，答應說，我也不常在光牀板上睡。過了一會兒，我又向聖人說，本堂神父，你創立的這些慈善事業，真就是明顯天主願意你在這裏的憑據了。聖人答說，還有比這個更顯明的憑據呢。還有什麼別的憑據，可以看出聖人興辦的事業，最中樂天主的聖心呢。聖人莫非是暗指的說聖斐利美納給他發顯過麼，因為有一

天、聖人含糊糊的、給加大利納肋撒尼說過這事。不然他看了什麼、或聽了什麼呢、以致教他想起來、那樣情動呢。但聖人沒有明說、因為他看出陶格年神父懷着一番好奇的心、探問這些事、他後悔自己說的太多了、所以當天再沒往下說、後來也再沒提說這事。

從此我們能結論說、亞爾斯本堂、一定有時在世上、預先就嘗過天上福樂的神味、因此聖人耐不住的、盼望早早脫離這個世界。他說一個好教友、亦當看世界如同充軍的地方、心裏常常覺難受、盼望快到天堂本鄉。一天聖人講要理、作了個家常比喻、講明這番心情。聖人講要理、慣用這樣的比喻、算聖人講道的一種特長。聖人說、就如在堂裏、有個孩子、他母親站在音樂樓上、那孩子伸開他兩隻小手、願意到他母親跟前、他若自己不能上樓梯、必要叫別人相幫他上去、直至到了他母親懷裏、才得安心。

聖人愛天主、就如這孩子愛他母親一樣、也是伸着手、盼望天主快招他升天。他那兩手、至死清潔無罪、如同他很小的時候、藏在他父親的馬棚內念經時一樣。但天主久留聖人在世、沒立刻滿他的渴望。聖人年老力衰、無力拯救罪人時、天主才招他上升天的梯子。那時聖人已滿七十四歲零兩個月、在東珀一帶、辛苦勞力、傳教教人、已經四十二年半了。

第十一章 聖人善終及列品案件

有人想聖人臨終時、必要不盡的流淚、并說些高妙的言語、也要預見天堂上、聖人們享的福樂。到底他們都想錯了、因為聖味亞內一輩子的工失、庸庸碌碌、到臨死、仍是這樣、沒有半點兒改變。這正可以貼合鮑蘇艾主教論一位有名的公爵夫人善終說的話、因為他死的平常、才是他死的高貴。因為這夫人在生時、雖然有些喜愛世俗所好、死時却得了熱心教友的善終。

一八五九年七月間、天氣異常炎熱、亞爾斯因堂小人多、氣味惡濁、在堂裏的人、呼吸十分艱難。那按班等辦神工的人、也常有時出外換口新鮮空氣。到底聖人滿懷着愛人的神火、整日在炎熱的神工架裏囚坐、毫不抱怨、但他的精神慢慢的衰弱了。有人知道他下臥房樓梯時、好幾次昏倒在地。聖人不由的也說出預報自己死期的話說、哎、罪人們哪、真要害死我這罪人了。

七月二十九號、瞻禮六、聖人如常聽了十六七點鐘神功、趕回到屋裏、覺着十分困乏、遂坐在椅子上說、我可不行了。但聖人還不願意人夜間在旁守護、所以助理神父們、不得已都各回本屋去了。半夜後一點鐘、加達肋納肋撒尼聽聖人呼喊、他急忙到屋裏問說、神父困乏了麼。聖人答說、是的、我想我生命到

頭了。肋撒尼就又說那末就叫人來相幫神父吧。聖人說不必不必不要驚動別人還不值得這樣趕到天明。聖人仍覺着十分無力就讓人隨便服侍也准熱羅尼莫修士在他睡的破舊牀上鋪上一張毛褥子。但有人要給聖人通換屋裏的空氣用扇子驅逐屋裏的蠅子。聖人却阻止他們說讓那些蠅子在屋裏吧。闔村教友以及外方來的人一聽說聖人當日臥病未起恐怕從此也再不能下床了個個都驚慌失色。憂懼萬分立時蜂一般的齊集到聖堂裏求天主別收去他們的木堂。三天的工夫堂裏不斷的有人念經。但聖人自己不願同他們一齊祈求。有人向聖人說「神父我們要盡力虔求聖女斐肋美納盼望這次也治好你的病如前十八年那一回一樣。聖人答說「斐肋美納這一次他也沒法兒了。」聖人自知升天的日子到了。那年夏天起首就好幾次給人提說他的死期臨近了。一次有人給聖人獻了一條很體面的絲帶爲在聖體遊街時捧帶聖體光。聖人說我不過單用一次就是了。又有一次聖人收本堂的俸金一邊畫押一邊說這金是我的葬費。當年七月間有一熱心婦人名包則的估量自己不能再去亞爾斯了辭別聖人說我一想起不能再見神父心中很覺難受。聖人答應他說吾女你別憂愁。三主日後咱們許彼此相會。果然三個主日以後這婦人也去了世他兩人就在天上相會了。

瞻禮三晚上，聖人親自求領臨終聖事。聖人一聽堂裏鐘響，就想到耶穌離開聖體櫃，要來望看自己，不禁感激流淚。趕聖體進到屋裏，聖人又流淚不止。當時有一位助理神父，跪在聖人床前，請聖人祈求天主賞賜病好。聖人搖頭拒絕，表示自己不願意。趕領了終傅聖事以後，有人問聖人再有什麼盼望的沒有。聖人答說：「你們還沒有給我放臨終大赦。」陶格年神父就給他放了大赦。隨後有人求聖人降福本堂口諸助理神父及種種起首興辦的善事。聖人就收斂心神，舉手行了末次降福的禮。以後就閉上雙眼。直到占禮四晚上，才又睜開，因是本區主教慌忙趕到，來望看他。聖人和和悅悅的，給主教微笑了一回。八月四號，瞻禮五，早晨四點鐘，孟南神父念臨終經，正念「諸品天神來接爾，送爾於天堂。」一句，聖人就斷了氣。那時堂裏的教友，一聽他們的聖本堂去了世，立時都高聲讚揚，一輩子常看重謙德的這位聖人。可以說這是天主藉着衆人的口，說出自己的聖意了。

聖人死後，仍穿着小白衣，這是他三十年來，差不多沒有脫過的。聖屍四週，滿放着鮮花，教友來瞻望聖屍的，兩天的工夫，輪流不斷，整日請神父們把苦像、念珠、聖牌等聖物，挨撫聖人手上，當作寶貴的聖物，以致神父們到晚，覺着自己的兩臂酸困。並且亞爾斯賣聖物的舖戶，一日之間，將所有的聖物，全全賣

盡。

瞻禮七、是埋葬聖人的日子、也可以說是聖人榮旋的日子。有六千多人、齊集到亞爾斯大街廣場上、連法國極遠省的人、也有來的。出殯時、週近各堂、鐘聲齊鳴、表示哀悼。三百位司鐸、陪着聖屍、聖屍路過的地方、人都跪下、好似領受聖人的降福一般。許多人悲悼特甚、滿面流淚、然心坎裏、都充滿了一番神樂、因為想些死亡的日子、實在是一個新聖人的生日。白賚區的主教、站在大街廣場上、向衆演講、體貼衆人的心意、選了聖教會、在大日課上、恭敬精修聖人的這幾句話、作他演說的題目、就是「忠信的善僕哪、來享爾主之福樂罷。」教友們、都懂的主教挑選這一節話、作他演說的題目、心裏有什麼盼望。主教叙說聖人大概的言行、也好相是一篇頌揚聖人的演說。到末了、主教向新亡的本堂神父結論說、你當知道、你的本主教最希望的、就是聖教會、將你列入聖品、准他歌頌你的天福說、「忠信的善僕、來享爾主之福樂吧。」

到底這位主教、沒有得見這榮耀幸慶的聖日、因為聖教會判定列品、總不匆忙從事。但如審察味亞內列入真福物的案件、那樣快的、尚不多見。因為聖人埋葬於本堂講道台下小洞裏、還不到四十五年、教

皇已頒發聖諭、準備聖人列入真福品的禮。

一八六五年八月四號、聖人死後之第六週年、在亞爾斯行了開新聖堂的禮。就好像預備列亞爾斯本堂入真福似的。在這座新堂內、如今還明供着聖人的聖髑、本村的教友們、能隨便瞻仰敬拜聖人。生時已有建立這座聖堂的意思。聖味亞內久願給聖女斐肋美納建立一座體面祭台。可巧有一女教友、他的兒子眼睛害病、因聖女的轉求、得治好了、就拿二十個法郎、交給陶格年神父、爲叫聖人按着天主的聖意、隨便使用。陶格年神父遂把這錢、交給聖人說、神父不願意用這項小款、作引起建聖斐肋美納祭台的要款麼。只要神父降福批准、就能成功。聖人果然降福允准了。陶格年神父立時出外、到各教友家、求捐獻儀、過不幾點鐘、就收了一千七百法郎、爲亞爾斯一小小村莊、可算一鉅款了。當時就將建立祭台一切事宜、交與包桑工程師辦理。聖人見自己的教友、爲建立聖斐肋美納祭台、捐錢如此爽快、大壯了他的切望、願意給聖女、修一座聖堂、所以又倡起勸募新捐。聖人自己擔承一千法郎、在捐款單上面、聖人寫這話說、助我給聖斐肋美納建一座體面聖堂者、我將爲彼求主。許多人、是因這句話激動、慷慨解囊、幫助修堂。聖人爲這事、曾有意放一種彩票、但未蒙政府允准。不久聖人就積勞成疾、臥床不起、竟

不得親見起造這堂的墻垣。

當着聖人專心熱切、預備善終的時候、陶格年神父近到聖人床前、附耳向聖人說、神父建堂一事、恐難成功。聖人一聽、就仰起頭來、兩眼又有了光氣、向他說、吾友、勉力吧、必能辦到。

陶格年神父、迴想聖人的遺囑、心志大堅、急速入手籌辦、經了幾番曲折阻難以後、諸事都隨心如願了。各處來的款項、源源不絕。先前政府、不願准五萬法郎的彩金、如今竟准放了十萬、因此一八六二年五月一號、修堂的要款、已完全備集。修堂的工程、不多時就興辦開了。包桑工程師、有中世紀工程師的本領、能在新建築物內、存留着古跡、叫那觀看聖堂的人、興起一番懷古慕今的心思。所以他修蓋新堂、舊堂仍存着未動、不過在舊小堂聖台所上、加修一座八角高樓、頂十字、罩着玉簪花、及巴爾瑪得勝枝。宛如全堂的花冠似的。人見舊小堂、自然就想起、聖味亞內生時、在那堂裏、如何講道勸人、行各種神工。看見新堂、不由的就引起衆教友、盼望聖人將來列入聖品、要得的光榮、堂內安放了四座祭台、正面爲聖斐肋美納祭台、其餘三座、有兩座當時就定了主保、供了聖像、一座未定主保、也沒供聖像、好像專爲將來恭敬聖人用的。

行開堂禮的那天、演說家讚揚聖斐肋美納也稱頌亞爾斯本堂的功德。聽講的人也都這樣稱頌。主教又站在六年前、停放聖屍的廣場上、給衆人報告說、「味亞內列品要件、在本區已籌備妥當、將一切案卷、已發往羅馬、求禮部核查云云。民衆聽了、莫不喜形於色。

當羅馬禮部、核查聖人列品案件時、聖味亞內的名聲、在法國一日大似一日。百年前、差不多沒有人知道亞爾斯堂口、趕到那時、一個法國司鐸、若得着當亞爾斯的本堂、實在是以為莫大的榮幸。加彌祿、陶格年、巴拉根萬諸神父、先後都當過亞爾斯的本堂。爲使亞爾斯常作里雍區神修的中心地、他們發起一種週期避靜神功、到如今這善功、還很興盛。

那時各處的病人、去亞爾斯求恩治病的、仍絡繹不絕。但是從前人單求聖斐肋美納的轉求、如今也敢求聖味亞內、把他們的殘廢肢體、跪伏在聖人的墓石上、念經祈求、也果然因聖人的轉求、顯靈跡得病好的、很是不少。這些事件、也都加入聖人列品案件內。當時遠近的人都願意知道聖人的言行、及他設立的種種事業。孟南神父爲滿衆人的願望、就將聖人一生言行、用淋漓的文詞、編輯成書。這位神父、是聖人的助理司鐸、聖人在生時、也很依信他。會給他說過、自己心裏的密景。他又是聖人死時的眼見人、

所以這本書真確可憑，算聖人傳中第一書。此外孟南神父又撰了亞爾斯聖本堂心神篇一書，是摘錄聖人講的要理，及同別人的談話，纂輯成的。那時也有一個有名的雕工，賈步涉捏了聖人的像。

聖人去世前不多時，賈步涉就有意作聖人的半身像，他曾托沙郎登主教，寫信告知聖人。到底聖味亞內謙遜至極，決意不從。賈步涉看是無法，不露姓名，暗暗到了亞爾斯在聖人前，也辦過神工，好能就近細看聖人的面容。味亞內神父每天講要理，他也在堂聽講，但一邊聽着，一邊在帽子裏捏聖人的像。可惜有一天，他無意間，給聖人說了沙地龍堂內新立的聖味增爵像，是他作的，他來亞爾斯是有意作聖人的像。聖人一聽就痛痛的責斥了他一番，叫他快回家去，再別這樣作事。以後見他固執不從，聖味亞內就在堂裏，當着衆人，責斥他說，吾友你招我和衆人分心，已經够了。賈步涉因此不敢再作，就離亞爾斯回家去了。但過些時，他思想聖人已經忘了他，又回到亞爾斯雜在聽道理的人叢中，仍然一邊聽道，一邊捏像。可惜當天就被聖人看破，到了晚上，聖人到他跟前，又戒責了他一番，命他速速回去，且向他說，「吾友哪，你在家裏沒有活作麼？」賈步涉答說，「我犯了什麼罪呢？」聖人說，「你還不知道麼？」可慶幸賈步涉捏聖人的像，已有了大樣，後來再加修飾，就能完全了。趕聖人去世，既再不能阻擋了，就

有人請賈步涉塑聖人的全身像。賈步涉就照聖人素日的態度，雙膝跪着，兩手合併，作了聖人的像，面容手勢，以及口吻相貌，無不惟妙惟肖，精巧絕倫，誠爲當時最好的雕工。

謙遜的聖味亞內活的時候，常稱自己面容枯瘦，卑賤不堪，那想到他這相貌，正引起一種精工巧藝來呢。更那能想到第一次要在聖教大日課，有本堂神父的日課經，這位本堂神父，就是他呢。
論聖味亞內列入真福品的諸凡事件，這裏也不必細述，單將重要情事，及幾個有關的年月日記出，想就够了。

一八七四年十月初三，比約第九准稱味亞內爲可敬者。

一八九六年六月二十一號，禮部末次開會，討論味亞內的德行，與聖跡，教皇良第十三親監會議，樞機主教巴勞世爲提案宣讀員。結果全會大員，都異口同聲，公認聖人平生大德。雖然當時，教皇沒有立刻表示自己的定斷，到底見這次會議，衆人齊聲讚同，他感激的心情，都看出來了。他曾說，此案大有希望。
因味亞內平生聖德芳表，已昭昭在人耳目，如今全會人員又一心一德，齊聲贊同，將來聖人的德行，更該如何彰明顯耀，爲衆人的師表呢。是年八月初一，教皇頒發聖諭，稱揚味亞內種種高德，聖諭上稱讚

味亞內愛主愛人，神火熾烈，受了天主奇特的神能，爲領罪人回頭，用高妙的主意，指引人的靈魂。

一千九百零三年，教皇良預定七月十四，令禮部再集會，細察可敬味亞內所顯諸靈跡。但後來改了主意，將此會議移於陽十一月十四之會議，改爲考察可敬若翰納達而克之德行聖跡，但十一月的會議，未得實行，因正要預備開會，這位赫赫有名的大教皇，竟臥病不起了。

一九零三年八月四號，在亞爾斯舉行聖人死後第四十週年，還正是唱大彌撒的時候，東坡勞的老本堂神父，在羅瑪被選爲教皇，取名比約第十，這樣當過鄉村本堂的教皇，要將亞爾斯鄉村的本堂列入真福品了。

一千九百零四年正月二十六號，新教皇親監禮部會議，考察味亞內顯的聖跡。樞機主教馬豆爲提案宣讀員，提議兩個聖跡。有一小孩，名盧瑟良，患羊癩瘋症，一八六二年，家人把他抱到聖人墓上，那時小孩一臂已癱，口已不能出聲，呼吸艱難，口沫直流，趕把孩子從墓上抱起來，他就能伸手，給在旁的一個窮人幾個哀矜錢，也能隨便伸展他的兩腿，到九日敬禮一完，全能隨便言笑了。又有亞代繞利，是里雍城仁愛會修女病院內一個女孩子，一八六一年二月間，在臂上起了一大毒瘡，醫生都說是沒法治好。

的了。有人把聖人從前用過的一條鞋帶纏在他的臂上，不久他的瘡就完全好了。

趕禮部將以上兩個聖跡、逐節察明認可後、教皇遂於一九零五年正月八號、行大禮將味亞內列入真福品。法國教友得了這個喜信、莫不歡天喜地、大快於心。一九零五年四月十三、教皇又頒聖諭、定真福味亞內爲全法國、及法國屬地內本堂司鐸之主保。聖諭上說、因着真福味亞內的德行、不獨他的本鄉亞爾斯在白賚主教區、及法國得了光榮、就是法國在全世上也得了榮耀。趕定真福味亞內爲法國本堂之主保後、法國許多的教友、願意另外在亞爾斯恭敬他、所以一時去亞爾斯的人、道路上連連不斷。總計那年由四月中旬、到十月末、去的人約有十二萬。八月初四日在亞爾斯舉行祝賀新真福的慶典、來參禮的、有一萬多人。

味亞內列入真福品後、人心還未滿足、立即又求天主、早賜味亞內列入聖品、能按教皇比約第十的願望成爲普世本堂司鐸之主保。不過幾時、果然這個祈求、有了達到的希望、因爲在亞爾斯慶祝味亞內列入真福品後第六日、聖人就顯了一個聖跡、治好聖加辣會修女歐日尼險惡的腫瘡、這是禮部爲列聖人入聖品、認可的第一個聖跡。五年以後、聖人又顯了第二個聖跡、就是有瑪弟德、盧熱、嚙啞失聲、會

往露德求聖母治他的病，然未得所求。後返到亞爾斯同行的人，正唱讚美真福味亞內歌的時候，他忽然也能出聲唱歌，完好如常人了。一九零四年五月十三日，教皇比約第十，又頒聖諭，飭令禮部再議真福味亞內列聖品的案件。教皇在自己的御桌上，也供着新真福的像，敬禮這位司鐸之模範，真福味亞內。一個鄉村裏的本堂神父，監視教皇的工作，謙德所得的賞報是多麼大呢。可惜這位大教皇，未得親自完結這案，因當時歐戰發生，世界的和平盡失，教皇以此積憂成疾，駕崩升天了。味亞內列聖品一案，也就停議。歐戰後，和平恢復，列聖品的議案，又得開始進行。一九二五年之聖年，教皇比約第十一，將亞爾斯本堂若翰味亞內、福女耶穌嬰孩德肋撒、福女巴辣、福女包斯德真、福伯多祿加尼削、真福若望于特，一齊列入聖品。六位新聖人，除聖師加尼削外，其餘皆係法人。

聖若望于特與聖味亞內是同日列入聖品的。即於是年五月三十一號，聖神降臨占禮日，教皇特行大禮，將此二法國司鐸列入聖品。那時在羅馬正舉行尼希公議會第十六世紀念，各國貴顯大員、主教司鐸，來參與大禮的很多。

列品大慶之第三日，羅瑪的本堂神父們，歡迎法國諸本堂神父，繼聖人位當亞爾斯本堂的根萬神父。

於答聖若翰堂的本堂、德桑弟之辭中、說切願聖味亞內被立爲普世本堂神父之主保。當時樞機主教、彭比利極表同意。教皇比約第十列聖人於真福品的時候、也表露過這個願望、說頃者禮部察准、因着真福味亞內顯的聖跡、真確無疑、朕的喜歡、實難言傳。實在爲朕不能再有更快心的事。比見這位本堂神父、味亞內列入真福品。因朕也是多年甘心盡了本堂神父的職分。而且這也是全聖教會中、本堂神父的歡樂。因爲味亞內的榮耀、給一總管理教友的神父們、也增了光。巴不得一總的本堂神父、個個都以可敬味亞內作他們的榜樣、好得他那出奇的熱心。常把可敬味亞內放在自己眼前、效法他那愛人的神火。致於不願自己的性命。若能得了這樣的神火、輕慢凌辱、刀劍鎖鍊、不拘何樣窘難、都不能使他們畏懼、停止傳揚天主的光榮、奮鬪效死、救他們所屬教友的靈魂了。再者從可敬味亞內聖德芳表裏、一總的本堂神父、能汲取一番新勁力、爲教養栽培自己的教友、使他們的言語行事、更容易引導教友們、在德行的道路前進。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教皇比約第十一、在准列真福味亞內入聖品的聖諭上、也重說了比約第十以上這一節話。也另外讚嘆聖人、在生時並沒有覺着一個當本堂的榜樣、自己却成了本堂的模範。

聖諭上說、聖味亞內得了殊特的榮耀。尤其是因他承當的職分勞重、又沒有得着同樣本分的師表引導。一千九百二十九年、教皇比約第十一、於己晉鐸五旬金慶聖年內、如廣施恩寵、勛助普世本堂司鐸起見、特准白賚區主教、及天下各方、四百餘位主教之請願、於是年四月二十三日、頒定亞爾斯本堂聖味亞內爲普世本堂、及有監理信友靈魂責任衆司鐸之主保。

亞爾斯本堂聖味亞內傳終

24

227714

227714